

圣安事尾之诱惑

017

（在提賜德（註一）一個山巔上，一個平臺，回轉作半月形，被大的岩石包圍着。

隱士底矮屋顯現在後面。這是用泥和蘆葦造成的，平頂無門。屋內可以看見一個水瓶和一块黑麵包；還可以看見在這房間中央一本大書安放在一块木柱上；這裏那裏是編籃的碎片，兩三張蒲席，一隻籃，還有一把刀橫在地上。

離這茅屋約摸十多步，一個高高的十字架豎在地上；在這平臺底另一端，一棵年久的扭曲的棕樹斜倚在深淵之上；這山底兩旁都是直立的尼羅河在絕壁底腳下正像一個湖。

左右的風景都被岩石底屏障擋住了。但是在沙漠底邊界，像沙灘底巨大的延續一般，無限的美麗的灰色底波動，一簇緊隨着一簇展開着在它們回轉的時候。漸漸地昇高，更遠些，在沙漠之外，利比亞（註二）連脈形成一座粉白色的牆，被紫色的霧微遮着。對面太陽正在沉下去。北面底天空是一片珠灰色的淡抹，而在正大頂上，紫色的雲鋪集着像一叢叢的大鬚毛，向蔚藍的天空伸展過去。這些火焰之長條帶着較暗淡的色彩；那空碧處轉成虹暈似的淡青；那些灌木，那些小圓石，那大地，現在都顯得堅硬如青銅，遍空浮動着金色的塵沙，美麗得好像和光之波動混合起來一樣。

聖者安東尼，長鬚長髮，穿一件羊皮衣服，盤膝坐在地上，在編織着蒲席。當太陽隱沒的時候，他發了一聲長嘆，於是凝着天際，說道——）

『又是一天！又是一天過去了！然而我從前是沒有這麼不幸的，破曉以前我開始我底祈禱；於是我走到江邊去取水，然後肩上架着皮，走上崎嶇的小道，一路上唱着頌主詩歌。於是我整理我茅屋中的每一件東西來娛悅我自己。我便要製造我底用具；我設法將我底蒲席做得完全一般大小，將籃子做得輕巧；那時候最微細的工作現在看來竟是很艱難或很痛苦去完成的義務了。』

『於是到一定的時間我停止工作；當我張開兩臂禱告的時候，我覺得有一股慈愛之泉從天之高處流下來進入我底心。現在這泉水乾掉了，爲什麼呢？』

（他慢慢地來回踱着，在岩石底環圈之中。）

『我一離開家屋，一切事情都譴責我了。我母親倒在地上，死了；我姊姊從遠處叫喚我回去；另外一個，安濛那麗亞，她哭泣了；我每晚在水池邊總遇到這孩子，當她帶一羣牛去喝水的時候。她跟在我後面跑。她底腳錫在塵埃中閃耀發光；她底長袍開又到腰部，在風中飄逸地撲動。那帶我走的老年人的隱士喊着她底穢褻的名字。我們底兩隻駱駝不停地向前奔跑；自從那一日起，我再不看見那些人了。』

『起初我選擇一個法老王底墳墓做我底住所。但是一個魔法流播到地下各個宮殿裏去了，那裏面的黑暗因古代香料底煙霧而更濃密起來。從石棺底深處我聽見一個悽慘的聲音發出來，喊着我底名字；還有，我突然地看見那些畫在壁上的可憎的東西活動了；於是我逃到紅海之濱，躲在一个毀損的砲臺裏。在那地方我僅有的同伴乃是在石縫中爬行的蝎子和在蔚藍的天空中不停地在我頭上迴轉的老鷹。夜裏我被腳爪所撕裂，被嘴啄所咬嚼；柔軟的羽翼打刷我；可怕的惡魔。在我耳朵裏尖叫，將我摔在地上。有一次我竟被一羣到亞歷山大里亞去拜聖跡的人救了出來，他們帶我跟他們跑走了。』

『於是我努力向那善良的老人狄狄馬斯請益教訓。他雖然雙目失明，然而關於聖經的知識竟沒有人及得上他。當授課完畢的時候，他常叫我將臂膊給他靠住，如此我們可以在一起談天。於是我領他到攀涅姆（Paranum）那地方可以看見非洛恩（註三）和大海。於是我們順着驛站回轉去，與各民族底人民接觸，連身裹熊皮的息米立人（註四）和用牛糞塗身的恆河底裸體學派（註五）也遇到。但是街道上常常發生爭鬪。——或者起因於猶太人拒絕納稅，或者起因於暴民想把羅馬人驅逐出城，而且，那城市羣集着隱士——美泥茲，伐倫泰訥，巴西來低（註六）阿利阿（註七）諸人底徒從——大家都設法獨占我底注意，來跟我辯論，並且來說服我。』

『也明底話時常回復到我底記憶上來。我設法將它們從我底頭腦裏驅逐出來，不能成功。它們磨難我！』

『那羣暴徒在哥爾戊(Coin)，在那地方過着那種懺悔底生活，竟至不再畏懼上帝。』人想做隱士，聚集在我四周。我供給他們一個生活底實際的規程，依然憎恨諾塞司(註八)底奢華和那些哲學家底固執。信從各地送來給我，人從老遠的地方跑來拜訪我。

『那時候人民正在虐待信教自認者，殉教底慾望將我趕到亞歷山大里亞。那刑虐恰巧在我到時三天以前停止了！』

『從那面回來的時候，我被一羣聚集在塞累匹斯(註九)廟前的人所阻住了。他們告訴我這是皇帝所判決的最後一個示威。在走廊中間，日光之下，一個裸體的婦人被鎖在一根樑柱上，有兩個兵士在用皮帶鞭撻她；每一鞭她底全身就扭曲起來。她旋轉身子，張開了口，透過那半遮着她底臉龐的長髮，從那一羣人底頭頂上望過去，我想我能辨出她是安濠那麗亞……』

『可是……這一個身高得多了……而且美麗……十二分的美麗！』

(他將兩手在額上摸了一下。)

『不！我不應該想這個東西！』

『有一時阿塔內細阿(註十)召我去幫他抵抗阿利阿教徒。那場辯論祇限於謾罵和嘲笑。然而從那時候起他就受人誹謗，他底主教職位被人革去，祇得逃到別處去找安全的地方。他此刻在什麼地方呢？我不知道了！人們難得費點神帶些消息給我。我底門徒都棄絕我了——希拉里翁和其餘的一樣。』

『我第一次到我這裏來的時候大概是十五歲，他底天資那樣驚人，竟不歇地對我發問，他總是帶着思慮的神氣聽我說話，無論我要什麼東西他總一聲也不咕拿來給我——敏捷得勝過一隻小山羊，愉快得能使長者發笑。他真是我底兒子了。』

(天空發紅；大地完全黑暗了。長帶的沙跟着狂風飛昇起來，正如巨大的壽衣一樣，於是又跌了下來。突然一羣鳥在天空底亮處飛過，像三角形的一隊兵，好像一片金屬物一樣閃着光，祇有它底邊緣似在顫動。)

安東尼注視它們。）

「呵，我是怎樣地願意跟隨它們呵。」

「我又怎樣地常常妬忌地凝視着那些帆篷好像羽翼一般的長大的船，——尤其在它們正將我在隱宅裏收到的東西，遠載他去的時候！我們過的是怎樣的快樂的時光！——怎樣的情感之傾瀉！沒有人能比安夢更使我更到興趣了；他告訴我他到羅馬城的旅行告訴我那些墓穴，告訴我那大戲場，告訴我卓越的婦人底虔誠和一千件別的事情！——和他分別真使我難受！爲什麼我竟固執地繼續着這種樣子的生活呢？假使我伴着尼特里亞（註十一）底僧衆守着，我一定可以過得很好，因爲他們曾經這樣懇求過我。他們分居在小洞裏面，然而仍舊互相來往。每星期日一個號筒將他們召集在一個教堂裏聚會，那裏面可以看見三根皮條掛着，那是用以處罰失職者，強盜和闖入者的，因爲他們底教條很嚴厲。」

「然而他們並不是沒有一點娛樂的。那些信徒們將雞蛋，果子帶給他們；連用以拔出腳上的刺的用具也有。普里斯培理（Prispe）附近有葡萄園，住在帕皮拿（Palona）的人有一乘竹筏，他們用以出門去尋找食糧。」

「但是我能像一個牧師一般好好地爲我底弟兄們服務。一個人做了牧師便能幫助貧民，掌管聖禮，並且在各家族之上執行威權。」

「加之一切俗家人並不一定都是可憎的；這完全看我自己去選擇而已——譬如說——做一個語言學家或者一個哲學家。我就可以在我底房裏蘆葦鋪地，簿記簿永遠放在手邊，青年們圍繞着我，一隻桂冠掛在我底門上，做一個記號。」

「然而在這這些樣子的勝利之中實在含着太多的高傲了。一個兵士底生活也許還可取些。我那時候壯健而勇猛，勇猛得可以結牢軍用器械底鐵鍊——可以走過黑暗的森林，或者，佩着武器，披上甲冑，走進焚殺的城市……也沒有什麼東西會阻止我用錢去買某座橋上稅務局裏的收稅人底差使；旅行者便會告訴我許多奇怪的事情，告訴我奇怪的故事，同時還將包紮在他們行李裏的珍奇的東西給我看……」

「亞歷山大里亞底商人在節日便在卡諾帕斯（註十二）江上遊船，用蓮花杯喝酒，手鼓底音樂使沿着江邊的客店發

抖過去，修剪成圓錐形的樹木保護着幽靜的田園以抵抗南來的風。那崇高的房子底屋頂斜倚在細瘦的廊柱上，廊柱排得如一種格子上的條板一樣緊密，穿過它們底間隙，那躺在長榻上主人可以看見展開在他附近的平原——獵人在麥田裏——榨酒器將葡萄製成飲料，牛羣在踏出麥來。他底孩子們繞着他在地板上玩耍；他底妻子彎下身來吻他。」

（背着薄暮底黑暗，這裏那裏出現着動物底尖形的口鼻，直而尖的耳朵和明亮的眼睛。安東尼向它們走前去。於是起了一陣小石子蹣蹣的聲音，那些動物逃走了。這是一羣豺。）

有一隻留着沒有動，用它底後腿站起來，半彎着身子，擡起了頭，滿含着挑戰底神氣。）

『他多麼美麗呵！我真想輕拍他底背！』

（安東尼吹噓着誘他走過來。那隻豺不見了。）

『呵，他是走去加入其餘的了。怎樣的孤獨！怎樣的厭煩！』（苦笑。）

『這真是一種幸福的生活！——在火裏將棕樹枝變成牧人用的杖，結起籃子，將蒲蓆用針縫在一起——於是拿這些東西和遊牧之民交換那種嚼碎牙齒的麵包！呵！不幸呵，不幸呵！這個將永不完結嗎？自然還是死亡的好！我再不能忍受了！足够了！够了！』

（他在地上踹着腳，瘋狂地在岩石中間衝來衝去；於是停住了，氣喘着，眼淚狂流出來，側着身子躺在地上。夜頗靜寂；繁星在跳動；祇有蜘蛛響出的爆裂的聲音可以聽得見。十字架底兩臂底影子橫在沙上；哭泣着的安東尼看見了它。）

『哪，我就這樣地軟弱，哦，我底上帝！勇敢，讓我從這裏站起來！』

（他走進他底茅屋，撥開一堆煤渣，找出一塊燒着的燃屑，點起他底火炬將來放在木桌上，於是光亮照着那本大書。）

『或者我看使徒行傳——是的——不論什麼地方！』

「他看見天開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塊大布，繫着四角，繩在地上。裏面有地上各樣四足的走獸和昆蟲，並天上的飛鳥。

又有聲音向他說：「彼得起來，宰了吃！」（註十三）

「那末主願意他底門徒吃一切東西……而我……。」

（安東尼保持着思慮的神氣，他底下頷垂息在胸上。被風吹動的紙頁底窸窣聲，使他又擡起頭來；於是他念道：）

「猶太人就用刀擊殺剿滅一切敵人，任意待他們仇人……。」（註十四）

「於是來了被他們殺死的人民底數目——七萬五千。他們曾經受苦到這般利害！而且，他們底敵人就是真實的上帝底敵人。爲他們自己報仇將這些拜偶像者來殺戮，他們一定覺得多麼地愉快呵！無疑地那城市一定塞滿了死人，花園底門限上，樓梯上，一切屋子裏，一定堆滿了屍首，而且堆得那麼高，使門戶也不能依着樞鈕推動了……可是諾！這兒我竟讓我底頭腦盤據着殺戮和腥血底思想……。」

（他換一處翻開了書。）

「當時尼布甲尼撒面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註十五）（但以理二章四十六節。）

「呵！這才公道，太上將他底先知擡舉在君王之上；可是那皇帝將他底生活消耗在宴會之中，永遠快樂地驕傲地喝着酒。然而上帝罰他，將它變成一隻畜生，他用四隻腳走路！」

（安東尼開始笑起來；於是張開兩臂，不自覺地將書頁翻亂了。他看到這一句——）

「伊賽加看他們來便歡喜，他給他們看他房子裏的馥郁的香料，金子和銀子，並種種值錢的香物和軟物，及另一間房子裏的器皿，和一切他寶庫裏所有的……。」（註十六）

「我能够想像出那個光景來，他們一定看見值錢的寶石，金鋼石和代立克（註十七）堆疊到屋頂。一個人有了這樣大的財富之積蓄便不和其餘的人們相同了。當他處理着他底財產的時候，他知道他掌管着無數的人類底努力之總成績——好像各民族底生命都被他吸盡而貯藏起來，他可以隨便用出去一樣。這實在是列王一件值得贊揚的預防之策。連那王（註十八）也沒有忘記這個。他底……他……和人類……那條……什麼地方？」

他很快地翻着書頁。

『呵！在這裏！』

『示巴女君，聽見所羅門因奉主名而得的名聲，便來到了，要用難的問題試探他。』（詩十九）

『她怎樣想到要去誘惑他的呢？那魔鬼的確曾設法誘惑耶穌，但是耶穌勝利了，因為他就是上帝；而所羅門，或者憑着他底魔術底知識這是崇高的——那科學！因為這個世界——如一個哲學家有一次對我所說的，乃是一個整體，各部分相互影響，和人體之各器官一樣。科學使我們明瞭一切事物之自然的愛好和自然的離絕，而管理它們……所以，要變動那看來似乎是不可改變的法則實在是可能的。』

（於是那十字架底兩臂所造成的兩個影子，在他面前突然伸長而刺射出來。它們變成了兩隻巨大的號角。安東尼喊起來——）

『救我哦，我底上帝！』

（影子縮回到它們底原處。）

『呵……這是一個幻像……沒有別的。我底頭腦再要磨難也是沒有用的了！我不能做什麼事情……絕對不能。』

（他坐下來合攏兩臂。）

『但是……似乎我覺得那是來了……然而「他」爲什麼要來呢？而且，我沒有完全知道他底詭計嗎？我拒絕了那個含笑送我小塊的溫熱而新鮮的麵包的可怕的隱士，拒絕了那匹打算將我放在它底臀部上將我載走的半人半馬的動物，和那自稱爲慾之幽靈的十分美麗的在沙霧中出現的黑孩子！』

（安東尼站起身來匆促地來去踱着，先走到右面，然後走到左面。）

『由於我底命令這繁集的神聖的隱士才得建造起來——住滿了僧衆，大家在羊皮之內穿着駱駝毛的喪服，人數衆多，足夠組成一個軍隊。我醫好過遠地來的病人，我驅逐過惡魔，我曾和鱈魚一起渡江，君士坦丁大帝寫給我三封信，曾經和

我爭論過的，巴來雪斯 (Balacius) 被他自己底馬嘶成碎塊；當我再現的時候，亞歷山大里亞人爲了要看見我而奪鬪，在回去的路上阿塔內細阿他自己保護我。然而有什麼事情是我沒有完成的？這三十多年我曾住在沙漠中不斷地呻吟，像俄栖比阿斯 (註二十) 一樣，我曾在我底腰部負擔三十八磅的銅青；像馬卡里阿斯 (註二十一) 一樣，我曾袒裸我底身子受昆蟲底針刺，像佩康抹斯 (Pacornus) 一樣，我曾不閉眼睛度過五十三個夜晚；而那些被斬首的人，被赤熱的鉗子慘刑的或者被活埋的人，或者還不如我有功德，因爲我底一生不過是一個延長的殉教而已。』(安東尼放鬆了他底腳步。)

『世上一定沒有人處於這樣的說不出的不幸底情況之中的，慈悲的心逐漸少起來了。我不再收到什麼人底任何東西。我底大衫破完了。我沒有拖鞋——連一隻碗也沒有 (註二十二)——因爲我已經將我所有的一切都分給貧民和我底家人，所剩下的簡直不值一個奧寶，可是我自然應該有一點錢去購置我工作上所必需的用具。哦，不用多！一個很小的數目……我自然很省儉地用它。……』

『尼西亞底長老們，穿着紫色的長袍，坐在沿牆排列的座位上，好像波斯底道士；巨大的筵席款待他們，榮耀圍繞着他們，尤其是帕夫紐雪斯 (Paphnutius)，因爲他自從戴克里先 (註二十四) 之虐殺基督徒以後，他就成爲一個獨眼的跛子了。那皇帝幾次吻他底盲眼；多愚蠢而且，那樞密院底人員竟有着這樣的不名譽的人！一個西徐亞底主教，提阿非羅 (Theophrastus) 另外一個波斯底主教，約翰！一個看守野獸的人，斯匹立提翁 (Spiridon) 亞歷山大太老了。阿塔內細阿必須對阿利阿教徒表示更多的和愛，如此才可以從他們得到租地。』

『然而他們會做出一點來嗎？他們不會聽我的那和我爭辯的——一個有捲曲的鬚子的頰長的青年——對我底理論說出吹毛求疵的駁難；而當我尋找字句來說出我底意見的時候，他們大家都擺出了他們底邪惡的臉龐向我就視，像土狼一般叫喊着。阿爲什麼我不能使他們被大帝發配出去！或者還是叫他們受鞭笞，被磨碎，而看他們吃苦！我自己是吃够了。』

(他斜倚在他底矮屋，顯出乏力的神氣。)

『這是因爲我節食太……了；我底精力離開了我。假使我能吃——只再一次好了——一片肉的話。』（他疲弱地半闔了眼。）

『呵！一點牛肉……一縷葡萄咬成……凝衣的牛乳在一隻盆子裏顫動着……』

『但是什麼東西找到了我？我發生了什麼事情？我覺得我底心在擴張，好像海洋在暴風雨之中湧漲一樣。一種說不出的虛弱在壓損我，溫暖的空氣似乎將婦人頭髮底香氣吹送給我。沒有婦人到此地來；然而——』

（他凝視着岩石之間的小路。）

『她們打那一條路走過來，在太監們底黑臂膀擡着的牀中搖擺。她們走下來，攙着因環錫而沉重起來的手，跪在我面前。她們告訴我她們一切的煩悶。人間的享樂底慾望熬煎她們，她們情願死去；她們在夢裏看見上帝在呼喊她們……這時候她們底長袍底邊緣落在我底腳上。我推開她們。』呵！不要，』她們喊道，『還沒有哩！』我將怎麼辦呢？她們快樂地接受我加在她們身上的任何懺悔。她們要求最難的事；她們懇求分擔我底苦難，而和我住在一起。

『我好久不看見她們了！或者有幾個會跑得來吧！爲什麼不呢？假使我能突然地再一次聽見那發自諸山之間的驢鈴底釘鐺呵！似乎……』

（安東尼爬上小路進口的一塊岩石，斜倚過去，兩眼向黑暗中射視。）

『是呵！那面，遠遠地我看見一羣人在走動，像一隊旅行的人在找路。』她』在那兒……他們走錯了。』（喊起來。）

『這邊來來！』

（回音重覆着來來他底兩臂落下，呆掉了。）

『多麼可恥的我！唉！可憐的安東尼呵！』

（於是突然地他聽得一聲微語——『可憐的安東尼呵！』）

『誰在那兒說！』

（風吹過岩石底間隙，發出和音；在那些混亂的響亮的聲音中，他辨出語聲來，彷彿那空氣自己在說話似的。它們是低的，緩緩的，嗤嗤的。）

第一個：『你歡喜女人嗎？』

第二個：『還是大堆的銀錢的好！』

第三：『個一柄閃亮的刀？』（於是）

其餘的：『一切人都敬慕你永眠！』

『你要將他們殺戮完盡，是呀，你要殺戮他們！』

（同時物象改變了。在絕望底邊上，那棵生着一叢叢的黃葉子的老棕樹，變成一個婦人底身體，斜倚在深淵之上；她底長髮在風中波動。

安東尼掉轉身子向着他底矮屋；於是承托着書頁上印滿黑字的大書的那隻小凳在他看來似乎是一簇叢林上面棲

滿了夜鶯。）

『這一定是火炬造成了這個奇怪的光底玩意兒……待我熄滅它吧！』

（他撲滅了它；朦朧更深了，黑暗無涯。

於是空中突然地忽現忽滅着——最先是一片水；然後是一個娼婦底身材；一隻廟角，一個兵；一輛車子有兩匹白馬騰躍着。

這些景像好似一陣陣閃光突然地出現着——在夜之背景上畫着輪廓，像製作在烏木上面的紅色的圖畫。

它們底進行加快。它們排列而來，快得令人目眩。又有時候它們停留不動漸漸轉白而消失了；或者飛掉了，其餘的立刻接上來。

安東尼閉上他底眼簾。

它們增加了，圍繞着他，環攻他。一種說不出的恐怖將他佔有了；他再沒有生之感覺，除了上腹底一個猛烈的收縮而外。雖然他底頭腦裏騷動着，他知道有一個莫大的靜默將他和世界隔開。他設法說話——不可能！他覺得他底生命底一切組合都破碎了，消融了——於是，再不能抵抗，安東尼跌仆在他底蒲蓆上面。）

(註一) Thebaid——古時埃及最有名之市鎮，爲南部首府。

(註二) Libya 希臘對於非洲之混稱，此特指北部諸山連脈。

(註三) Pharos 亞歷山大里亞海灣中一小島。

(註四) Gimmerian 同爲神話上的和歷史上的民族，神話上的息米立人爲荷馬所提及，住在北方海上，被包圍於永久的大霧和黑暗之中。歷史上的息米立人居住在阿速夫海上和亞洲底撒馬提亞。以後爲西徐亞人所驅逐，入愛奧尼亞和伊奧利斯。

(註五) Gymnosophists 相傳爲亞歷山大王在印度尋見之一哲學派之徒，若輩皆裸體或半裸體而遊行，不肉食，專事於冥想。

(註六) Basilides 加密山一教士，嘗向羅馬皇帝惠思施西安作許多重大事件之預言。

(註七) Arius 一盛名作家，反對永在之神及世界之同質，爲君士坦丁大帝所寵幸。阿利阿爭辯之發起人。

(註八) Gnossm 克里特著名之城市，爲邁諾斯王居住地。

(註九) Serapis 埃及之神，他底信仰在托勒密王朝時代介紹到希臘。

(註十) Athanasius 亞歷山大里亞之主教，因他所受的苦難和他對於 Arius 及 Arian 之教義的反對而著名。

(註十一) Nitria 埃及一地域，有二鎮與此名相同。

(註十二) Canopus 埃及一城市，距亞歷山大里亞十二哩，因塞累匹斯廟而出名。

(註十三) 使徒行傳十章十一至十三節。

(註十四) 以斯帖九章五節。

(註十五) 但以理二章四十六節。

(註十六) 天主教通用之臘丁文聖經，列王紀四，二十章十三節。

(註十七) *daric* 波斯之古金幣名，一面有弓手之圖。

(註十八) 指所羅門。

(註十九) 同前列王紀二十章一節。

(註二十) *Eusebins* 該撒利亞之大主教，爲君士坦丁大帝所寵幸。著作大都已失去。

(註二十一) *Macarius Aelius* 之子，與姊 *Canace* 通姦，後爲阿坡羅之教士。

(註二十二) *obole* 古希臘銅幣名。

(註二十三) *Nicaea* 亞洲一城市，君士坦丁大帝在此評判阿利阿爭辯。

(註二十四) *Diocletian, Valerius* 著名的羅馬皇帝，加於基督教徒之殘酷的虐殺 (A. D. 303) 是他統治底最不能忘

記的事件。

二

(於是一個龐大的影子，比任何自然的影子更爲狡猾，四邊裝飾着別個影子，在地上顯露出來。

這是魔鬼，倚在茅屋底頂上，它底翼上帶着——好像巨大的蝙蝠，牠底小東西一般——那七大罪惡，它們底鬼頭可以暗淡地辨出。

眼睛仍舊閉着，安東尼陶醉於歇息底愉快；於是將四肢舒直在蒲席上面。

他覺得這蒲席十分柔軟，並且還要柔軟些——因此它變得似乎鋪了褥子一般；它高昇起來；它變成了一張牀。牀變成

了一隻小船，水輕潑着船邊。

左右昇起兩片長續的舌形的土地，俯瞰下面的耕植的平原。這裏那裏是一棵棵無花果樹。遠處有鈴子底叮噠和皮鼓與歌唱者底聲音。這是一隊往卡諾帕斯先睡在塞累匹斯廟裏求夢的人。安東尼懂得這個事；被風所推動，他底小船在兩岸之間滑行着。草紙葉和紅色的女神花比人身還大，屈向着他。他躺在船上，船頭有一枝槳，在水裏拖着。溫暖的風一陣陣吹着，苗條的蘆葦互相摩擦，沙沙作響。於是碎波底嗚咽漸漸模糊了。一陣沉重的疲倦壓在他身上。他夢見他是埃及底一個隱逸者。

於是他醒了，吃了一驚。）

『我做過夢嗎？一切都是那樣地明顯，我竟不能相信我是在做夢了！我底舌頭在燃燒。我渴了。』

（他走進矮屋，在黑暗中無目的地摸索着。）

『地上是濕的；難道下過了雨嗎？這是什麼意思！我底水瓶碎成粉屑了！但是那山羊皮？』（他找到了它。）

『空的！——完全空的！要走到江邊，我至少要走三個鐘頭的路；而夜是這樣地黑，我竟不能看見我底路了。』

『我底腸腑裏起着咬噬。麵包在那裏！』

（尋找了好一會之後，他拾到了一塊還不及一個雞蛋大的麵包皮。）

『什麼被豺吃了嗎？呵！咒它的！』

（於是他憤怨地將麵包擲在地上。）

這動作剛發生，便出現了一隻桌子，上面放着一切的美味。印着像天蛾身上的細紋的條子的亞麻布，散着光耀的波動。布上面放的是大塊的牛肉羊肉；大的魚，不去羽毛而燒熟的飛禽，留着皮的走獸；有色的果子幾乎像人類底臉；一片片生涼的冰和紫晶底酒壘互相輝映。安東尼看見桌子中央放着一隻野豬，每個毛孔都在冒氣——腿子疊在腹下，眼睛半閉着——想到能够吃這樣可怕的動物，使他十分愉快。於是有許多他從前所沒有看見過的東西出現了——黑色的雞拌，果醬，

黃金底顏色，煮肉菜裏面的香菌好像池面上的睡蓮一樣，碟子裏的起泡的牛乳輕白如雲。

這一切東西底芳香，聯着海洋底鹹味，山間底涼味，樹木底香氣，向他撲來。他張大他底鼻孔到了極度，他底口裏流着涎水；他私想他有了眼前這些東西，便足夠他一年，十年，一生了！

正當他張大了眼睛注視着這一切食品的時候，別的東西出現了；它們堆積着成爲一個角錐形，每一隻角都在縞縮着。酒開始流溢出來——魚在跳動——血在碟子裏沸騰——果醬凸出了好像求情的唇皮——那桌子昇到和他胸部一樣高，最後齊到他底下領——桌上現在祇有一隻盆子和單零零一塊麵包確確實實放在他面前了。

他伸出手去抓那塊麵包。其餘的麵包立刻出現在他底掌握之中。

『給我的……完全這些然而……』

（安東尼突然縮回來。）

『換去本來那一塊啫來了這許多！這準定是一個奇蹟，好像我們底主所做的一樣！』

『但是爲了什麼目的？……呵！其餘的這些事情都有點不可思議惡魔，離開我走開滾！』

（他踢開那隻桌子。它不見了。）

『再沒有什麼了嗎？——沒有了！』（他吸了一口長氣。）

『呵！誘惑是利害的！然而我多麼高妙地將它推開了呵！』

（他擡起頭來，同時踹滑在一件發響的東西上面。）

『呵！那是什麼？』（安東尼彎下身去。）

『怎的一隻杯子準是一個旅行的人將它遺失在這裏了。實在沒有什麼希奇……』

（他弄濕了他底手指，揩拭起來。）

『它發閃光——金屬！可是，我不能看清楚……』

（他點着了他底火炬，細察那杯子。）

『這是銀的；邊緣上鑲着胚珠，底上有一塊紀念章。』

（他用指爪挖出那紀念章。）

『這是一枚錢幣，約摸值七八個特來克馬（註二）——再不會多了！這沒有關係！就用這點我便可以毫不費力地爲自己買一張羊皮了。』

（火炬突然一閃，照亮了那隻杯子。）

『不可能的！金的是呵，完全金的，堅實的金子！』

（更大的一枚銀幣出現在底上。這銀幣下面他還看見許多。）

『呵，這數目……大得足夠買三條牛……和一小方地！』

（那杯子現在裝滿了金塊。）

『什麼！什麼……一百個奴隸，兵士，一師……足夠去買……』

（那邊緣上的顆粒脫離了成爲一串珍珠項圈。）

『有了這樣珍奇的寶物，簡直可以贏得皇帝底妻子！』

（突然一搖，安東尼將那項圈滑到他底手腕上。他左手握杯，右手揚着火炬，使它照在杯子上。像一股水在泉底流溢出來一般。金鑽石，紅玉，和藍璫玉，完全和印着列王像的一塊塊金子混雜着，在永不停止的川流裏，從那杯子裏流出來，積在沙地上成爲一個閃爍的小山屯。）

『什麼怎的！斯推脫（註二）*Crassus*，代立克，雅利安錢幣；亞歷山大，狄麥多流（註三）托勒密（註四）！愷撒——卻是他們沒一個有得這末多！現在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的了！我不再挨苦了！這些光芒怎樣地迷眩着我底眼睛！呵！我底心漲溢了！這多麼愉快！是呵——還要多！永遠沒有滿足！我一刻不停地將它丟在海裏也沒有用，爲我留下來的仍舊是永遠

非常豐富。爲什麼我要遺失一點呢？我要完全保留着，對什麼人都不說起它；我要有一間私室深凹在岩山裏，排列銅盆爲界，而我便不時地到這裏來，感到金子受了我腳跟底重壓而沉陷下去；我要將兩臂埋在裏面，好似埋在一袋袋的米裏一樣！我要拿它來擦我底臉，我要躺在它上面！」

（他丟下那火炬去擁抱那閃爍的堆積，於是乎跌在地上。）

他立了起來。那地方完全是空的。）

「我幹的甚事！」

「如果我剛才死了，那我便應該到地獄裏——受不可變更的永罰去。」

（他四肢顫抖着。）

「那末我是被咒詛了嗎？呵！不，這是我自己底不好！我讓我自己給每一個陷阱捉住！沒有人比我更怯懦更無廉恥了！我真要鞭打我自己，或者索性將我自己底身體撕裂完結！我自制得太長久了。我感到復仇底要求——需要擊與殺！——好像我有一羣野獸潛伏在裏面一樣！那我便能在羣衆之間用一把斧子砍出我底路來嗎？……呵！一把短刀！……」

（他看見了他底刀，於是衝上去抓住它。那把刀從他手裏滑下；於是安東尼斜倚在他茅屋底牆壁上，張大了口，一動也不動，好像中了風一般。）

四周的一切東西都不見了。

他想他自己在亞歷山大里亞，在攀涅姆之上——位於城市中心的一個人工的山，四周有羊腸石級圍繞着。

他面前橫着馬利羅得湖（註五）靠他底右手是海，靠他底左手是曠野；於是突然地他下面起了一片平屋頂之大騷動，從北移到南，從東移到西，縱橫穿着，中間是兩條交叉成十字的街，滿街排着科林斯（註六）樑柱底走廊。垂着兩行列柱的房，屋底窗格都鑲着着色的玻璃。有些房屋外面放着木罩，讓外面的新鮮空氣流通進去。

構造異樣的紀念碑高聳入雲，密切地貼得很近。埃及塔門管理着希臘廟宇。方尖石塔看來好像是用紅磚砌成的雉堞。

上面的鎗矛。公共方場底中央立着尖耳朶的黑梅斯（註七）底雕像和狗頭的阿紐比斯（註八）安東尼能够辨出庭院中的嵌花的路和掛在天花板底樑柱上的花毯。

他一眼看見了那兩個門，大門（Great Port）和攸赫斯脫門（Eunosus），都圓得好像馬戲場，被一條堤隔着，那堤從亞歷山大里亞聯到那峻險的島，島上立着非洛斯塔——四角形，五百邱比（註九）高，九層樓，頂上一堆黑炭在冒煙。

小的內門通到大的。那堤之每端都以豎在海裏的大理石柱子搭起的橋來作界限。帆船在這下面行過，同時裝滿了貨物的駁船，鑲着象牙的遊船，用篷帳遮住的貨船，三層槳船，兩行槳船，一切樣式的船隻來來往往行着，或者下錨在埠頭上。

在大門附近展開了一整列的莊嚴的建築物：托勒密之宮殿，博物館，坡息塔（Posidium）愷撒紀念塔，馬可·安東尼艱難的泰門紀念塔（Timonium）亞歷山大墳墓所在的所馬（Soma）而城底另一端，攸赫斯脫門過去，可以看見，大玻璃廠，香水廠，草紙廠，在郊外那一片地上。

來來去去的小販，守門的，趕驢子的，擠在一塊。這裏那裏可以看見埃及西神底牧師底肩上披着一張大約皮，一個羅馬兵士穿着銅甲，還有許多黑人。婦人們在店門前停留了，工匠們做他們底交易，車輪底軋軋聲嚇走了正在啄食肉店裏的碎屑和剩在地球上的一點點魚肉的飛鳥。

那些街道底略圖好像撒在整列的房屋上面的一個黑網。市場中央的植物做成綠色的花園；洗衣作底曬場，顏色底斑斑點點；廟宇底三角頂上的金飾，光耀的尖頂——一切被圍在卵形的灰色的城牆裏面，在藍天底籠罩之下，傍着靜默的海。但是陡然地這羣衆底行動停止了；他們底眼睛都轉向西方，那面巨大的灰塵底旋風正在行近來。

這是提賜德底僧衆走來了，一齊穿着山羊皮，佩着木棍，吼着戰鬪和信仰之歌，夾着這疊句：

『他們在那裏？他們在那裏？』

安東尼知道他們是來殺戮阿利阿教徒的。

街上頓然空了——祇看見飛行的足。

那些隱逸者現在到了城裏了。他們底可怕的釘着釘子的木棒在空中舞動好像鋼質的太陽。屋子裏物件被擊碎的碎屑可以聽得見。這中間夾着間隙的沉默。於是巨大的驚號發生了。

恐怖的人們從街底一頭奔到另一頭成爲一個聯續的川流。

許多人執着鎗矛。有時候兩隊人碰到了，衝併成爲一隊；這一衆人便滑倒在道路上——厮鬪，脫散，撞倒。然而長髮的人總是重新出現了。

火煙開始從大廈底角上冒出來了！關着的門燒開了一段段的牆壁塌倒着。軒緣都跌了下來。

安東尼又看見了他底一切敵人，一個接着一個。他甚至看出了幾個他已經完全忘卻了的人；在殺戮他們以前，他先要陵辱他們。他挖出他們底臟腑——他斬斷他們底喉嚨——他砍倒他們好像在一個屠牲畜的屋子裏面——他抓住老人底鬍子拖着，踐踏小孩，撲死受傷的人。於是復仇入於狂激了，不識字的人將書撕破，別的人打碎並塗污那些石像，繪畫，傢具和珠寶箱，——一千樣他們不明白有什麼用處的東西，而就因爲那緣故便觸怒了他們。在破壞底工作中，間隙地停住了，喘着氣，於是從新再來。

居民在他們躲避的庭院中哀哭。婦人們擡起恐懼的眼睛向天伸出她們底裸臂。她們抱住那些隱逸者底腿希望感動他們。那些人們推開她們，將她們擲倒在地上，腥血迸上天花板，回瀉到牆壁上像一陣雨，從斬了頭的死屍底身上流出來，注滿了水渠，在地上匯成了大的赤色的潭。

安東尼在裏面沒到腿膝。他在裏面跨着，他將血花啜吸到他底唇皮上面；在潤透了的髮網下面，他底四肢觸着了血。歡樂得戰慄起來。

夜降臨了。巨大的騷動死去了。

那些隱逸者都沒了形跡。

突然地，在那非洛恩塔底聯絡着九樓的外廊上，安東尼看見濃黑的行列在組成着，正如一排排棲息着的烏鴉。他急急

地往那面趕去；於是他立刻發現他自己身在那頂上了。

一面龐大的黃銅的鏡子向着大海，反映出海面上的船隻來。

安東尼觀察它們以自娛；而當他觀察的時候，它們底數目增加了。

它們聚在一個形似一彎新月的海灣裏。在背後一個海角上面，聳出一個羅馬建築式的新城，石頭的圓頂，圓錐形的屋頂，紅的綠的大理石像底閃光，過奢的黃銅的花飾裝在柱頭底螺旋頂上，裝在簷板底棱角上，裝在大廈底頂層上。扁柏懸臨城市之上。海線更綠，空氣更涼了。晝着地平線的山上蓋滿了雪。

安東尼設法找出他底路來，一個人正走到了他底面前，說道：

『來！他們在等着你哩。』

（他穿過一個審判廳，跨進一個大院子，在一扇矮門下個身走過；於是到了宮殿底正門，門上用一簇臘裝飾着，塑的是君士坦丁大帝戰勝了一條龍。一個雲斑巖的池塘底中央立了一隻海螺壳，上面生滿了螺旋。他底嚮導告訴他，他可以隨取兩個。他這般做了。於是他迷路在連續着的許多房間底中間。

牆壁上的嵌花表現將軍們將他們所征服的城市放在手掌上獻給皇帝。各處都有火成岩的廊柱，銀線細工做成的格子牆，象牙的椅子，繡着珍珠的掛帷。光從圓頂上射進來；安東尼繼續前行。溫暖的蒸氣圍繞着他；偶而地他聽見拖鞋底拍在鋪道上的謹慎的聲音。前廳裏站着守衛，像自動機器一般，將朱色的魔杖舉在肩上。

最後他發現他自己在一個大廳裏，後方用的是風信子色的帷幕。它們分開了，便看見大帝升在寶座上，穿着紫色的長袍，足踏一雙紅地黑條紋的鞋子。

珍珠的皇冕罩在他頭上，他底頭髮一卷卷相稱地束着。他有一個正直的鼻子，下垂的眼簾，一個沉着而狡猾的相貌。平臺底四角有四隻鴿子伸展着高臨在他底頭上；寶座底腳下有一對玳瑁的獅子蹲伏着。鴿子開始吟嘯，獅子開始吼叫。大帝轉動他底眼珠；安東尼走前去，沒有什麼序言，他們立刻就開始討論當今的事件了。在安提阿（註十）以弗所（註十一）和亞

歷山大里亞諸城之中，那些廟宇都被劫掠，神像被用作盆罐和燒飯用的傢伙；這使大帝由衷地笑了起來。安東尼責備他對於諾米新教徒 (Novatians) 的寬容。然而皇帝着惱了。諾米新教徒，阿利阿教徒或美里細教徒 (Meletians) —— 他都討厭他們了！可是他很敬慕那些主教，因為基督教徒支持住主教，這些主教靠着五六個重要人物守住他們底位置；因此祇要得到這五六個人，就可以將其餘的全數都拉到自己這邊來了。所以他便供給他們大宗的款子。然而他恨尼西亞，諮議會裏的長老。)

『讓我們去瞧他們！』

(安東尼跟住他。)

於是他們發現他們自己全在一個看臺之上，在同一層樓裏。

這兒俯瞰下去是一座競馬場，那裏擠滿了人；上面是走廊，那些看客在來來往往走着。跑馬圈底中央立一座狹窄的石頭砍成的平臺；平臺上供着一座麥邱立(註十二)底小廟，君士坦丁大帝底雕像和一根三條黃銅的火蛇扭曲而成的柱子；一頭有三個大木蛋，另一頭有七條海豚，它們底尾巴蕩在空中。

這御亭後面坐着那些議會總督，內務大臣和貴族——依階級升上去，一直到二層樓的禮拜堂，那些窗子擠滿了婦人。右面是藍黨 (Blue Faction) 領袖；左面是綠黨領袖；下面有一隊哨兵駐立着；和決鬪場並列的是一排科林斯式的弧門，作為馬廐底進口。

競賽將要開始了；馬被牽齊在一根線上。它們底兩耳中間繫着柔軟的羽毛，在風中披靡像些小樹；每一陣拗強的跳躍便使那四輪車猛烈地震動起來；那些車子像甲壳，由穿着五顏六色的胸甲的圍人駕御着，他們底衣袖上寬下緊；他們赤裸着腿子，他們底鬚鬚，面龐和前額都和匈奴人一樣修剃。

安東尼起初被那波濤似的人聲振聾了。從競馬場底頂上到最低一級，他祇看見塗抹胭脂的臉，顏色各別畫着格子的衣服，發着閃光的珠寶；決鬪場底沙完全是雪白一片，像一面鏡子一般閃爍着。

大帝款待他。他告訴他許多極重要的事情和許多機密；他供認他兒子克利阿帕斯底暗殺，甚至還請教安東尼攝生之道。

這時候安東尼注視着下面馬廐後部的幾個奴隸。他們便是尼西亞底長老，樞機而卑微。那殉教者帕夫紐雪斯在刷着一匹馬底鬃毛；提阿非羅在沖洗另一匹馬底腿子。約翰在塗飾第三匹底蹄子。亞歷山大在將糞屎收集在一隻筐子裏面。安東尼在他們中間走過。他們恭敬地排列在兩旁；他們要求他爲他們調解；他們吻他底手。整個的歡衆咤叱他們；他帶着無限的愉快看着這個景像。喏！他現在是朝廷中大員之一——大帝底心腹——首相了！君士坦丁大帝將他自己底冠冕加在他底額上。安東尼讓它戴在頭上，心想這榮譽是十分自然的。

突然地在黑暗中出現了一所大廳，被黃金的燭臺照耀着。

臘燭是這樣的柔弱，竟有一半消失在黑暗裏了；它們在筵席桌子後面開展成爲一個長行，那些桌子似乎一直擴展到天際，那地方在微光的朧朧中曖昧地出現着重疊的樓梯，一組組的拱廊，偉像，塔，而在這一切底後面是一幢模糊的宮殿底牆壁，那上面聳出杉樹底叢，在昏暗上畫出更濃的一塊黑暗來。

那些客人戴着紫羅蘭花圈，躺在極低的榻上，倚住肘節。沿着這兩整行的榻，酒從兩耳瓶裏流出來，而獨自一個一直在末尾，頭纏繞頭布，珠寶放着光，是尼布甲尼撒王在吃喝着。

他底左右有兩隊戴着尖帽的牧師在飛舞香鼎。下面鋪道上匍匐着那些俘王，他們底手足都被砍去了；他常常擲下骨頭去讓他們啃。更遠些坐着他底弟兄，眼睛上繫着綁帶，都是盲子了。

從監獄底深處發出不休的苦痛底哀號。一個水器底甜而緩的聲音和唱歌班底歌音交替着；似乎宮殿四周擴張着一個無限大的城市——一個人類底海洋，它底波浪衝擊着牆壁。奴隸們這裏那裏搬運着碟子。婦人們在客人底行列中走着，勸大家進酒；籃子裝滿了麵包；而一隻單峯駱駝，負着穿孔的運水袋，在廳上一遍一遍走着。用馬鞭草灑水，使鋪道生涼。

馴獅人領帶着馴熟的獅子四處跑着。舞女——她們底頭髮束在網裏，將身子弄平衡了，豎着蜻蜓從鼻子裏噴出火來。

黑種舟子變着戲法，裸體的孩子們擲着雪球將它們炸碎在光亮的銀器上。這時有一種可怕的鼓噪好似暴風雨底聲音；一片巨雲高臨筵席之上——食桌和熱氣是這般的多，有時候大的火把被風吹下一片火來，好像一個流星一般穿過了夜晚。王用手臂將臉上的香料拭去。他用神聖的器皿吃着——於是便將它們打碎；他祕密地召集他底艦隊，他底軍隊和他底臣屬。過了一會，依着一個新的朝三暮四的念頭，他要將他底官殿一切客人都燒在一塊。他夢想着重建巴列塔（註十三）並且廢去上帝底高位。

安東尼站在老遠的地方，從他底額頭上念出這一切思想。這些思想鑽進了他自己底頭腦，於是他就變成了尼布甲尼撒。他立刻就充滿了無度的縱慾，充滿了毀滅之暴怒；有一個極大的願望叫他想在罪惡之中打滾。墮落使人恐怖，的乃是一種打在他們頭上的酷刑——它貢獻出另外一種方法來使人愚魯；而因為牲畜是最卑賤的東西，安東尼就在桌子四角上跑着，像一條公牛一般吼叫着。

他手上突然感到一陣疼痛——一塊石子偶然地碰傷了他——而他又一次發現他自己身在他底矮屋之前了。岩石底圓圈之中一無所有。星在天空中高昇着。一切都靜默了。）

『我又叫我自己受够了！爲什麼有這些東西？它們是從肉底反抗中出來的。呵，呵，可憐蟲！』

（他猛衝進他矮屋，攫取一束皮帶，這皮帶之尾端有金屬的鉤鍊連着；他將衣服剝到腰部，於是向天擡起他底眼睛喊道：）

『接受我底懺悔，哦，我底上帝！不要因爲它底軟弱而鄙薄它吧。使它慘酷，延長，過度！這是時候了，的確的——工作起來！』

（他在他身上猛抽了一鞭——於是驚呼起來。）

『不！這應該沒有半點憐恤。』

（他重新開始。）

『哦！哦！每一鞭都裂開我底皮膚，撕碎我底四肢！它在可怕地毀傷我了！』

「呸——這究竟也並不怎麼可怖——人會和它習慣起來的。這對於我究竟……。」
（他停住了。）

「繼續，懦夫繼續好好——手臂上，背上，胸上，身體——每一處！嗤，你這皮帶咬我！撕我！我願我底血灑到星辰上去——讓我底骨頭折碎吧——讓我底肌肉剝脫吧！哦，用鉗子，用伸肢刑機和熔鉛那些殉教者受苦受得多了；不是麼，安濛那麗亞？」

（魔王底兩角底影子重現了。）

「我會被縛在廊柱上對着你——面對面——在你底眼前——用我底嘆息回答你底驚呼；而我們底悲痛便混雜起來，我們底靈魂便結合起來了。」

（他暴怒地鞭他自己。）

「什麼！什麼！又來了。看這個——但是怎樣希奇的一陣隱樂使我戰慄！什麼刑罰！什麼快樂！我覺得好像我在接受着看不見的親吻；我底骨髓在消融。我死……。」

（於是他看見他面見有三個騎士，跨着野驢，穿着綠的外衣——每個人手裏捏一枝百合花，各人底體態都互相彷彿。安東尼掉轉身子，又看見另外三個騎士，完全酷肖，騎在酷肖的野驢之上，保持着同樣的姿勢。

他退縮下來。於是那些野驢都同時跨進一步，對着他磨擦它們底鼻子，想去咬他底袍子。有聲音喊道：——）
「這兒！這兒！這兒走！」

（於是在山之間隙裏，出現了旗幟，——駱駝底頭上帶着紅線的絡頭——騾子載着行李，帶着面網的婦人們騎在花斑馬上。）

喘氣的畜生伏了下來；奴隸們跑向那些捆紮和包裹那裏去；雜色條紋的氈毯解開了；值錢的閃爍的東西放在地上。一隻白象，豔麗地披着金網，快步跑前來，搖動着繫在頭帶上的一球駝鳥底毛羽。

在它底背上，藍色羊毛的墊子上坐着一個婦人，盤住腿，半闔着眼睛，她底可愛的頭恍惚地點着，裝扮得那麼華麗，她竟向四周射出光來。一衆人都俯伏下來，那隻象彎下了膝；於是

巴示女君

從它底肩上下下來，踏上那攤開着用以迎接她的氈毯，趨近安東尼。

她底金色的緞子外衣，用珠子，黑玉和藍璫玉的鑲邊整齊地分鑲着，以它底胸搭密裹着她底身子；那上面飾着彩圖，是畫的十二宮 (Signs of Zodiac)。她穿一雙很高的木屐——一隻是黑的，閃着銀星和一個新月；另外一隻是白的，閃着一柄金杖，中間有一個太陽。

她底寬袖鑲着翡翠和烏羽，袒出她底小小的滾圓的裸臂，她底手腕上帶着烏不鏽；她底兩手滿帶着值錢的戒指，她底指爪是那樣的尖削，看上去那指端竟像針尖一般。

一根金鏈連過她底下頷，扣在兩頰之邊，螺旋形地盤繞在她底頭飾上，在那地方又垂下來，觸着她底兩肩，搭在她胸前。一隻金鋼石的蠟子上，那蠟子吐出一根珠玉的舌頭在她兩乳之間。兩顆大而鮮豔的珠子沉重地垂在她耳朵上。她底眼簾之邊鑲成黑色。她左頰上有一點天生的褐斑；她啓唇呼吸着，似乎她底緊身搭使她感到不很舒服。

當她走來的時候，她搖着一把象牙柄底綠傘，傘邊上繫着鍍銀的鈴兒；十二個蟻髮的黑種童子，捧着她外衣底長裾，一隻人猿捏住了後端，時時將它舉起來。她說：

『呵！漂亮的隱士！漂亮的隱士！——我神眩了！』

『因爲性急，我在地上踏出了一個個凹痕，腳跟上起了胼胝，我一個腳爪也給弄破了。我差出牧羊人來，他們站在山巔上，用他們底手遮住他們底眼睛——和獵人，他們在一切森林中叫喊你底名字——和偵探，在大道上旅行着，詢問每一個過路人。』

『你有看見過他麼？』

『到晚上我就面向着牆壁，哭起來了。後來我底眼淚在那嵌工上竟弄成兩個小孔，好像岩石中間的兩個潭一樣——因爲我愛你——哦！我怎樣地愛你！』

（她捏住他底鬍子。）

『現在笑吧，漂亮的隱士！我很快活，很高興；你立刻可以看見！我玩七絃琴；我像一隻蜜蜂似地跳舞；而且我能說許多許多可愛的故事，一隻比一隻有趣。』

『你連想像也想像不出我們曾經過怎樣的希奇的旅行。看那些綠衣人騎的野驢累死了！』

（那些野驢一動也不動地伏在地上。）

『有長長的三個同它們永不停歇地用同一的步子馳騁着，踩着火石而疾走，它們底尾巴在身後飄蕩，它們底肌肉不斷地奮力到極度，永遠馳騁着，馳騁着。再沒有別個東西能像它們一般的了。它們是我底慈愛的祖父撒哈里爾皇帝遺贈給我的，他是愛阿克須勃底兒子，愛阿克須勃是愛阿拉勃底兒子，愛阿拉勃是開斯坦底兒子。呵！如果他們全活着，我們一定將他們放在舊牀之上，讓它們將我們迅速地擡上宮去！但是……什麼事情使你苦痛——你夢見了什麼東西？』

（她凝視他，就近去察看他。）

『呵，到你做了我底丈夫的時候，我要使你盛裝起來，我要使你馥郁起來，我要使你禿髮。』

（安東尼保持着靜默，比木椿還勁直，比死屍還蒼白。）

『你有一副病狂的面貌——這是因爲你離開了你底隱宅的緣故嗎？但是我爲你卻丟開了一切——連所羅門王也在內，雖然他有多量的智慧，二萬輛戰車和一髻美麗的鬍子。我把我底婚禮給你帶來了。揀吧！』

（她在一排一排的奴隸和值錢的貨物中間來往踱着。）

『這兒是真涅惹來斯（註十四）香膏，加爾待非海角（Cape Gardafui）來的香料，還有岩薔薇軟枝，肉桂，和樹脂草』

——和醬油調在一塊是很好的。那個包裹裏面是亞西利亞（註十五）彩繡恆河來的象牙，伊立薩（註十六）來的紫帛；那隻雪箱中藏着一張（Chalybon）底皮，爲亞西利亞諸王保藏的酒，是用一隻獨角獸底角來喝的。這兒是項圈，胸針，髮網，涼傘，巴薩（Baasa）來的金粉，他施（註十七）來的錫石，判多（Pardio）來的藍木，亦息唐尼亞（Tardoria）來的白裘，布利息蒙奪斯島（Island Palaesimondus）來的珠寶，還有 tachas 底蠶毛製成的牙籤——那失了蹤跡的野獸是在地下找到的。這些墊子是從愛瑪斯（註十八）來的，這些外套上的流蘇是從帕爾邁刺（註十九）來的。在這條巴比倫毛毯上是……可是這兒來吧！來！

（她拉着聖安東尼底衣袖。他拒絕着。她繼續說。）

『在手指下面窸窣發聲的這薄薄的織物是巴克特里亞（註二十）底商人帶給我們的著名的黃布。我要拿這個料代你做一件外衣，給你在屋裏的時候穿。解開那楓木箱上的扣子，把繫在象肩上的那隻象牙首飾箱提給我。』

（他們從箱子裏取出一個圓圓的東西——覆着一塊布——又拿來一隻小的象牙首飾箱，外面雕刻着圖畫。）

『你愛這盾牌嗎？這是那建造金字塔的強班強（Dagon-band-Dagon）底東西——你看——這是用七張龍皮製成的一張鋪上一張，用弒父母的人們底膽汁來硝製，用金鋼石底螺絲釘來釘住。一面畫着自從武器發明以來的歷次的戰爭；另外一面是未來的一直到世界末日爲止的戰爭。電光從這裏反射出來像一個軟木底球。我要將它放在你底臂膀上；你在狩獵的時候帶着它。』

『然而假使你能知道我這箱子裏面藏着什麼呵！你可以將箱子翻來翻去設法打開它！沒有一個人能够做成這件事。吻我！吻了我我就會告訴你怎樣將它打開來。』

（她捧住聖安東尼兩頰。他將她推到遠處。）

『有一晚上所羅門王發了昏。終於我們做成了一件買賣。他立起身來，偷偷地跑出去了……』
（她突然地用趾頭站着打了一個旋。）

「呵，呵！可愛的隱士，你不會明白！這個！你不會明白！」

（她揮搖她底傘，使鈴兒完全叮噠叮噠響起來。）

「我還有許多別的希奇的東西——哦！是呵！我有寶庫藏在彎曲的行廊裏；這些行廊像森林一般，可以使人走失了路。我有用蘆葦打格子搭成的夏宮，我有完全用大理石造成的冬宮。在其大似海的湖中我有那些圓得像銀幣一樣的島嶼，滿覆着真珠母——那些島嶼底邊上奏弄着音樂，與溫暖的水波輕濺沙灘的聲互相應和。我廚房裏的僕人在我底養鳥房裏捕鳥，在我底魚池裏捕魚。我有雕刻所不停地坐在他們底凳上在堅實的寶石上面捏出我底形像來，我有喘氣的塑工永遠地在做着我底肖像，造香料的人繼續地將希有的樹木底液汁拌着酸醋，或者預備着化裝的香膏。我有女裁縫用最美麗的材料做鞋子，五金匠雕琢並且裝配貴重的珠寶，小心的漆匠將沸滾的樹膠澆在我宮殿底壁板上，然後再扇涼它。我底女從足夠組成一個後宮，我底太監足夠組成一個軍隊。我也有軍隊，我有國民！在我宮殿底牆門間裏有一隊守衛的矮人——大家都背負着象牙的號筒。」（安東尼嘆息。）

「我有受過訓練的小羚羊底組隊；我有雙輪四象車；我有數百隊駱駝，我有鬚毛長得奔跑起來可以攙住足蹄的牝馬，我有生着粗糙的角的一羣羣家畜，當它們走前去磨擦樹林的時候那些樹林竟會被它們砍倒。我有長頸鹿在我底花園裏漫步；它們將它們底頭伸到我屋頂底邊簷上，當我午飯以後呼吸空氣的時候。」

「坐在一隻亮裏由海豚拉着去渡水，我行過那些洞穴，聽水從鐘乳石上滴下來的聲音。我下降到金鋼石之土，我底朋友那些巫士們允許我選擇那美妙的金鋼石；於是我昇到地上，回到了我底家裏。」

（她作一聲尖銳的喞哨；於是一隻大鳥，從天空降下來，停在她底髮上，在那上面它飛下藍粉來。）

它底橘色的羽毛好像是金屬的鱗片。它底小頭有一個人底臉龐，頭頂上有一個銀球。

它有四隻翼翅，有兀鷹底腳，和一條長大的孔雀底尾屏像一把扇子一般張開着。

它用喙搶去了女君底傘，搖晃着直到獲得了平衡方始站穩；於是豎起了全身底羽毛，安守着一動也不動了。）

『多謝！我美麗的息末爾安卡！——你會告訴我可愛的人兒所藏身的地方！多謝！多謝！我內心底通訊者！』

『他飛翔得和慾望一般快。他一飛就可以環繞世界。到夜晚他便回來了；他棲息在我睡榻底腳上，於是告訴我一切他所看見的——遠在他下面的海洋，和它們底魚類及船隻，從天空底高處細察過的巨大的空茫的沙漠，流域中彎曲的禾麥，和那生長在廢棄的京城底城垣上的樹林。』

（她倦怠地搓着她底手。）

『哦！假使你願意！假使你願意呵……我有一座營幕在隔開兩個海洋的一個地峽底中間的一隻海角上。它用一塊塊的玻璃做壁板，用龜壳做地板，四面透風。在那頂上我觀察我底艦隊進來，觀察我底百姓負着仔重辛苦地爬着山坡。那兒我們睡在比雲還柔軟的絨毛上面；我們從果壳裏呷着涼飲，我們用翡翠照看太陽來……』

（安東尼退縮。她再走近他，用惱怒的聲調說道：——）

『怎的富貴，調情，熱情的婦人，都不能使你快活，是不是這樣？祇要一個淫蕩的婦人，有一個粗糙的喉嚨，和一個堅實的身體，火色的頭髮和過肥的皮肉，你寧愛一個和火蛇底皮膚一樣冷的身體，或者還是一雙大黑睛眼，比神祕的洞穴還深些？——看它們，我底眼睛——看到它們裏面去！』

（安東尼不能自己便凝視到她眼睛底裏面去。）

『你遇到過的一切婦人——從十字街頭底在她自己底燈光之下歌唱的情婦，一直到在昇牀上廣撒着玫瑰花瓣的貴族婦人——你曾瞥見的一切樣式——一切你會要求過的慾望底想像！我不是一個婦人！我是一個世界！我祇要脫去外套，你便可以發見許多許多的神祕了。』（安東尼底牙齒碰擊着。）

『單將你底手指放在我底肩^上；這將要像一股火一般射過你一切的動脈。我底一點點兒地方將使你充滿愉快比一個帝國底征服所給予你的還猛烈有力。湊過你底唇來；我底吻裏有一點甜蜜好似一個果子一般消融在你底心中。呵！在我底長髮下面你將怎樣消魂，吸進我胸懷底香氣，爲了我底四肢而發狂；而這樣你便被我眼裏的烈火所燒燬，而在我底懷抱

裏好似在一陣旋風之中……」

(安東尼畫個十字。)

『你污辱我了再會吧!』

(她走開了，啜泣着；於是突然地掉轉身子——)

『是十分的确麼？——這樣美麗的一個婦人……』

(她笑了，捧她裙裾的猴子將裙裾提了起來。)

『你會懊悔的，我可愛的隱士！你還會哭起來，你仍舊要感到你生活底厭倦；可是我此須也不注意啦！——哦！哦！』

(她走開了，獨是跳躍着，用手遮着臉。)

奴隸們完全在聖安東尼面前排隊走了——馬，單峯駱駝，那隻象，女從，驢子（它們又背上了東西），黑種童子，猴子，綠衣人，每個手裏捏着枯萎了的百合花；示巴女君走開了，時時作着搖擲的呃逆，聽去又像是歇息的里亞的哭泣底聲音，又像是半抑着的譏嘲底笑聲。)

(註一) drachma 古希臘銀幣名。

(註二) stater 古希臘金幣名。

(註三) Demetrius 馬其頓王，在位七年，又稱 Poliorcetes 意即攻城者 Besieger。

(註四) Ptolemies 埃及王朝。

(註五) Lake Mareotis 亞醫山大里亞附近，有鎮名 Maree。

(註六) Corinth 古希臘之都會，特林欺式之建築為古代希臘最華麗之建築。

(註七) Hermes 希臘神名，為 Zeus 名 Maia 之子，被信為七絃琴，字母，數字，天文學，音樂及其他之發明者，為衆神之傳金官。

故又被尊為保獲旅客的道路之神，豎像于道路上及門口者甚多。

(註八) Anubis 埃及神名，如死者之引導及看守者，希臘人將他和他們底 Hermes 聯合起來。

(註九) Cubit 希臘度量，自肘至中指之梢端之長。

(註十) Antioch 敘利亞之首都，在奧倫琴海 Orontes 之左岸。

(註十一) Ephesne 小亞細亞沿海十二愛奧尼亞城市之中主要的一個。

(註十二) Mercury 羅馬神名，主營商業及營利。羅馬人將他和希臘底黑梅斯聯合起來，將黑海斯底神話移到了他底身上。

(註十三) tower of Babel 昔人欲建于巴比倫之高塔，欲使其高達天，嗣以語言遂混，亂中止，事見聖經。

(註十四) Genezareth 巴力斯坦城外之湖。

(註十五) Assyria 世界上最古之國家，其邊界變異甚多；普通指 Media, Mesopotamia, Armenia 及 Babylon 之間

的地方。

(註十六) Elisaa 希臘摩利亞江名。

(註十七) Tartessus 西班牙南部鎮名。

(註十八) Emath 馬其頓一地域，然而詩人常用 Emath 總名馬其頓，有時候甚至將鄰近的帖撒利也包括在內如 Milton

之 The Great Emathian Conqueror (= Alexander the Great)

(註十九) Palmyra 敘利亞著名城市，位於敘亞利漠沙之沃灘。

(註二十) Bacteria 波斯帝國省名，後如亞歷山大所併。

III

(當她消失在遠處的時候，安東尼看見一個孩子坐在他矮屋底門限上。)

『這無疑地是女君底僕人之一吧。』(他想。)

（這孩子小得像一個侏儒，雖然是一個蹲着的架子，卻像一個開把拉（註一）毀污的容貌和不幸的神情。他底奇大的頭上滿覆白髮，他在襤褸的長衫下面顛抖，一直捏着一卷草紙。月光從雲間透露出來射照在他身上。）

安東尼

（遠遠地窺伺他，對他有些恐懼。）『你是誰？』

那孩子（答道）『你舊日的弟子，希拉里翁。』

安東尼。『你說謊！希拉里翁住在巴力斯坦許多年數了。』

希拉里翁。『我回來了！這真是我！』

安東尼。（行近去仔細地端詳他。）『然而他底臉光輝如曙曉，正真而且歡樂。這個臉卻是一個灰黯而蒼老的人底臉呵。』

希拉里翁。『長久的苦難的勞作把我毀壞了！』

安東尼。『噪子也不同。它有一個冰冷的音調。』

希拉里翁。『因為我吃了苦味的東西！』

安東尼。『而那白髮呢？』

希拉里翁。『我忍受了許多災難！』

安東尼。（一旁）『這是可能的嗎？』

希拉里翁。『我並不如你所想像的離開你那麼遠。薩士保羅今年 Schedar 月中來訪過你。二十天以前遊牧人將麪包帶給你。大前天你叫一個水手送三把匕首來。』

安東尼。『他完全知道』

希拉里翁：『你還應該知道我實在一直沒有離開過你。但是有一個悠長的時期你卻全然不知道我底存在。』

安東尼：『那麼怎麼會然而我底頭卻真是紛亂得那麼利害——尤其是今晚。』

希拉里翁：『一切極惡都來過這兒了。但是它們底邪惡的陷阱卻沒有一點能耐來作弄你這末一個聖者。』

安東尼：『哦不——不！我每一瞬間都墮落爲什麼我不能和那種人一般，有永遠剛毅的靈魂，有恆久鎮定的頭腦，——

譬如，那偉大的阿塔內細阿呢？』

希拉里翁：『他是違法地受了七個主教底委派。』

安東尼：『那有什麼關係，假使他底德性……。』

希拉里翁：『去吧！——一個最自負，最殘忍的人，永遠專心於詭計之中，終於像一個醜斷者一般被發配出去。』

安東尼：『誹謗！』

希拉里翁：『你總不懷疑他曾沒法誘壞那司禮物之庫的攸斯退次吧？』

安東尼：『這是真話，我承認。』

希拉里翁：『爲了復仇他燒塌阿森涅斯底房屋。』

安東尼：『唉！』

希拉里翁：『在尼亞西亞底議會裏他談到耶穌「主底人」。』

安東尼：『呵！這是一句褻瀆的話！』

希拉里翁：『而且理解力那麼有限，他竟招認他對於宇宙之本性絲毫也不了解！』

安東尼（滿足地笑）：『他底悟性實在不……很高超。』

希拉里翁：『偽君子，把你自已埋在孤獨之中，單單使你更深地沉浸於你嫉嫉的慾望底縱容之中！你屏絕了酒肉，溫暖沐浴，奴隸榮譽，有什麼意思呢？——你沒有讓你底想像供給給你以筵席，香料，婦人，和萬衆底贊揚嗎？你底純潔不過是一個更

纖微的腐爛底形式，你對於世界的蔑視不過是對於它的憤恨底無力！或者這便是使你如此悲愁的原因吧，否則就可疑了。眞理之執有給予歡樂。耶穌是瘋的嗎？他沒有和朋友一起，在橄欖樹蔭下面休息，走進公共的場所，喝上好多杯酒，饒恕犯罪的婦人，並且減輕一切憂愁嗎？你——你沒有什麼可憐，除了你自己底困苦！它像一種悲愁一般在嚼咬你，一種野蠻的瘋狂逼迫你去拒絕一隻狗底撫摩或者責罵一個孩子底笑顏。」

安東尼。（聲淚俱下）『够了够了！你深重地傷了我底心。』

希拉里翁。『抖去你破衫上的跳蚤吧！從污垢裏跳出來吧！上帝不足一個要人類拿肉體來犧牲的摩洛（註二）呵！』

安東尼。『然而受苦是被祝福的。天使俯身接受懺悔者底血。』

希拉里翁。『那末你去崇拜那些蒙坦教徒吧——他們壓迫一切異己的人。』

安東尼。『然而這是造成殉教的教條底眞理呵。』

希拉里翁。『殉教怎能證明那教條底精妙，既然它同樣又在做了過失底見證？』

安東尼。『靜默——你這惡徒！』

希拉里翁。『也許殉教並不如你所想像的那末困難吧！朋友底忠告，陵辱人底快感，自己所立的誓咒，一個猛烈的刺激，一千種環境都可以幫助那些殉教者底決斷……』

（安東尼將背掉向希拉里翁，走了開去。希拉里翁隨住他。）

『……而且這種死法常時會造出巨大的騷亂。狄奧尼素（註三）息普立安和格列高里避開它。亞歷山大里亞底彼得斷定它爲有罪。厄爾薇拉（Elyra）底議會……』

安東尼。（塞住耳朵。）『我不再聽你說了！』

希拉里翁。（提高嗓子。）『啻你又墮入你慣犯的罪惡裏去了，那便是懶惰！愚昧是驕傲底泡沫。不錯呵，人說：——「我底信心已經堅定而形成了！還爭辯下去幹什麼呢？」——他便輕蔑醫生，輕蔑哲學家，傳說之本身，甚至法律書，一切他所不

懂！你覺得你將一切的智慧掌握在你手心裏嗎？」

安東尼。「我依舊聽見他底響亮的話充滿了我底腦子。」

希拉里翁。「別人對於索解上帝的努力遠勝於你那要去感動他的苦行。我們不過靠着我們對於真理的渴求以得到功績。單單宗教是不能解釋一切的；你所蒙昧的問題之解決可以使信心格外地堅固和高貴。所以爲我們底獲救起見，我們必須聯絡我們底弟兄們——否則信徒所集合的「教堂」便要成爲一個無意義的字了——而且我們要領教一切的理論，什麼東西，什麼人，都不輕視。巫士巴蘭（Balala）詩人伊士奇（註四）和邱米（註五）底濟柏爾（註六）——他們大家都預言過救主狄奧尼素，那亞歷山大里亞人，從天上接到命令去閱讀一切的書。聖克力門（註七）吩咐我們改修希臘文字。黑爾馬斯因爲一個他所愛過的婦人底幻像而去惡從善……。」

安東尼。「怎樣的一副權威者底神氣！我看你是在長高來了……。」

（於是希拉里翁底身體的確漸漸地在增高起來；安東尼閉上眼睛，這樣便可以看不見他。）

希拉里翁。「堅定你自己底信仰，良善的隱士。讓我們到那邊去，坐在那石頭上面，像我們幾年前常做的一樣，當黎明的時候，我總向你問候，稱你爲「清晨之明星」——於是你便開始教訓我了。然而我底受業還沒有完全。這月亮給我們足夠的光。我準備聽你底話。」

（他從他底腰帶裏抽出一根沙藤來，於是盤膝坐在地上，手裏仍舊捏着那草紙卷，擡起臉來望着聖安東尼，聖安東尼靠近他坐着，垂着頭。）

在一瞬間的靜默之後，希拉里翁繼續下去：——）

「上帝底話不是用奇事來爲我們證實的嗎？但是法老底巫士行過奇事，別的欺騙者也行過奇事，人因此就可以受了欺騙。而奇事是什麼東西呢？是我們看來出乎自然之外的事情而已。因爲一件事情沒有使我們驚奇，而我們便可以推論下去說我們瞭解了它嗎？」

安東尼。『這沒有關係！我們一定要相信聖經！』

希拉里翁。『聖保羅，柯利振（註八）和許多別人都沒有明瞭聖經底正義；可是如果用譬喻去解釋聖經，它就會變成一小部分，而真理之證實就消失了。我們必須做什麼事呢？』

安東尼。『我們必須信賴教會！』

希拉里翁。『那末聖經是沒有用的了？』

安東尼。『不！雖然我承認舊約裏有些……些模糊的地方。然而新約卻放射着最純潔的光。』

希拉里翁。『但是在馬太福音裏那報告消息的天使顯現於約瑟之前；而在路加福音裏他卻顯現於馬利亞之前。一個婦人爲耶穌抹油，照第一福音是在他底公共的生活底開始的時候；而照另外三部，卻是在他死前數日。十字架上獻給他的飲品在馬太福音裏是葡萄酒和着膽汁；在馬可福音裏是酒和着抹藥。照路加和馬太看，那些門徒們不能帶銀錢和口袋作旅行之用——連拖鞋和俸杖都不能帶；在馬可裏呢。相反地，耶穌叮嚀，他們除了拖鞋和一根棒杖以外不能再帶什麼東西。我因此被攪昏了！』

安東尼（受驚）。『愛，真的……其實……』

希拉里翁。『和一個流血的婦人碰了一下，耶穌回過身來問，『誰碰我底長衫？』那末他不知道是誰碰了他嗎？這和耶穌底「無所不知」抵觸了！如果墳墓有衛兵守着，那些婦人們便用不着爲找不到幫手推開墓石而發急。所以衛兵是沒有的，或者那些神聖的婦人們並不在那地方。在恩美阿斯，他和他底門徒進食，並且叫他們撫摩他底傷處。這是一個人類底肉體，一種物質並且是可以秤重的東西，而它卻能走過牆壁這是可能的嗎？』

安東尼。『這需要時間才能恰當地回答你！』

希拉里翁。『爲什麼他接受聖靈？既然他自己已是聖靈底兒子？既然他就是聖子，他何必再去行洗禮呢？魔鬼怎麼能試探他，既然他就是上帝？你沒有想到過這些事嗎？』

安東尼。『有的！……常常！有時候愚昧，有時候暴怒——它們永遠停留在我底良知裏面。我壓伏它們；它們又站起來了；它們使我悶塞；而且有時候我便覺得我是被咒詛了。』

希拉里翁。『那末服侍上帝對於你是並不需要的嗎？』

安東尼。『我需要常常崇拜他。』

（長久的靜默之後，希拉里翁接下去說）

『祇要撇開教條，一切研究我們都可以做了。你想明白天使底政教，民數記，底價值，原子和變體底理論嗎？』

安東尼。『是呵，是呵！我底想像野蠻地掙扎着要從它得牢獄裏逃出去。這在我看來一定要竭盡我底全力才能成功。譬如說，有些時候，真正一瞬間，短得好像電光之一閃，我竟覺得我自己上升了——於是我又回跌下來！』

希拉里翁。『你將獲得的祕密是那些聖者看守着的。他們住在遠處；他們坐在巨樹之下；他們穿着白衣；他們如上帝一般安靜溫暖的空氣供給他們適當的滋養。豹子在他們四周草地上跑着。泉水之潺潺和野牛之啾啾調和在他們底語聲裏面。你可以聽見他們；於是幽冥之面幕便將揭去了！』

安東尼。（嘆息）『路程遙遠，而我人已經老了呵。』

希拉里翁。『哦！聰明人並不少！有幾個還和你很接近哩——這兒，傳我們進去吧！』

（註一） Cabiri 複名，與火有關係之諸神，為古代許多地方所信仰。他們底意義，性質，都不確定。

（註二） Moloch 腓尼基人所奉之火神。

（註三） Dionysius, Cyprian, Gregory, 三主教。

（註四） Aeschylus 雅典底一個兵士，他又是一個詩人，然而他在戰場上的勇武遠沒有他底著作為人所崇拜。他是第一個

介紹兩個演員到舞臺上來的人，他用適合於他們身份的衣服將他們打扮起來。他底劇本有四十個，可是剩下的祇有七個了。

(註五) Cumae 干巴尼亞 Campania 1 城市。

(註六) Sybil 某種爲神靈感應的婦人，她們底數目不詳，散居各地；而以住在意大利 Cumae 者爲最有名。她迷眩了阿坡羅，並且活到七百歲以上。她常將預言寫在葉子上，放在她底洞口。

(註七) Saint Clement 希臘著名神父，與聖保羅同時。他底哲學的和宗教的著作甚多。

(註八) Origen 希臘作家，他底儀態底漂亮，和他底學問及他底卓越的天才都很著名。他底著作精妙而豐富。在 A. C. 254. 他殉教了。

四

(於是安東尼看見他面前一座巍大的教堂。

光從後方射出來，不可思議得好像百般顏色的太陽。它照耀着那些擠滿在禮堂中心和繞着柱子盤到邊廊裏去的羣衆底無限數的頭——邊廊裏木頭的小間之中，可以看見祭臺，牀，連在一起的藍石小鏡，和畫在牆壁上的星宿。

在羣衆底心中，一簇簇的人固定在他們底地方。有些人站在小凳上揚起手指當衆演說；有些人在祈禱，兩臂伸成一個十字形；另外一些人葡萄酒在鋪道上，或是唱讚美詩或是喝酒；還有些信徒圍坐一桌，舉行他們底聖筵；(註一)殉教者解開他們底綁帶示人傷處；老年人倚住拐杖，重述他們底航行。

有些人是從日耳曼國境來的，有些人是從色雷斯來的，從高盧來的，從西徐亞，從印狄茲來的，雪花在鬍子上，羽毛在頭髮裏，針刺在長衫底縫子裏；有些人底拖鞋積爲黑色，他們底皮膚爲日光所灼焦。服式複雜得不得了，紫帛的外套，亞麻布的長衣，繡花的祭服，水手底帽子，主教底法冠。他們底眼睛奇異地閃光如電。他們底模樣有如劊子手，有如太陽。

希拉里翁走到他們中間去。大家向他行禮。安東尼縮着兩肩，觀察他們。他注意到有許多許多婦人在場。有幾個打扮得和男人一樣，而且頭髮也剪短了。安東尼對她們感到恐懼。()

希拉里翁。『她們是使她們底丈夫從善的基督教婦人。而且，婦人們總是偏向耶穌一方面的，連拜偶像的人也如此，譬如，普洛邱拉，派雷特底妻子，和坡皮亞尼祿之妾，都是的。不要發抖！——來！』

（別的人們繼續地來到。

他們似乎在增加着，在用自己分裂，倍增了他們自己，和影子一般輕飄——不停地造出一派大聲的喧囂，狂熱底呼喊，戀愛底哀號和混雜在一起的小曲與叱罵。）

安東尼（低聲地）。『他們希望什麼？』

希拉里翁。『主說：「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你們……」（註二）他們獲得那些事底知識。』

（於是他將安東尼推到一個有五級階梯的金座前面去，那上面——被九十五個全是瘦瘠的蒼白的抹油的弟子包圍住——坐着先和美泥茲。他和一個天使長一般美麗，和一尊雕像一般固定；他穿一件印度袍子；珠寶在他編辮的頭髮裏閃光；他底右手邊放着一本畫着圖畫的書；他底右手按在一個地球儀上。那圖畫表現的是從前昏眠在混沌之中的動物。安東尼彎過身去細看它們。於是——）

美泥茲 (Manes)

（撥動他底地球儀，使它旋轉，依一隻發着晶瑩的聲音的七弦琴調整他底說話底音調，說道——）

『天神的世界在最高的地方浮世的世界在最低的地方。這是由兩個天使支持着——天使斯普藍笛脫涅司和有六個臉龐的奧冒福勒司。』

『在最高的天堂底頂嶺，那麻木的天帝統治着；下面是面對面，上帝底兒子和黑暗底太子。』

『當黑暗佔到他底王國的時候，上帝從他底精靈裏面吐出一點能力來，這就產生了第一個人；於是他用五行圍繞着他。但是黑暗底惡魔卻偷取了一部份；這一部份就是靈魂。』

『世上祇有一個靈魂，它廣大地散播出去，竟像一條江底水一般，分成了許多支流。這個廣大的靈魂在風中嘆息——在鋸齒下面大理石中間驚呼——在海中吼叫——在無花果樹葉子被撕下來的時候滴下牛乳一般的眼淚來。』

『離開這世界的靈魂便移居到星球上去了，那些星本身便是活潑潑的生物哩。』

安東尼（狂笑出來。）『呵，呵，怎樣的不經的想像！』

一個人（沒有鬍子，一副十分嚴酷的神態。）『爲什麼不經？』

（安東尼剛要回答，希拉里翁低聲告訴他這個問話的人不是別個，卻是那可怕的柯利娘；而——）

美泥茲（繼續下去。）『但是他們起初在月亮裏停留了一會兒，在那地方將他們提淨了。於是他們升到太陽裏去！』

安東尼（慢慢地。）『我不知道有什麼……能阻止我們……相信這個的。』

美泥茲『每一個人底本來的目的就是解釋那囚在事物之中的天堂的光線。它在香料，藥味，暖酒底芳香，那些跟思想近似的輕飄的東西中間，是比較地容易逃出來的。但是生命底活動將它扣留在他底牢獄裏。屠殺者將投生爲一個 *Opide* 某人殺死一個動物，某人就變成那個動物；如果你種植一棵葡萄樹，你自己便被繞繫在它底枝幹上面。食物吸收天堂的光……所以自制吧！節食吧！』

希拉里翁『你看，他們是有節制的！』

美泥茲『肉類裏這東西多，植物裏這東西少。而且那些聖潔者，靠了他們底偉大的功德；從菜蔬裏奪取這輝煌的精靈；於是被解放了，它重新昇到它底來源去了。但是雖然一代一代經過，動物卻將它閉藏在肉裏所以，避免婦人吧！』

希拉里翁『敬慕她們底貞潔吧！』

美泥茲『或者還是設法教她們不生養……』

安東尼『哦——罪惡！』

希拉里翁『這表現了祭司長底邪惡，不錯呵，因此教會將婚姻當作一個聖禮了！』

薩忒涅納斯 (Saturnus) (敘利亞服裝) 『他將宇宙說成一個最悲愁的體系了……天父處罰那些曾經反抗過的天使，命令他們創造世界。基督來，要使猶太人底神，那些天使之一……』

安東尼 『他是天使創造者！』

塞爾多 (Certo) 『他沒有設法殺死摩西，設法欺騙他自己底先知，設法誘惑民眾嗎？——他沒有廣播欺詐和偶像崇拜嗎？』

馬桑 (Marcion) 『一定的，創造者並不是真正的上帝！』

亞歷山大里亞底聖克力門 『物質是永久存在的！』

巴得舍泥 (Bardesanes) (穿着巴比倫道士底服裝) 『這是那七個飄流的幽靈所造成的。』

赫密亞教派 (Hermians) 『靈魂是天使造成的。』

普立息力安教派 (Prescillianists) 『世界是魔王造成的。』

安東尼 (猛退出那圈子) 『恐怖！』

希拉里翁 (挾住他) 『你絕望得太快了！——你誤解了他們底意義！這兒是一位直接受業於聖保羅底朋友，提奧達斯 (Theodas) 的人，聽他底吧。』

(希拉里翁做了一個記號，出現了。)

伐倫泰訥 (Valentinus)

穿一件銀布長袍；他底腦壳頂是尖的；他底語音含着一種哮喘的聲音。

『這世界是一個神在癡狂之中所做的工作！』

安東尼 (低下了頭) 『一個神在癡狂之中所做的工作……』

(長久的靜默以後)『那怎麼會?』

伐倫泰訥。『一切存在的東西和永世之中最完全的乃是地獄，它和思想同居在深淵底子宮裏面。它們底結合便產生了智慧和它伴的便是真理。』

『智慧和真理產出了聖子和生命，它們再產出人類和教會；如此便造成了人個永世!』
(他用手指數着)

『聖子和生命也產生了十個永世——那就是五對人類和教會又產生了十二個——這中間有聖靈和信心，希望和慈悲，全德和睿知——索非亞 (Sophia)』

『這三十個永世之結合構成了靈界 (Pleroma)，或是神之普及。於是原素所放出的能力便好像出口的語聲底回音，好像蒸發的香料底氣流，好像將落的太陽底火焰，永遠繼續地衰弱起來了。』

『但是索非亞想去認識天父，離開了靈界；於是聖子配成了另外一對，基督和幽靈，他們將一切永世重新接合起來，這一切便共同變成了耶穌靈界之花。』

『但是索非亞逃亡出去的努力在虛幻中留下了她底形像——一個邪惡的東西，亞卡羅里斯 (Acharanoth) 救主憐憫她，將她從一切熱情脫身出來，而解放了的亞卡羅里斯底笑容便產生了光；她底眼淚成了水；她底憂愁產生了暗昧的事情。』

『亞卡羅里斯產生得米烏耳歌斯 (Demurgos)——世界之膺造者，天堂和魔王之創造者。他底住處遠在靈界下面——遠得他不能看見它——因此他認他自己是神，他底先知們也如此重述着——「除我以外便沒有神了。」於是他創造人，並且將神靈的種子滴入他底靈魂裏去，這種子就是教會——是靈界所建立的教會底一個反應。』

『有一日亞卡羅里斯想走到最高的境界而和救主接合起來，隱藏在世界之中的火焰將毀滅一切物質，並且吞食自己和人類，變成了純粹的幽靈，和天使們結婚!』

阿利娘。』於是惡魔將敗亡而神底統治將開始了！』

（安東尼喊了一聲，而立刻。）

巴西來低（扶住他底肘節，說道：——）

『至尊的神和一切無限的產物統稱爲阿布拉克塞斯（Abraxas），而救主和他底一切的德性統稱爲考拉考（Kantakou）——或者一排上面加一排，一個忠義上面加一個忠義。』

『考拉考底能力是由某幾句話底幫助而得來的，那幾句話銘刻在瑪瑙英上面以幫助記憶。』
（他指着垂在他頭上的一塊石頭，那上面刻着古怪的文字。）

『於是你將被遷入冥冥之中；而位在一切法律之上；你將輕視一切東西——連德性也輕視！』

『我們聖潔者應該學考拉考底樣去逃避苦痛。』

安東尼。『什麼！連那十字架嗎？』

厄爾克塞教徒（Elkhasites）（穿着風信子色的長袍，回答他。）『我們祖先底苦難和墮落，定讞和壓迫，都由已經來到的教會取消了。』

『我們可以反對那卑賤的基督，那個人——耶穌；然而另外一個基督是應該受人崇拜的——他底人格是在鴿子（聖靈）底翼翅底撫覆之下開展的。』

『光榮的婚禮；聖靈是陰性呵！』

（希拉里翁不見了；安東尼被羣衆帶着，走到——）

可潑克來底教徒（Carpocratians）

（在場的地方他們和婦人們偃臥在紅坐褥上面。）

「在走進那唯一的以前，你須經過一聯禱的境遇和行動。要從黑暗之勢力裏解放出來，你最先必須完成你底工作。丈夫要對妻子說：『對你兄弟要有仁慈』——於是她便吻你。」

尼高來教徒 (Nicolaitans)

(聚集在一大堆冒着熱氣的肉底周圍)

「這是獻給神像的肉底一部份；——分吧！當內心純潔的時候，脫教最允許的。用一切它所要求的東西來鑿足你底肉體。用縱慾底力量來毀滅它！天堂底母親，普魯涅可斯 (Pronikos) 就溺於醜行裏面。」

馬可教徒 (Marcosians)

(佩着金鐮，值錢的香膏和抹藥閃着光)

「加入了我們你可以和幽靈接合！加入了我們你可以豪飲不死之水！」

(其中一個給他看，在氈毯後面，一個生着一個驢子頭的身體。這代表萬軍 (Sabbath)，魔王底父親。他唾棄這個形像表示憎惡。)

另外一個給他看一張很矮的牀，上面撒着花，說道：

「精靈的婚禮快要完成了。」

(第三個，捏一隻玻璃杯子，念着一篇祈禱；——血突然地在這杯子裏面出現了。)

「呵！看這個！看這個！——基督底血！」

(安東尼退避，卻發現一個水池裏有水潑出來往他身上打着。)

赫爾維狄教徒 (Helvidians)

(側身往那裏面跳進去，咕着——)

『用洗禮改過的人是沒有罪的!』

(於是他走過一大堆火，那些亞當教徒在取暖——大家完全赤裸着，模仿天國裏的清白潔淨；他跌拐到。)

麥薩林教徒 (Messalines)

(底身上，他們在鋪道上打滾，入於半眠狀態，呆笨而懈怠。)

『哦！如果你高興，你就把我們壓碎了吧！我們快不動了！工作便是罪，一切職業都是不幸。』

(在這些人後面，是那些下流的。)

佩忒教徒 (Paternians)

(——男人，女人和孩子躺在一堆垃圾上，混雜在一起，擡起他們底醜惡的酒污的臉，高喊着。)

『人身底卑賤的部分是魔王創造的，是屬於他的！讓我們吃喝犯罪!』

(可是突然地。——)

一個人(穿着一件迦太基外套，跳到他們中間來，揮舞着一根皮鞭；一路上猛烈地不分皂白地鞭打眾人。)

『呵！欺騙者！買賣聖職者！異教徒和惡魔！——教派中的蠢賊！——地獄裏的糟粕！這是馬桑，息諾潑斯(註三)底一個水

手，因為亂倫而被逐出教會；——可潑克來底因為做巫士而發配出來；亞伊細阿斯偷了他底妾，尼古拉叫他妻子做娼婦；而

這個美泥茲，他自己稱為菩薩，實在名叫邱波立克斯 (Onbricus) 曾經被蘆葦底尖頭活剝過皮，所以他底皮至今還掛在忒

息豐(註四)底城門上!』

安東尼(認出這人是忒溜良，(註五)衝過去和他聯合起來。)'先生救命救命!』

忒溜良（繼續）

「打破偶像將處女帶上面幕！禱告，節食，哭泣，並抑制你們自己！沒有哲學！沒有書籍！跟從耶穌吧，科學是沒有用的！」

（大家都逃走了；安東尼看見一個女人，替代了忒溜良底地位，坐在一隻石凳上面。）

她嗚咽着，將她底頭斜靠着一根廊柱；她底頭髮散披着；她底身體因為憂愁而衰弱了，裹在一件褐色的長袍裏面。於是他們發見他們遠離着羣衆，祇有他們兩個人相對着，於是一陣靜默，一陣異常的幽寂落下來——好像在樹林之中，當風已經平定了，樹上的葉子突然停止低語的時候。

這女人雖然憔悴，並且蒼白得像岩石所造的墳墓一樣，卻仍舊很是美麗。他們互相凝視着；他們底眼睛傳送着思想之波，轉運着一千種古代的混雜而神祕的東西。終於——

普立息娜（註六）（說道）：「我先在浴房底最後一間裏；街上的隆隆的車聲使我睡着了。」

「突然地我聽見一陣喧囂的人聲。人們在喊着——「他是一個巫士！——他是魔王！」於是那一衆人停在我們底屋前，在厄斯邱雷瑟廟（註七）底正面。我用兩手將我吊到小窗邊。」

「在廟底列柱上，立着一個人，頸裏帶着一個鐵的項圈。他從一隻大盆裏取出燃着的炭來，在他胸上畫着線，同時喊着——「耶穌！耶穌！人們喊道——「這是不法的！讓我們用石頭來擲他！」但是他卻繼續做下去。哦！那種沒聽見過的奇事——它們引攆人們來看花和太陽一樣明朗，在眼前打旋，我聽見我上面一隻金掙在震搖。白晝消失了。我抓住窗欄的手鬆

掉了；我底身體跌了回來，當他領我出去到他家裏的時候……」

安東尼。「然而你說的是什麼人呀？」

普立息娜。「呵，我說的夢退那斯（Montanus）」

安東尼。「夢退那斯死了！」

普立息娜。「這是不確的！」

一個聲音。「不，夢退那斯沒有死！」

（安東尼掉轉身來，看見對過和他相近的一隻凳子上，又是一個女人坐着；她比另外那個更齊整，也更蒼白；她底眼睛下面有一點腫，好像是久泣了的樣子。沒有人問她她就說道：）

馬克西米拉（註八）我們正從塔蘇斯（註九）抄山路回來，在轉彎的角上，我們看見一個人在無花果樹下面，

「他在老遠地方就喊道：「立定！立定！」於是奔到我們跟前來，說着陵辱的話。奴隸們跑掉了；他狂笑起來。馬用後腿站起來，莫羅薩（註十）全吠着。

「他站在我們面前。汗從他額上流下來；他底外套在風中鼓撲着。

「他呼喊我們底名字，責罵我們底工作底浮華，和我們底肉體底無行；他向單峯駱駝揮拳，因為它們底嘴巴下面掛着銀鈴。

「現在他底暴怒使我底臟腑充滿了恐怖，但是另外有一種奇怪的快感卻將我迷住了，將我陶醉了！

「起先奴隸們走來。「主人」他們說，「我們底牲口累乏了。」於是婦人們說，「我們受了驚，」而奴隸們便跑開了。於是孩子們開始哭泣，——「我們餓了。」婦人們因為得不到答覆，她們也不見了。

「他依舊在說話。我覺得有一個人靠近我。這是我底丈夫；但是我祇聽着另外那個人底話。我底丈夫在石堆中膝行到我跟前來，叫道——「你棄絕我，」我回答道：「是的！走你底路吧！」這樣我可以和夢退那斯做伴。」

安東尼。「一個太監！」

普立息娜。「呵！這也使你覺得奇怪，平凡的人！但是馬格達楞（Magdalen）佐罕那（Johanna）馬大（Martha）和蘇散

南（Susannah）並沒有分享救主底臥榻。人們會知道擁抱底瘋狂比知道身體還要清楚。想保護攸斯托麗亞（Eustolia）免災，那主教利益細阿斯（Leontius）將他自己斷手刖足——愛他底情人比愛他底元陽還深。所以，這不是我底錯。索塔斯（Sotas）不能療治我；一個幽靈強勒住。然而這是殘忍的！可是又有什麼關係呵？我是女先知中最末了的一個；在我之後，世

「界底末日便要來了！」

馬克西米拉：「他將他底禮物紛紛擲給我。而且，沒有人像我一般愛他，也沒有什麼人被他愛得像我一般！」
普立息娜：「你說謊我才是他最愛的人！」

馬克西米拉：「不這是我！」

（她們打起架來。在她們底肩膀中間，一個黑入底頭出現了。）

夢退那斯（裹在一件黑色外套裏面，用兩根十字骨鉤住）

「和平吧，我底鴿子們！不能有浮世的快樂，我們卻得到我們底聯合底天上的繁榮。天父底時代之後，是入子底時代，而我就接住了第三個時代，那就能屬於聖靈的時代。他底光降臨到我身上，在那四十天之中，當上天的耶路撒冷在天空中出現了，照耀在佩浦查（Peppusa）地方，我屋子上面的時候。」

「當那皮鞭抽裂着你們的時候，你們是怎樣地帶着痛楚喊着呵！你們熬苦的身體怎樣地投降了我精神的戒律底狂熱！你們怎樣地爲那不可實現的渴望而喪沮！那願望變得那麼有力，竟使你們能夠看見冥界了；而且你們現在竟能夠用肉眼辨識靈魂了！」

安東尼（做一個手勢表示驚嚇）

忒溜良（又出現了，站在夢退那斯旁邊）

「無疑的，因爲靈魂也有一個身體，而沒有身體的東西是不存在的。」

夢退那斯：「想使它更纖細些，我曾經制定了許多苦行，一年三個禁食節，並且每夜單用心來禱告，閉住口，怕呼吸會玷污了思想。我們必須避免二婚，最好是避免一切婚姻！那些天使們自己曾經和婦人們犯過罪！」

雅康教徒（Archontes）（穿着頭髮製成的毛衣）

「救主說：我來破壞婦人底工作！」

退細安教徒 (Tatians) (穿着蘆葦製成的毛衣)。

『她是邪惡之樹。我們底身體不過是皮製的衣服而已。』

(繼續靠着一邊走過去，安東尼遇到——)

維來斯教徒 (Valerians) (伸肢躺在地上，腹下有猩紅的傷痕，赤血濕透了他們底長衫。他們給他一把刀。)

『照阿利娘做過的和我們剛做的做去吧！你怕苦痛麼，懦夫？是不是因為愛惜你底肉體所以不肯做，偽君子？』

(正當他觀察他們在他們背上寫字的時候，在一個血池裏——)

該隱教徒 (Ginifes) (穿着打結的毒蛇，好像他們髮上的絡結一般，走了過來，向他耳朵大叫)——

『光榮歸於該隱！光榮歸於所多瑪！光榮歸於猶大！』

『該隱造成強壯的民族；所多瑪用她底刑罰恐嚇了全球，而猶大使上帝拯救了世界；是呵！全靠猶大沒有他就沒有死亡和贖罪了！』

(他們消失在一羣人底下面，那是——)

塞克謨賽爾教徒 (Circumcelliones) (大家穿着狼皮，戴着荆棘冠，佩着鐵的鏈矛。)

『搗碎果子！弄污泉水！溺死孩子！搶劫快活的富人——那些吃得飽飽的！扑打那妬嫉驢鞍，妬嫉狗食，妬嫉鳥巢的窮人，——和那知道別人全沒有他這麼不幸的苦鬼。』

『我們聖者，要蟲毒，焚燒，屠殺，這樣我們可以從進世界之滅亡。』

『祇有殉教才能得救。我們自己要殉教。我們用鉗子將我們頭上的皮膚撕去；我們將四肢葬送在犁鋤下面；我們將自己投身到爐口裏去！』

『廢除洗禮！廢除聖餐！廢除結婚！全宇宙的永罰！』

(於是教堂裏充滿了激增的憤怒。)

奧德教徒 (Audians) 箭射魔王；科列教徒 (Collyridians) 將藍布擲到屋頂上去；亞利教徒 (Ascites) 葡萄於水器之前；馬柔教徒用油代一個死人行洗禮。靠近亞帕爾教徒 (Appelles) 站着的一個婦人，將一塊圓麪包盛在一隻瓶裏給大家看，好將她底思想更清楚地表示出來。另內一個婦人，在一羣山潑斯教徒 (Sampseans) 中間，向他們分派着她自己拖鞋上的灰塵，好像分派着聖餐一般。在馬可教徒底撒玫瑰的牀上，一對情人在擁抱着。塞克謨賽爾教徒互相死戮；維勒斯教徒喘着殘氣，巴得舍泥唱歌；卡坡克來斯跳舞；馬克西米拉和普立息娜哀哭；那卡帕多細亞 (Cappadocia) 底僞女先知，完全赤裸着，斜倚住一隻獅子，揮舞着三把火炬，呼喊着可怕的降神祈禱文。

廟裏的廊柱來去搖擺着，好像是狂風之中的樹幹；邪符掛在異教首領底頭子上，火焰交叉成十字形；星宿在小禮拜堂裏跳動，牆壁跟羣衆之落潮與上潮一起退動，這中間每一個頭便是一個吼跳的波浪。

但是從這喧鬧底中間卻升起了一片歌聲，耶穌底名字不時地重覆說着，和狂笑夾在一塊。

這些是在那些暴徒之內的歌者；他們大家都用拍手來使歌音合節，在他們中間立着——)

阿利阿 (穿一件教會裏庶務員底法衣)

『和我辯論的那些蠢人假做去解釋那謬妄的事；因為要澈底蠱惑他們，我就編了些那麼滑稽可笑的小曲，竟使磨坊裏，酒店客棧裏和各埠頭上都在背誦它們了。』

『不！一千個不！——人子並不永遠和天父同在，也不是同一種本質！否則他就不會說：「父親，將這杯子拿開了吧！爲什麼你稱我好？祇有上帝是好的！我在我底上帝那裏去，往你們底上帝那裏去！」——和許多別種可以證明他底人性的事情。這事實還可以用他底一切名字來證明：——羔羊，牧人，泉，智慧，人子，先知，道路，基石！』

薩柏力阿 (Sabellius) 『我以爲兩個是相同的。』

阿利阿。『安提阿底議會卻決定了反面。』

安東尼。『那麼什麼是聖書……什麼是耶穌？』

伐倫泰訥教徒。『他是悔悟的亞卡羅冒斯底丈夫！』

塞司涅安教徒 (Sebianians) 『他是挪亞底兒子，瑟謨！』

提異多教徒 (Theodotians) 『他是麥棄洗德 (Melchisedech) ！』

美林教徒 (Merinthians) 『他不過是一個人而已！』

阿坡力內立教徒 (Apolharists) 『他取了一個人底外貌！他假冒爲熱情！』

安息拉底馬塞爾 (Marcel of Ancyra) 『他是天父底發展！』

教皇卡力克斯塔 (Pope Calixtus) 『天父與人子乃是上帝底顯示底兩個情感！』

麥索笛阿斯 (Methodius) 『他先在亞當裏面，後來在人裏面！』

塞爾林塞 (Cerinthus) 『他又要出來了！』

伐倫泰訥。『不可能的——他底身體是天靈的了！』

撒摩撒達 (Sarnosata) 底保羅。『他是在他底洗禮以後才成了神的！』

黑摩其尼 (Hernogenes) 『他住在太陽裏面！』

(安東尼哭泣着，用手遮着臉，異教首領全聯合起來圍着他繞成一個圈子。)

一個猶太人 (紅鬍子，皮膚上有大麻瘋底斑點，走近安東尼帶着憎惡的瘁笑說道：)

『他底靈魂是以掃底靈魂！他害着班爾福來 (Belphorontian) 病。他底母親，賣香料的，不是被一個羅馬兵士，一個

判塞爾勒教徒 (Pantherus) 所誘惑的嗎……！』

安東尼 (突然擡起他底頭來，靜默地望了他們一刻兒；於是勇敢地向他們走去，說道：)

『醫生，巫士，主教，和庶務員，人和鬼，離開我走吧！你們完全是謊言！』

異教首領。『我們有比你更多的殉教者，有更艱深的祈禱文，有更高尙的戀愛之暴發，有和你一般長久的神遊。』

安東尼。『但是你們沒有啓示沒有證據！』

（他們大家立刻將草紙捲，木扎片，皮捲軸，記着文章的儀布，揮舞空中，並且互相推着，擠着，他們大家對安東尼喊。）

塞爾林塞教徒。『請看希伯來人底福音！』

馬桑教徒。『請看主底福音！』

馬可教徒。『夏娃底福音！』

攸克萊替脫教徒（Eucratites）『托馬斯底福音！』

巴西來底。『論靈魂之命運的文章！』

該隱教徒。『猶大底福音！』

美泥茲。『巴可夫底預言！』

年老的亞別翁教徒（Ehionites）

（萎枯如乾屍，他們底眼睛呆滯而灰黯，他們底眉目白得和雪一樣。

在顫抖的聲音中他們說道：——）

『我們認識他，我們看見過他！我們認識那木匠底兒子！我們那時候和他年紀一樣大，我們住在一條街。他常常用泥來塑些小鳥作娛樂，他幫他父親做工，不怕那些尖銳的器具，他爲他母親選擇染色的羊毛線絡。於是他航海到埃及，從那地方帶來了驚人的祕密。他找到吃蝗蟲的人的時候，我們在耶利哥地方。他們用低聲氣談話，沒有人聽得出他們說些什麼東西。然而從那時候起他底名字就開始在加黎利響傳出來了。人們開始說着許多關於他的神話。』

（他們顫抖地說了又說。）

『我們認識他！我們旁人，我們認識他！』

安東尼。『呵，說下去，說他底臉是什麼樣子的？』

忒溜良。『他底臉是凶猛而惹氣；因為他自己負擔了人類底一切罪惡，一切苦難，一切畸形。』

安東尼。『哦，不，我不想像起來，卻是相反，他底整個的人一定有一種比人類底美更偉大的美而顯得十分莊嚴。』

該撒利亞底攸栖比阿斯。(Eusebius of Caesarea) 『真的，在判乃茲，有一座破損的大廈，牆外是野草蔓藤的荒地，靠

牆立着一尊石像，有人說，這是一個患流血而治愈的婦人所豎立的。然而時間咬噬了這雕像底臉，雨水將文字打去了。』

(一個婦人，從那一羣可潑克來底教徒地方走了過來。)

馬塞林娜。(Marcellina) 『我有一次做羅馬城一個小教堂裏的女庶務員，在那地方我常時將聖保羅，荷馬，畢達哥拉

斯(註十一)和耶穌基督底銀像給信徒們看。

『我祇留着耶穌底像。』

(她半拉開她底外套。)

『你要它嗎？』

一個聲音。『我們去看他的時候他便會重現的！這是時候了——來！』

(安東尼覺得有一隻粗野的手抓住他底臂膀將他拉開去。

他在沒有半絲亮光的黑暗中上着階梯，在走了許多級數以後，他發現他自己面前有一扇門。

於是那引導他的人——(這是希拉里翁嗎？——他不知道)——和另外一個人耳語道：『主在來了！』——他們被

准許走進一個房間，天花板很低，沒有傢具。

第一件引起他注意的東西是一個長的血色的蛹，生着一個人頭，頭上是一道光圈，四周有希臘文 *Knophus* 這個字。

這東西放在一根柱身上，柱子由一塊厚大的柱石承着。牆壁上掛的是磨光的鐵質的大獎章，雕出各種動物底頭——一隻

公牛底頭，一隻獅子底頭，一隻鷹頭，一隻狗頭，一隻驢子底頭——還有！

泥製的燈，掛在這些面像下面，散出一種搖動的光。從一個牆孔裏望出去，安東尼看見老遠的月亮照耀在水波上面；他還聽見微弱的勻整的沖盪的水聲，和一隻船壳偶而撞着隄石的沉重的擊聲混在一起。

人們蹲伏着，他們底臉藏在外套裏面。不時地他們作出好像窒息的呼叫一般的聲音來。還有女人，臂膀支在膝上，額頭支在臂膀上，睡着；她們幾乎完全被她們底衣服遮住，看上去竟像一個衣堆離牆放着。靠近她們是半裸的孩子，身上滿聚着蟲虱。他們呆睜睜地望着燈裏的火；一點舉動也沒有；大家在等待着什麼東西。

他們用低聲氣談着家務，或者互相稱贊着他們所用的藥方。他們中間有幾個一定是老早老早就上船的？^{Knophus}的？^{Knophus}的？漸漸變得可怕而不能忍受了。然而異教徒確是太容易上騙了——『這些蠢人竟以為我們真是崇拜 ^{Knophus} 的！』然而有一個弟兄覺得他自己突然被感動了，走到柱前來；那地方放着一隻籃子，籃裏滿是茴香和馬兜鈴。籃面上有一塊麪包。)

感動的弟兄

(展開一張招紙，上面畫的是互相混雜交接的圓柱形底記號，開始祈禱起來。)

『聖靈之光降到黑暗；彼處發一巨聲，似為光之聲音。』

衆人(一致搖擺他們底身體，應道：)

『啓里意拉松！』(Kyrie eleison——上帝，可憐我們吧！——譯者。)

感動的弟兄。『於是以色列底無恥的上帝創造人，由這些東西幫助(指着大獎章)——阿斯托非阿斯，(Astophaios)

阿雷阿斯，(Oraios) 薩波斯，阿道乃，(Adonai) 伊洛伊，(Eloi) 伊阿，(Iao)！

『而人，可憎的，衰弱的，不成形的，無思想的，躺在大地底潭泥上。』

衆人（用哀傷的音調）

『啓里意拉松！』

感動的弟兄。『然而索非亞憐憫他，用她自己底靈魂上的一點光輝使他活潑了。

『於是上帝看見這樣美麗的人，生了憤怒，便將他囚在他自己底國境裏面，禁止他撲觸那智慧之樹。

『可是另外那一個又來救他了。她差一條火蛇到他跟前來，它用了許多詭計，使他反抗那忿恨底法律。』

『而人嚐到了智慧，便明瞭天上的事情了。』

衆人（提高嗓子）

『啓里意拉松！』

感動的弟兄。『但是愛勃得洛斯（Apolonia）爲復仇便將人擲到這多事的世界上來，和火蛇作伴。』

衆人（用很低的音調）

『啓里意拉松！』

（於是大家都不動了，靜默着。

紅葡萄酒底香氣和燈煙混雜在暖和的空氣之中。燈心爆裂作聲；它們底火焰將要熄了，長大的蚊字圍着它們迅疾地

打圈子飛着。安東尼因煩悶底苦痛而嘆息起來，似乎覺得有一個怪物在他四周飛着，似乎覺得有一件罪惡將近造成了。

但是——）

感動的弟兄（用腳跟頓着地板，將手指滑擊作聲，粗野地搖擺着頭，突然唱出一隻忿怒的調子來，合着鏡鉞和一支尖

銳的笛子——）

『來！來！——從你底洞穴裏出來！』

『哦，敏捷者，奔跑不用足的；俘人者，抓人不用手的！』

『彎曲如江，圓圓如日，黑色上加金斑點，好像天穹之繁星如葡萄之藤纏，如臟腑之絞繞！』

『無醞釀的地球底吞食者！永遠地年輕！穩確地敏明！在厄匹多刺斯（Epidaurus）受尊！對人和善！你醫好托勒密王，和摩西底戰士，和邁諾斯底兒子格羅卡斯！』

『來來來！從你底洞穴裏出來！』

衆人（重述）

『來來來！從你底洞穴裏出來！』

（可是沒有什麼東西出現。）

『爲什麼？什麼東西傷害他了？』

（他們在一起商量，謀劃方法。）

一個老年人拿出一塊草泥土當作一份獻禮。於是籃子裏有東西在升高起來。那一塊青翠的東西搖擺着，花掉下了一個蟒蛇底頭顯露出來。

它慢慢地沿着那塊麪包之邊蜿蜒，像一隻圈繞着一個不動的碟子動着——於是它自己展開了，延長出來；它身體極大而且極重。防它觸着地板，男人們將它高舉到他們胸前，女人們將它放在頭上，孩子們將它舉到他們臂膀底高度；而它底尾巴，穿過牆洞，遊移地伸到海底去了。它盤了兩重；它們充滿了屋子；它們將安東尼圍住了！

信徒們（將他們底口緊貼着它底皮膚，互相搶奪那塊它咬過的麪包，高聲喊叫——）

『這是你！這是你！』

『最初被摩西舉起，於是被厄濟濟雪愛斯（Ezechias）打碎，於是被彌賽亞重建起來。他給你喝洗禮所用的水；但是在橄欖園裏你離開他了；於是他自然覺得他自己底柔弱了！』

『在十字架底兩臂和他底頭上扭曲着，將你底濘泥撒到那荆棘冠上，你看見他死去了！因爲你不是耶穌，你——你是』

『聖靈！你是基督！』

（安東尼因爲恐怖而暈厥過去，跌仆在茅屋之前，木片屑底上面，從他手裏滑下來的火炬在這地方微微地燃燒着。

這震動驚醒了他；再張開眼睛，他看見尼羅河在月光下面明亮地波動着，像一條巨大的火蛇圍繞着大地；於是那幻像重復降到他身上了；他沒有離開奧淮教徒（Ophtes）底團體；他們包圍住他，喊着；他看見他們搬行李，上埠頭。他跟他們上了船。

一個不可辨覺的瞬間逝去了。

於是一座監獄底圓頂屋將他罩住了。他面前的鐵柵在蔚藍的背景上畫出黑線來；黑暗中旁着他的人們在禱告和哭泣，另外一些人圍住他們在勸勉和安慰。

外面有一陣陣喃喃的聲音像一大羣人底深沉的警管，有一片光耀好似在一個夏日。

尖銳的聲音叫賣西瓜，冰飲，和草織的坐墊。喝采不時地響傳出來。他聽見他頭上有腳步聲。

突然地聽見一陣悠長的吼鳴，響大而空洞，好像水在溝渠中的吼鳴一般。

於是 he 看見隔着決鬪場，恰恰對面，在另外一間底柵欄底後面，一隻獅子在來來去去跑着，又看見一排拖鞋，赤裸的腿，子和紫色的流蘇。過去是大圈大圈的人們，坐在以次漸高的勻稱的一排排階級上面，他們一立起，那階級便顯得增大了；最低的一圈繞着決鬪場之邊，最高的一圈上面豎立着桅杆，支住那用繩索牽住的張在空中的風信子色的帳篷。階梯向中央輻射，將這些石頭的大圈整齊地分出空行來。凳子被這大羣的看客遮住了——俠士議員，兵卒，平民，尼姑和娼妓——戴着羊毛風帽，披着絲巾，穿着淡紅的長衫，還有值錢的寶石的冠飾，羽毛，官吏底威棒；這一個充塞的羣衆好像一隻巨大的滾沸的酒池一般將它底喊叫和激烈的憤怒把安東尼震聳了，嚇呆了。在決鬪場底中央，祭臺上一隻香瓶在冒着煙。

安東尼這才明白和他在一起的人們乃是被判定丟給野獸吞食的基督教徒。男子們穿着農神底祭司底外套；女子們縛着女穀神底細帶。他們底朋友們將他們底零碎的衣服和銅鐺分配給他們。他們說，要走進這監獄，總得化上許多錢財才

行。然而還有什麼關係呢？他們要等到一切都過去才離開這裏了。

安東尼在這些慰撫者中間注意到一個禿髮，穿着黑色平衣的人：安東尼以前在某地方看見過他。這慰撫者對他們演說這個世界底空虛，和選民底幸福。安東尼內心感到一種神愛底歡喜，他渴望有機會去爲救主而放下他底生命——他還沒有知道他自已算不算在殉教者裏面。

然而大眾——除了一個弗里家人，那長頭髮，舉起兩臂站着的——都有一點悲愁的神氣。一個老年人坐在一隻凳子
上嗚咽，一個少年站在旁邊垂着頭，將他自己浸沉到憂傷的幻想裏去了。

老人（曾經在那豎在十字街頭底角上的密涅發（註十二）底雕像之前，拒絕付出那習例的捐款；他凝視着他底同伴，那神情似乎在說——）

『你們應該救助我！民衆有時候能够設法使他們安穩地生活在和平裏面。你們中間有人也曾得到那些信，僞證某人向偶像獻祭呵。』

（他高聲問——）

『定出法律說到那些投身在酷刑下面的人們應該做什麼事的，不是亞歷山大里亞底不特勒斯（*Petrus*）嗎？』

（於是自語道——）

『呵！在我這般年紀這是多麼慘酷！我底衰弱使我這般無力了！然而我究竟還能活到眼前的冬天，或者更長久一點呵！』

（他回憶到他底小花園，這使他悲傷起來了，他凝視那祭臺。）

少年（他曾用襲釐和攻擊搗亂了阿坡羅底祭祀咕嚕着——）

『逃到山裏去在我不難的！』

（弟兄中一個回答道——）

『然而兵士會捉住你！』

少年。『哦！我會照息普立安（註十三）一般做去——我會回轉來，而第二次我當然更有力量了！』

（於是他想著無限數的他本可以活下去的日子，想着一切他本可以享受而將永遠不能享受的快樂；他凝視那祭臺。但是——）

那穿黑色長衫的人（狂奔到他跟前來。）

『什麼醜話！什麼！你一個上帝親選的犧牲！這些婦人完全看着你！唉，想想你做的事吧！而且，該知道上帝有時候會寵賜一個奇蹟出來。皮翁涅司（Pionias）使他底劍子手底手麻木無力；坡立卡普（註十四）底血撲滅了火刑上面的火。』

（於是他轉向那老人——）

『老伯！老伯！你必須用你底死來薰陶我們！再遲延下去，你一定要做出些失去你底良行底果子的邪事來了。還得知道，上帝底能力是無限的，而且這也許能使一切人們因了你底模範而改惡從善哩。』

（對過那巨大的獸籠裏，獅子在不停地用迅疾的繼續的行動跨着大步前後走着。最後一隻突然望着安東尼吼叫起來，一陣水汽從它底口裏噴了出來。

婦人們靠着男人擠作一團。）

慰撫者（從這個人走到那一個人。）

『如果你被赤鐵所燒炙，如果你被馬所撕分，如果你初判定滿身塗上甜蜜給蒼蠅去吃，你們將說什麼，你將說什麼！像這個樣子不過是一在獵人在深林中被一隻野獸嚇倒的死亡罷了。』

（安東尼情願受一切的這些苦刑，卻不情願死在可怕的猛獸底犀利的爪牙之下；他已經幻想他感受到它們底牙齒和它們底腳爪，他聽見他底骨頭在它們底牙牀之間碎裂底聲音。

一個看守的人走進了地牢；殉教者都顫抖起來。

祇有一個人不爲所動，那弗里里家人，他遠離着其餘的人在祈禱。他焚燬過三座廟宇；他高舉兩臂前進着，張着臉向着天，

不看見他周圍的東西，像一個睡遊的人。）

慰撫者（喊叫。）「回來！回來！否則夢退那斯底幽靈要附到你們身上來了。」

大眾（離開那弗里家人，狂喊起來。）

「夢退教徒永墮地獄！」

（他們侮辱他，唾啐他，互相煽動着去扑打他。）

獅子們用後足站起，互相咬着鬃毛；

百姓。「帶他們到野獸那邊去，到野獸那邊去。」

殉教者頓時嗚咽起來，互相熱情地擁抱着。一杯催眠的酒給了他們。它在一隻一隻手裏迅速地傳遞着。

另外一個看守的人，站在獸籠底門口，等着記號。獸籠開了一隻獅子跑了出來。他用歪斜的步子跨過決鬪場。另外一隻獅子排在他後面；於是一隻熊，三隻大約，和幾隻小豹。他們分散在決鬪場上，好

像牧場上的一羣羊。

一根鞭子底爆響發着回聲。基督教徒蹣跚前行；他們底同宗徒推着他們，好使這事情快些完結。

安東尼閉上了他底眼睛。

他又張開它們。但是黑暗將他包圍住了。

不一會黑暗明亮起來；他看見一片枯瘠的平原，小岡和乳頭一樣地突立着，好像荒棄的採石地上所有的景像。隨處疎

疎落落的一叢一叢灌木在石片中立着，和泥土一樣高；白色的人形，比雲霧還縹緲，俯伏在石片上面。

別的人柔和地，靜肅地來到了。眼睛從長的面幕底罅隙裏閃出光來。因了那輕鬆的隨便的步子和衣服上散出來的香

氣，安東尼知道她們是貴族婦人。其中還有男子，然而地位卻較爲低微；因爲他們底臉龐呆笨而粗鄙。

（其中一個婦人，吸了一口長氣。）

『呵！夜晚底清氣多麼好，在墳墓之間！我對於牀褥填柔軟，白晝底忙碌，和太陽底酷熱是這樣地厭倦了！』
（她底女僕從一隻帆布袋裏取出一個火炬，將它燃着了。信徒們在它旁邊借火燃着了別的火炬，將它們插在墳墓上面。）

一個婦人（喘息着）

『到底我來這兒了！做一個拜偶像者底妻子真是多麼厭煩啊！』

另外一個。『拜訪監獄，和謁見我們底同宗徒，在我們底丈夫看來，全是迷信的事情！我們祇得躲藏起來書十字；他們以為這個是妖魔的咒誓哩！』

另外一個。『和我丈夫在一起這便每天都有一場爭吵。我總不讓我自己屈服於他底野蠻的強求，因此他告發我是一個基督教徒。』

另外一個。『你們可記得路求，那十分美麗的青年，像嚇克忒一樣，腳跟扣在一輛四輪車上，從厄斯啓來因門拖到泰柏山嗎？——他底血怎樣灑遍了兩邊路上的灌木，我曾收集了他底血滴。看吧！』

（她從她底懷裏取出一塊黑色的海綿來，狂吻着它，將身體撲投在石片上面大聲喊道：——）
『呵！我底朋友！我底朋友！』

一個男子。『多米替拉之死到今天恰巧是三年。他們用石子將她擲死在普洛塞匹那底墳墓底另外一邊。我將她底骨頭收集起來，它們在草裏和火螢一般發着亮光。泥土現在將它們蓋住了。』

（他投身到一個墳墓上面。）

『哦，我底未婚妻！我底未婚妻！』

（於是其餘的人全都分散在平原之上——）

『哦，我底姊妹！哦，我底弟兄！哦，我底女兒！哦，我底母親！』

（有幾個跪倒了，用手遮住她們底臉；其餘的人伸開臂膀躺在地上，壓抑着的嗚咽使他們底胸部震動得那麼利害，好像她們底心在因悲傷而破碎了。有時候她們仰視天空，說道——）

『憐恤她底靈魂吧，我底上帝！她是在黑暗底寓所之中憔悴而死的；將你底復活恩准她，使她享受你底光吧！』

（或是眼睛凝視墳石，對死者咕嚕道：）

『安靜吧，愛的！不要苦痛！我給你帶來酒和肉了！』

一個寡婦。『這兒普爾替司（Puritas），我親手做起來的，是你平日所喜歡的東西。用充分的雞蛋和雙料的麵粉！我們要
和往時一樣在一塊兒吃了，不是嗎？』

（她拿起一小片送到她唇邊，突然放肆地瘋狂地笑了。

別的人也像她一樣，咬一點點東西，喝一口酒。

她們互相訴說她們底殉教者底故事；悲傷增高了，祭酒加了倍。她們底流淚的眼睛互相凝視着別人底臉。她們帶着眩
醉和悲傷的說話，漸漸地手觸到手，唇接着唇，她們在酒杯和火炬之間，在墳墓上面，互相尋找着。

天在泛白了，晨霧浸濕了她們底衣服；似乎大家全不認識的樣子，各自分路找回她們底家去了。

太陽照耀着；秀草和牧草長高了一些；平原底表面改變了。

於是安東尼從修竹之間望出去，分明地看見一片灰藍色的圓柱底森林。這些乃是樹幹，完全從一根巨大的樹身上滋
生出來。這棵巨樹底每一根枝幹上，再掛下別的枝幹來，幾乎可以觸入泥土之中；這些縱橫的行列，無定限地繁殖着，如果沒
有那隨處皆是的小小的無花果果子長在它們上面，和那好像楓樹葉子一般的黑色的簇葉，那簡直就像一個巨大的木料工
程了。

他看見枝幹底叉頭上掛着一枝枝黃花和紫花，和好像輝耀的飛鳥底羽毛一般的羊齒。

在最低的枝幹下面，巨羚底角在罅隙中閃着光，明亮的羚羊底眼睛可以看得見；有一羣一羣的鸚鵡；有飛來飛去的蝴

蝶；蜥蜴懶懶地上下爬行着；蒼蠅嚶嚶營營地鳴着；在靜寂之中，有一個聲音可以聽得出，似乎是一個深沉的有力的生命之跳動。

坐在深林底進口處一堆焚屍的積薪上面的，是一個古怪的動物——一個人——滿身塗着牛糞，完全赤裸着，比乾屍還要枯乾；他底關節在那些像棒一樣的骨頭底末梢組成一個個的結。他底耳朵上掛着一球球的甲壳；他底臉很長，他底鼻子像一隻鷲鳥底喙。他底左臂固定地伸在空中，勁直如一根木椿；他在這裏坐了那麼長久，竟使飛鳥在他底長髮裏建了一個巢。

他底焚屍堆底四角上有四堆火。太陽正照在他面前。他睜大了眼睛固定地望着它；於是也不向安東尼望一眼，便問他：

『從尼羅之濱來的婆羅門，看了這些東西你有什麼話要說呢？』

（火焰突然在他四周昇冒起來，穿過焚屍堆底柴梗底空隙；於是——）
這裸體學派（繼續下去。）

『喏！我將我自己埋葬在孤獨之中，好像一頭犀牛一樣。我住在我後面的樹裏面。』
（真的，那巨大的無花果樹有一根枝幹，天生着一個窟窿，約摸有一個人那麼大。）

『我用花與果子滋養我，堅毅地遵守着教訓，連一條狗也沒有看見我吃過別的東西。』

『因為生存起源於腐爛，腐爛起源於欲望，欲望起源於感覺，感覺起源於接觸，因此我避免一切動作，一切接觸，而永遠地——和墓石一般靜止不動，將我底氣從我底兩個鼻孔裏噴出來，兩眼注視着我底鼻子，靜思着我頭腦裏的以太，我四肢裏的世界，我內心裏的月亮——我夢見那偉大的靈魂底本質，那便是生命底諸原素繼續地奔逃出來的地方，像火星從火裏逃出來一樣。』

『這麼着我到底在一切的生命之中找到了至上的靈魂，在至上的靈魂之中找到了一切的生命；我能夠將我底靈魂

造成我底一切官覺了。

「我直接從上天接受知識，好像那隻鳥，卻他卡（Tchakaska）單用落下的雨來解渴一樣。

「我雖然知道這麼些事情，這些事情卻不再存在了。

「我現在是不再有什麼希望，不再有什麼煩惱，沒有快樂也沒有道德，沒有白晝沒有夜晚，沒有你沒有我——絕對虛無了！

「我底嚴肅的端謹使我超越諸神。我底思想一收縮，便足夠殺死一百個王子，足夠廢立神座，顛倒乾坤。

（他用單調的語聲說出一切這些事情。

四圍的葉子皺縮起來。飛跑的老鼠在地上奔過。

他慢慢地轉動他底眼睛，俯視那升冒的火焰。於是繼續說道：——）

「我厭惡形式，我厭惡感悟，我甚至厭惡知識本身，因為思想並不能保存那造成它的無常的事實；而記憶和一切別的東西一樣，不過是一個幻象而已。

「一切產生出來的東西都將滅亡；一切死了的必再生存；甚至現在已經消滅的東西，也將重新寄寓在子宮之中，將重新回到世界上來，悲苦地服侍別的動物。

「可是我既然滾過了包含於神，人和禽獸之下的生存底無限的繁殖底輪迴，我便棄絕更進的狂迷了；我不再去忍受這種疲勞了！我丟棄我這身體底污穢的逆旅，用肉造成的東西，它因腥血而變紅，罩着一張難看的皮膚，滿是醜陋；我得到的報酬乃是，我終於去睡在上帝底最深的深處——絕滅之中了。」

（火焰昇到他底胸前，於是將他包圍了。他底頭昇過火焰，好像穿過一個牆洞一般。他底洞窟似的眼睛仍舊張得很大，凝視着。）

安東尼（站起來。）

（掉在地上的火炬燒着了木片；火焰將他底鬍子燒焦了。

高叫了一聲，安東尼將火踏滅了，祇剩下些灰。他說道：——）

『希拉里翁在什麼地方呢？一刻兒以前他是在這裏的。我看見他！』

『什麼！這是不可能的，我一定弄錯了！』

『可是爲什麼呢？……也許我底屋子，這些石頭，這沙土，並沒有真正的存在吧。我要瘋了！讓我安靜下來！我在什麼地方呢？剛剛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呵！那裸體學派……這種死法在印度底聖者之中是常有的。卡拉諾斯（Kalanos）在亞歷山大面前把自己燒了；在奧古斯都時代另外一個人也同樣做過。要這麼做的人們對於生命必須有着怎樣的忿怒呵！否則，他們竟單是受了高傲底驅使嗎？……然而無論如何他們是有着殉教者底勇氣的……至於後者，我現在很能相信別人告訴我的關於他們所造成的敗德的話了。』

『在那個以前呢？是呵！我現在記得了一羣的異教首領！怎樣的呼叫！怎樣的眼睛！可是爲什麼竟這樣多的肉底叛逆，這樣多的縱慾，這樣多的智慧底反常呵。』

『卻是，他們說他們正是經由一切的這些道路去尋找上帝哩！我有什麼權利去責備他們！——我，一個甚是常常在自己路上跌交的人，我正在也許可以從他們那裏，多學得一些東西的時候，他們去消滅了。那陣旋風太快了；我沒有時間回答他們。現在我覺得在我底悟性之中有着較多的地位和較多的光明了。我現在安靜了。我甚至覺得我自己能够……這是什麼東西？我記得我已經將火撲滅了！』

（火焰在岩石中間遊動；於是突然有一陣語聲——爲嗚咽所破碎和壓抑着的——從老遠的山中傳過來。）

『這是一隻土狼底呼喊，或者一個迷路的行人底哀號嗎？』

（安東尼聽着。火焰移近了。）

他看見一個哭泣着的婦人走來了，靠在一個白鬚的人底肩上。

她穿着一件襤褸的紫袍。他和她一樣不戴帽子，穿着一件同樣顏色的袍子，手裏捧着一個黃銅花瓶，一襲薄薄的藍色火焰從那裏面冒出來。

安東尼覺得一陣恐怖捉住了他，他希望知道這個婦人是誰。

異鄉人西門。『這是一個小姑娘，一個可憐的孩子，我隨便什麼地方都帶着她跑。』

（他擎起那黃銅花瓶。）

安東尼憑着那動搖的火焰底光去觀察那女孩子。

她底臉上有咬嚙底創痕，她底臂上有鞭笞底傷跡；她底蓬亂的頭髮在她底破衫底裂縫中打起結來；她底眼睛對於光好像沒有感覺一般。

西門。『有時候她就這麼個樣兒長久久不話一句話；於是她突然蘇醒了，議論些驚人的事情。』

安東尼。『真的嗎？』

西門。『恩諾亞；恩諾亞！——告訴我們你要說的話吧！』

（她溜轉她底眼睛，好像一個人剛從夢裏醒過來似的，用手指慢慢地在她底額角上一抹，用悲哀的聲調說道：——）
海倫那（恩諾亞）

『我記得遠處有一塊地方，是翡翠色的。祇有一棵樹在那地方長着。』

（安東尼驚異。）

『在它底每一層遠伸的臂幹上面，有一對幽靈住在空中。樹枝交叉地圍繞着它們，好像人體上的脈管；它們觀察那永久的生命循環着，從深陷到黑暗裏面的根柢，一直到長得比太陽還高的多葉的樹巔。我住在第二層枝幹上面，用我底臉龐照耀夏之夜晚。』

安東尼（輕擊己額——）

「呵呵！我明白了！她底頭……！」

西門（手指加在脣上——）

「閉嘴！」

海倫那。「風將帆吹得滿滿地；船身破沫而進。他對我說道：『我磨難我底國家算什麼，我失去我底王國算什麼！你將屬於我，住在我底屋子裏了！』」

「他宮殿裏的莊嚴的內室是多麼甜蜜呵！睡在象牙牀上，他撫摩我底頭髮，同時熱情地歌唱着。」

「甚至在黃昏，我還看見那兩座營帳，那燒着的烽火，攸力栖茲（註十五）在他底營帳底門口，武裝的阿溪里（註十六）駕着一輛兵車沿着海灘跑。」

安東尼。「喲！她完全是瘋的！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西門。「閉嘴！閉嘴！」

海倫那。「他們用油膏塗抹我，將我賣給人民，使我娛悅他們。」

「有一天晚上我手裏握着一把雪司脫命（註十七）站着，在爲幾個跳舞着的希臘水手奏樂。兩瀉在酒店底屋頂上面好像一片瀑布；盛着熱酒的杯子在冒氣。」

「一個男人突然進來了，雖然並沒有開門讓他過身。」

西門。「那便是我！我又找到你了！你看她，安東尼，這被他們稱爲息澤（Zigeh），恩諾亞，巴比洛（Barbalo），曹郎涅可司（Pronikos）的人，管轄世界的諸幽靈妬嫉她，他們將她囚在一個女人底身體裏面。」

「她便是推來底海倫，她底記念爲詩人斯忒息科刺斯（註十八）所咒詛。她是被一個國王行過無禮的貴族婦人琉克里西亞（註十九）她是剪斷參孫底頭髮的大利拉……她愛姦淫，偶像崇拜，說謊和愚昧。她賣淫給一切民族。她在一切的正

字街頭歌唱。她吻過一切男子底臉。

『在太爾，她這敘利亞人是強盜底女王。她和他們長夜暢飲，她將刺客藏在她底溫暖的牀裏。』
安東尼。『呵這跟我有什麼關係？……』

西門（暴怒的神態——）

『我告訴你我將她救了出來，將她重立於她舊日的光榮之中；以致岐茲·愷撒·加力荷拉（註二十）被她迷住，希望和月亮同睡。』

安東尼。『後來怎麼樣呢？……』

西門。『這呢，她自己就是月亮呵！主教克力門沒有寫過她被囚在一座塔裏嗎？三百個人圍繞着塔望着它；月亮在每一個牆眼裏同時都可以看見，雖然世界上祇有一個月亮，祇有一個恩諾亞！』

安東尼。『是呵……這個我似乎記得……』
（他沉入幻念之中。）

西門。『和爲男子而死的基督一樣無罪，她將她自己獻身於女子。耶和華底無能既然已經被亞當底犯罪所證實，我們必須揮去那違反萬物法則的舊法底束縛。

『我宣講復活，在以法蓮，在以薩伽，在比查急流之旁，在豪里湖之後，在馬哲多流域之中，諸山嶺過去，在波司特拉和大馬色，讓他們一齊到我這兒來，被酒遮蔽的人，被污穢遮蔽的人，被腥血遮蔽的人，我要用希臘人稱爲密涅發的聖靈去除掉他們底不潔。她就是明納伐！她就是聖靈！我乃是米匹特，阿坡羅，基督，救主，上帝之大權，投身在西門這個人底肉身裏面！』

安東尼。『呵這是你……這麼便是你了！可是我知道你底罪！』

『你生在撒馬利亞附近吉託亞地方，你底第一個主人杜息忒司趕開你。你呢罵聖保羅，因爲他使你妻子中的一個棄邪從善，並且被彼得所征服，因爲在忿怒和恐怖之中，你將那藏着你底詭計的袋子丟到波浪裏去了！』

西們。『你歡喜它們（詭計）麼？』

（安東尼望着他，一個輕微的聲音在他心中低語——『爲什麼不？』）

西門（繼續說道）

『凡是明瞭自然底力量和靈魂之本質的人，一定能够表現奇蹟。這是一切聖者底夢想；這還是此刻正在咬嚼你的慾望——招認吧！』

『在羅馬人民萬眾之前，我飛到天空中去，高得他們看不見我底行動。尼祿下令我應該斬首；可是替代我底頭而掉下來的乃是一個羊頭。終於他們將我活埋了；可是到第三天我又站起來了。你看見我在你底面前便是一個證明呵！』

（他伸出他底手來給安東尼嗅。手上有屍肉底臭味。安東尼憎惡地退縮了。）

『我能够使銅蛇扭曲；我能够使大理石像作笑；我能够使狗說話。我要給你看巨量的金子；我要重立諸國王；你將看見諸民族蹲伏在我底面崇拜我！我能够在雲霞和水波之上行走，我能够穿山，我能够變成一個少年，變成一個老人，變成一隻老虎，變成一匹螞蟻；我能够變成你底模樣；我也能够使你變成我；我能够使雷電跟我。你聽見嗎？』

（雷聲轟隆，接着便是閃閃的電光。）

『這是至高者底聲音；因爲「主你底上帝是一團火」而一切創造都是從萬物底火心裏出來的火星所造成的。』

『你現在還可以接受它底洗禮——耶穌所宣布的第二次洗禮，就是在某日暴風雨中窗門開着的時候降到使徒們身上的。』

（慢慢地用手攪起火焰，像是預備拿來灑洗安東尼似的，他繼續說道：——）

『慈悲的母親，你發現一切祕密，使我們得在第八星宿之中休息……』

安東尼（高喊——）

『哦！我祇要一點聖水……』

（火焰熄了，冒出許多煙來。

恩諾亞和西門不見了。

一片非常寒冷的糝糊的濃霧充塞空間。）

安東尼（像一個瞎子似地伸手摸索——）

『我在什麼地方？……我擔心我掉在深淵裏了！那十字架一定遠離着我吧！呵！怎樣的一個夜！怎樣的可怕的一個夜呵！』

（一陣狂風將霧吹開了；安東尼看見兩個披着長長的白色的外衣的人。第一個人身軀魁偉，面貌慈祥，態度莊嚴。他底美麗的頭髮，和基督底頭髮一樣分梳，披在他底兩肩上面。他將握在手裏

的一根咒棒丟在一旁；他底同伴拾了起來，行了一個東方人底式樣的稽首禮。

這後者身材細小，姿態蠢笨，鼻樑扁塌；他底頸項和兩肩表現着良善的粗樸。

兩個人全赤足科頭，滿身塵埃，像經過長途跋涉的人。）

安東尼（驚起——）

『你們尋找什麼東西？……離開這裏！』

達米司（註二十一）（那小人）

『不，不要動怒，好隱士。說到我尋找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這裏是基督！』

（他坐了下來。另外一個異客依舊站着靜默。）

安東尼（問）

『那末你們從……？』

達米司。『哦！從遠方來——老遠的地方！』

安東尼。『而你們往……？』

達米司（指着另外那個人。）

「他所歡喜的隨便什麼地方！」

安東尼。「然而他是誰呢？」

達米司。「仔細看看他！」

安東尼（一旁私語。）

「他像一個聖者！假使我敢……！」

（霧完全消失了。夜很清明。月亮照耀着。）

達米司。「你在夢着什麼，你不說話了？」

安東尼。「我剛在想……」（註二十二）我沒有什麼！」

達米司（走到阿坡羅尼阿斯跟前，繞着他走了好幾個圈子，彎着身子，便永不攙起頭來——）

「基督，這裏是一個加黎利聖者，他想知道智慧之起源。」

阿坡羅尼阿斯。「叫他走過來！」（安東尼躊躇。）

達米司。「走過來！」

阿坡羅尼阿斯（發聲如雷——）

「走過來！你要知道我是誰，我做過什麼，和我想過什麼——是這樣嗎，孩子？」

安東尼。「常時以爲這些事情能幫助我靈魂之得救。」

阿坡羅尼阿斯。「快樂吧！我要將它們告訴你了！」

達米司（低聲對安東尼說——）

「這是可能的嗎？他準定在頭一眼就看出你對於哲學的異常的敏慧了。我也要努力從他底教訓裏面享到益處哩。」

阿坡羅尼阿斯。『最先，我要告訴你我所走過的求得教條的長程；如果你能在我一生之中尋出一件罪惡的行爲，你就叫我停止說話，因爲人底行爲中有錯誤，他底談話便容易惹起反感。』

達米司（對安東尼說。）

『多麼正直的一個人呵！不是嗎？』

安東尼。『真的，我相信他是忠誠的。』

阿坡羅尼阿斯。『我出世的那一晚，我底母親幻念她在一個巨湖之濱摘花。電光閃爍，天鵝對她奏樂，就在夢裏她將我送到世上來了。』

『在十五歲以前，我每日三次投身在阿司倍迭斯泉水之中，這水是能够使僞誓者患水腫病的；我用盎尼開（Onyza）底葉子摩擦我底身體，使我純潔。』

『有一天晚上，一個帕爾邁刺公主來找我，她願意將藏在墓中的財貨獻給我。獻身於岱雅那的廟奴因爲絕望使用殺牲的刀將她自己殺死了；西里西亞底總督發現他底一切的許諾對於我全沒效用，便對我底家屬大喝，他要致我底死命；然而祇有三天以後，他自己卻給羅馬人暗殺了。』

達米司（以肘輕觸安東尼。）

『呃？我沒有告訴你嗎？怎樣一個人呵！』

阿坡羅尼阿斯。『以後四年我保持着畢達哥拉學派底無間斷的靜默。最突然的和最意外的痛苦永不能勒取我一聲嘆息；當我照例地走進戲院的時候，大眾全避開我了，好像避開一個鬼怪一樣。』

達米司。『你能做到這麼許多事情嗎——你？』

阿坡羅尼阿斯。『我底苦難時期完成以後，便從事教訓教士關於他們所失去的傳統。』
安東尼。『什麼傳統？』

達米司。『別打擾他靜默着！』

阿坡羅尼阿斯。『我會和恆河底婆摩學派談話，和迦勒底底占墨家談話，和巴比倫底巫士，和高盧底督伊德教徒，（註

二十三）和黑人底教士談話！我會登十四奧林比亞；我會測量西徐亞諸湖；我會測量沙漠底廣闊！』

達米司。『這些話完全是真確的！那時候我和他在一起呵！』

阿坡羅尼阿斯。『然而最先我會觀光赫揆尼亞海（註二十四）周遊了一遍；於是走巴洛馬梯（Barometi）底鄉下那

條路，那就是埋葬名馬標塞法拉斯（註二十五）的地方，到了尼尼微城。在城門口一個人走到我跟前來……』

達米司。『我——正是我良善的先生！我自始就愛上你了。你比一個少女更溫柔，比一個神更美麗！』

阿坡羅尼阿斯（沒有聽他底話）

『他要求陪伴我，做我底舌人。』

達米司。『然而你回答說任何方言你都精熟，並且能够推斷一切別人底思想。於是我吻你外衫底邊緣，從此跟在你後

面走。』

阿坡羅尼阿斯。『過了忒息豐，我們走進了巴比倫底領土。』

達米司。『州長看見一個人這樣蒼白，驚呼起來了。』

安東尼（一旁自語）

『這是什麼意義呢……？』

阿坡羅尼阿斯。『在用星座裝飾的大廳之中，靠近銀製的寶座之旁，那國王直立着迎接我來；從圓屋頂上，用看不見的

線掛下四隻龐大的金製的鳥，翼翅展開。』

安東尼（幻夢似地）

『在這個世界上這些事情是可能的嗎？』

達米司。『呵！那才是一個城！那巴比倫！那地方每一個人都是富有的！房子都繪成藍色，門是青銅製的，階梯下降到江邊。（用他底棒在地上畫着線條）

『像這個樣子，你看見嗎？這裏是廟宇，這裏是方場，這裏是浴池，這裏是水槽！那些宮殿底屋頂是用紅銅鋪的，宮殿裏面……呵！你如果能够瞭解呵！』

阿坡羅尼阿斯。『北城牆上有一座塔，塔上還有一座塔，塔上還有一座塔，還有一座塔，還有一座塔，一共有八座塔！第八座塔是一個小禮拜堂，裏面有一張牀。除了教士選出的獻給神俾拉斯（註二十六）的婦人之外，誰都不能進去。我卻由巴比倫國王底命令住在裏面了。』

達米司。『我呢，他們絲毫也不加以注意！因此我總是一個人走在街上走。我使我自己注意人民底風俗習慣；我參歡那些手工廠；我考察那引水進花園的巨大的機器。然而我不久便耐不住跟基督隔離了。』

阿坡羅尼阿斯。『終於他們離開了巴比倫；正當我們在月光之下趕路的時候，忽然看見了一個恩普薩。（註二十七）』

達米司。『噢，真的！她跳上她底鐵蹄，她好像一隻驢子一般嘶鳴着；她在巖石之間奔馳着。他對她大喝咒語，她便消滅了。』

安東尼（一旁私語。）

『他們底動機是什麼呢？』

阿坡羅尼阿斯。『在塔克息拉（註二十八）那佈置五千座砲臺的都市之中，恆河之王，弗老而梯（註二十九）給我看他底身材五邱比的黑人衛隊，和那住在花園裏綠色錦緞的大幕之下的一頭巨象；那些女后們將香水灑到它身上取樂。這便是坡刺斯（註三十）底象，在亞歷山大死後它便逃走了。』

達米司。『後來又在一個樹林裏找到了。』

安東尼。『他們底話實在太勞叨了，簡直像喝醉了酒的人！』

阿坡羅尼阿斯。『弗老而梯請我們在他自己底桌旁就座。』

達米司。『多麼奇怪的一個國家呵！當他們宴會遊樂的時候，一個孩子在跳舞，那些侯爵便向他腳下射箭取樂。可是我卻不贊成。……』

阿坡羅尼阿斯。『當我預備離開的時候，那王給了我一柄陽傘，並且對我說道：『我有一羣白色駱駝在印度河。你不要用它們的時候，吹口氣進它們底耳朵，它們就會來了。』

『我們沿江而下，夜間火蠅在竹林中閃爍。我們就憑它們底光行步。奴隸唿嘯着趕開大蛇；我們底駝駱彎下身子，當它們走過樹枝下面或走過矮門的時候。』

『有一天一個黑孩子，手裏捏一根金的天使杖，率領我們到聖者大學去。他們底領袖伊阿卡司（Iarchas）對我說起我底祖先，將我底思想，我底行動，我底生存，完完全全告訴我。過去的時候他乃是印度河；他說我以前曾是尼羅河上的船夫，在塞索斯特立王（註三十一）時候。』

達米司。『我呢，他們絲毫也沒有對我說起；因此我不知道我從前是什麼人或什麼東西。』

安東尼。『他們有一種漠然的態度和陰影一樣。』

阿坡羅尼阿斯。『在海邊我們遇到貪飲牛乳的辛諾塞法利人（註三十二）他們正遠征了塔普洛巴納（註三十三）回來。微溫的波浪將金色的珠子滾到我們足前來。琥珀在我們足下破裂作聲。鯨魚底骨節在懸崖底罅隙之間漂白。終於大地狹窄如一隻草鞋；我們向太陽灑了幾滴海洋之水以後，便向右折轉回來了。』

『在回轉的路上，我們走過香料之土，走過恆河人之國，走過科馬利亞（註三十四）海角，薩卡信徒（Sachalites）之國，阿德藍信徒（Adramites）之國，荷馬信徒之國；於是越卡散（Cassanian）諸山，渡紅海，走他帕卓斯島（註三十五）經過侏儒國，我們進了愛西屋皮亞（註三十六）』

安東尼（自語）

『這世界多麼大呵！』

達米司。『回家以後，我們才發現從前我們認識的人都已經死了。』

（安東尼垂下他底頭，靜默。）

阿坡羅尼阿斯（繼續）

『於是全世界的人都開始談論我了。』

『瘟疫蹂躪以弗所；我教他們在那地方用石頭擲死一個年老的乞丐。』

達米司。『瘟疫立時便消滅了。』

安東尼。『什麼！他趕走疫癘嗎？』

阿坡羅尼阿斯。『在奈達斯（註三十七）我治愈了一個被維那所蠱惑的人。』

達米司。『噫！一個蠢貨，他曾發誓要和她結婚哩！戀愛一個女子至少是可以理會的；然而戀愛一個彫像——多麼！基督』

將他底手放在這青年底心上，於是那戀愛之火便立刻消滅了。』

安東尼。『怎麼！他曾趕掉魔鬼嗎？』

阿坡羅尼阿斯。『在他林敦（註三十八）他們將一個少女底屍身擡到焚屍堆去。』

達米司。『基督用手輕捫她底嘴唇；她便站起來並且呼喊她底母親了。』

安東尼。『什麼！他使死者復活！』

阿坡羅尼阿斯。『我向惠思葩西安（註三十九）預言他可以繼位。』

安東尼。『什麼！他預言未來！』

達米司。『在科林斯有一……』

阿坡羅尼阿斯。『是我跟他在一起就餐的時候，在貝宜（註四十）河濱……』

安東尼。『請原諒兩位客人——時候不早了……』

達米司。『在科林斯有一個青年名叫孟尼普斯……』

安東尼。『不！——你們走吧！』

阿坡羅尼阿斯。『一隻狗走進來，嘴裏啣一隻斬斷的手。』

達米司。『有一天晚上在城外他遇見一個婦人。』

安東尼。『你們不聽見我底話嗎？』

阿坡羅尼阿斯。『他迷亂狼狽地在長椅之間繞圈子……』

安東尼。『够了！』

阿坡羅尼阿斯。『他們設法趕走他。』

達米司。『因此孟尼普斯便跟她一陣走到她屋裏去，他們互相愛上了。』

阿坡羅尼阿斯。『他用尾巴輕擊那鑲木細工的鋪道，將那斬斷的手放在夫雷維阿斯（註四十二）底膝上。』

達米司。『然而第二天早晨，在學校裏上課的時候，孟尼普斯蒼白了。』

安東尼（忿怒地突然躍起。）

『依舊說不完呵！就讓他們說下去吧，說到他們疲倦的時候，好在沒有……』

達米司。『基督對他說道：「哦，美麗的青年，你撫弄一條大蛇，你被一條大蛇所撫弄！婚禮在什麼時候舉行呢？」我們大家去參加婚禮。』

安東尼。『我一定弄錯了，去聽這樣的故事！』

達米司。『僕人們在走廊中匆匆地來去，去門一直有人開着；然而腳步和關門都沒有聲音。基督將身站在孟尼普斯旁邊。因此新娘忿怒哲學家了。然而金的盛器，司酒人，廚子，廚頭，都不見了；屋頂往後退縮，在空中消滅了；牆壁塌倒了；阿坡羅尼阿斯一個人站着，那婦人在他足旁淚眼盈盈。她乃是一個滿足美麗的年輕人底慾望因而吞食他們底肉身的吸血鬼，因

爲這種妖怪最喜歡的東西便是熱情的青年底鮮血。」

阿坡羅尼阿斯。「如果你喜歡學習藝術……」

安東尼。「我什麼東西都不想學習！」

阿坡羅尼阿斯。「在我們走到羅馬城門的同一個晚上……」

安東尼。「哦是的！——還是對我說教王之城吧！」

阿坡羅尼阿斯。「一個喝醉了酒的人招呼我們，他在低聲唱着歌。這是尼祿底祝婚歌；如果有人聽見這個歌漠然不動，他便有力量使他死亡。他肩上負一隻盒子，裏面是一根從那皇帝底三角豎琴上取下來的絃子。我聳一聳我底肩。他向我們惡罵。於是我解開我底束腰，將它放在這隻手裏。」

達米司。「真的，你實在是最粗忽的人了！」

阿坡羅尼阿斯。「那天夜裏皇帝召我到他的屋子裏去。他正在和斯波勒司 (Sporus) 玩小骨牌 (Osselets) 左臂靠在一張瑪瑙桌子上。他掉轉身來，聲額詰問道：你爲什麼不畏懼我呢？」「因爲，」我答道，「使你可怕的上帝，也使我勇敢了。」」

安東尼 (自語)。

「有一件不可解釋的東西，使我恐怖！」

(靜默)

達米司 (用尖銳的聲音打破了靜默)。

「而且，全亞細亞都能告訴你……」

安東尼 (突然躍起)。

「我病了！別打擾我吧！」

達米司。「可是你聽着，在以弗所，他看見他們殺死住在羅馬的杜密善。」

安東尼（強笑。）『這是可能的嗎？』

達米司。『是可能的。十月十四日正午，在戲院裏，他突然高聲喊道：「愷撒被暗殺了！」並且時時繼續絕叫道：「他在鋪道上打滾……哦！他在怎樣地掙扎……他站起……他設法逃……門全關緊了……呵！完了！他死了！」而事實上提多·夫雷維阿斯·杜密善確是在那一天被人刺死的，你總知道吧。」

安東尼。『沒有魔鬼底幫助……一定地……』

阿坡羅尼阿斯。『他曾設法處死我哩，就是這個杜密善！達米司聽我底命令逃走了，剩我一個人留在我底牢獄裏面。』

達米司。『你底可怕的剛毅呵，這是公認的！』

阿坡羅尼阿斯。『大概在第一小時，兵士將我帶到法庭上去。我已經將我底演說稿預備好藏在我底套外下面了。』

達米司。『我們其餘的人都在坡促奧利（註四十二）底海濱；我們以為你是死了；我們大家哭泣起來，那時候是第六小時，你卻突然在我們面前出現了，說道：「是我。」』

安東尼（自語。）『就是他（指耶穌）也……』

米司達（很大的聲音。）『絲毫不錯！』

安東尼。『哦！不！你說謊！不是嗎？——你說謊！』

阿坡羅尼阿斯。『他從天上下來。我卻憑藉我底德性底力量向天上昇去，這力量一直將我舉到萬物之原素底高度上去了！』

達米司。『他誕生的地方，泰耶納，（註四十三）爲他建了一座廟宇，並且組織了一個教士團。』

阿坡羅尼阿斯（走進安東尼，對着他底耳朵大喊——）

『這因爲我知道一切的神，一切的教儀，一切的禱告文，一切的神諭！我會走進阿坡羅尼底兒子，特洛福尼阿（註四十四）底洞穴！我會爲敘拉古婦人搓捏她們帶到山上去的餅子！我會忍受密司刺（註四十五）底八十件試驗！我會用我底心緊貼

住薩巴昔阿斯（註四十六）底蛇！我曾接受刻俾利（Kobri）底圍頭巾！我曾浴息柏利（註四十七）于干巴尼亞海灣之水！我曾撒摩特喇（註四十八）底洞窟之中住過三個月！

達米司（呆蠢地笑。）

「哈哈！在美好的女神底隱秘祭中！」

阿坡羅尼阿斯。「現在我們重新開始我們底朝山了。」

「我們要到天鵝底雪底北地去。在那浩闊的白色的平原上面，盲目的喜坡普次（註四十九）人用他們底足尖剝破海外的樹木。」

達米司。「快點！天明了。雞已經啼，馬已經嘶，帆已經升起了！」

安東尼。「雞沒有啼！我聽見蝗蟲在沙灘上叫，我看見月亮還在她底位置上。」

阿坡羅尼阿斯。「我們到南方去，越山嶺，涉大川，在馨香之中尋求戀愛底秘密的泉源。你可以吸到使弱者死亡的沒藥底香氣。你可以在裘諾尼亞島（註五十）上的玫瑰油之湖中洗身。你可以看見那蜥蜴酣睡在櫻草上面，每隔一百年，當它額頭上的紅玉成熟了掉在地上的時候，便醒來一次。繁星跳動得好像眼睛；小瀑布歌唱得好像七絃琴底美曲；盛開的花吐出奇妙的醉人的熱豔；在那種空氣之中，你底意志將逐漸廣大，你底心將起變化，甚至和你底臉龐一樣。」

達米司。「基督是時候了！風已起，燕子已醒，桃金娘底葉子吹散了。」

阿坡羅尼阿斯。「是我們走吧！」

安東尼。「不！我留在這裏！」

阿坡羅尼阿斯。「要我告訴你起死回生的樹巴立司（Balis）產生的地方嗎？」

達米司。「不！還是問他吸取銀子，鐵和青銅的奧特洛馬斯（Androdamos）吧！」

安東尼。「哦！我多麼苦痛！我多麼苦痛呵！」

達米司。『你將瞭解一切生物底聲音，吼叫與鳴！』

阿坡羅尼阿斯。『我將你能够駕馭獨角獸，龍，半馬半人的怪物，和海豚！』

安東尼（哭泣）。『哦……哦……哦！』

阿坡羅尼阿斯。『你將知道住在巖窟裏面的妖魔，知道在樹林之中喋喋密語的妖魔，在波浪中遊動的妖魔，和推動雲霞的妖魔！』

達米司。『紮緊你底東腰，扣緊你底草鞋吧！』

阿坡羅尼阿斯。『我將解釋給你那天神底體態原因——爲什麼阿坡羅站着，爲什麼朱匹特坐着，爲什麼維那在科林斯是黑色的，在雅典是帶方形的，在巴法（註五十一）是帶圓錐形的。』

安東尼（兩手緊握）。

『請他們走吧！請他們走吧！』

阿坡羅尼阿斯。『我將在你底面前撕下諸神底甲冑；我們要打開聖殿，我將使你能够強姦派吞乃斯（註五十二）』

安東尼。『救命哦，我底上帝！』

（他向十字架衝去。）

阿坡羅尼阿斯。『什麼是你底慾望？什麼是你底夢念？你祇要將必須想到它的那一點時間貢獻出來……』

安東尼。『耶穌！耶穌！幫助我！』

阿坡羅尼阿斯。『你是希望他出現嗎，你底耶穌？』

安東尼。『什麼能够！』

阿坡羅尼阿斯。『會是他！——沒有別人！他將除去他底冠冕，於是我們面對面談話！』

達米司（低聲）。

『你說你的確希望吧！你說你在希望着！』

（安東尼跪在十字架之前，低誦禱告文。達米司繞着他走，做着誘惑的姿勢。）

『不要，不要！良善的隱士呵，不要恐懼吧！這些不過是從東方人借來的誇張的語言而已。那是無論如何不需要……』

阿坡羅尼阿斯。『讓他一個人去吧，達米司！』
『他好像一個野蠻人一樣，相信萬物底真實。對於諸神所抱的恐怖使他不能瞭解他們；他將他自己底上帝貶落品格和一個妬嫉的國王不相上下！』

『可是你，我底兒子，不要離開我！』

（他移步到懸崖底邊緣上，向後退，走過絕壁之邊，懸在空間。）

『在一切形體之上，在地球盡頭還要過去，越過諸天，是理想之世界，充滿着聖子底光輝！跳一下，我們就可以遊歷這個空間，你看見他底一切的無限性，那永久（Eternal），那絕對（Absolute），和上帝（God）——按上二字在英語中亦爲上帝——來將你底手給我！我們昇上去吧。』

（並立着，兩個人慢慢地穿過空間向士昇去了。安東尼攀住十字架，望住他們昇着。他們不見了。）

（註一） Agape 古耶穌教徒之會食。

（註二） 約翰福音十六章十二節。

（註三） Sinopur 小亞細亞一海口。

（註四） Ctesiphon 亞細里亞一村莊。

（註五） Terullian 迦太基基督教作家，他底著作富於想像，精於修辭，明於論理。

（註六） Priscilla 一個婦人，她底夫婦的情愛爲 Domitian 皇帝時代之詩人 Statius 所歌頌。

（註七） Esculapins 希臘人稱爲 Asclepius，是醫術之神。

- (註八) Maximilla 一過婦人，後因邪淫而被活埋。
- (註九) Tarsus 西里西亞(Chilicia)之大城市。
- (註十) Molossi Molossia國之狗，國名從國王 Molossus 之名得來，其人民亦稱 Molossia 或 Molossis。Molossia 之狗
 尚很著名的。

(註十一) Pythagoras 一個著名的希臘哲學家。他相信靈魂之輪迴，因此他說他做過歷史上許多人物。他在意大利聚集三百個弟兄，研究宗教和哲學，他們底關係是祕密的。

(註十二) Minerva 羅馬智慧之神，才藝之神。

(註十三) Cyprian 本是異教徒，後改信基督教，並且做了主教，在 A. D. 258 他殉教了。

(註十四) Polycarp 著名希臘作家，後來做了主教，於 A. D. 167 被處焚死於 Smyrna。

(註十五) Ulysses 即希臘人所稱的 Odysseus，是 Trojan War 中的一個大英雄。

(註十六) Achilles 荷馬之 Iliad 詩劇中之英雄。

(註十七) Sistrum 古埃及人之金屬樂器。

(註十八) Soterichorus 希臘抒情詩人。他是第一個寫出馬和牡鹿底寓言的人，後為 Horace 及其他詩人所模仿。傳說因

為他寫文章誹謗海倫，便瞎了眼睛。

(註十九) Lucretia 著名羅馬婦人，王族 Tarquinius Collatinus 之妻，被姦於王子，終於激起人民叛變，而組織共和國家。

(註二十) Caius Caesar Caligula 羅馬皇帝，A. D. 37-41。

(註二十一) Darius 是阿坡羅尼阿斯底朋友和伴侶，他後來著述他底一生底歷史，大都是神奇故事。

(註二十二) Apollonius 是畢達哥拉斯派哲學家，精於魔術，書中所說在以弗所看見皇帝杜密善在羅馬被殺是傳說中所

有的事。達米司寫他底一生，Hierocles 將他和耶穌比較。

(註二十三) Druids 古時 Gaul 人及 Briton 人之宗教，以 Druid's foot——督伊德五絲花樣——爲有奇效。

(註二十四) Hyrcanian Sea 卽 Caspian Sea。

(註二十五) Bucephalus 亞歷山大底馬，祇有它底主人騎得上它。在一次戰爭中，它將它底受傷的主人負出險境，自己倒在地上死了。亞歷山大特地築一座城，就以 Bucephalus 名之。

(註二十六) Belus 巴比倫最古之王，大概在紀元三千七百餘年之前，後乃被尊爲神。俾拉斯底廟宇是最古也是最壯麗的廟宇，以前本是那 tower of Babel，後改爲廟。

(註二十七) Empusa 巨大可怖的妖魔，吞食人類的。

(註二十八) Taxila 印度一大地域，在印度河及海達泗披河之間。

(註二十九) Phraortes 米太 Media 王第二，在進攻尼尼微城時被殺。

(註三十) Porus 海達泗披河東印度屬邦之國王，因爲抗拒亞歷山大渡河而被征服，成爲亞歷山大之寵幸。

(註三十一) Sesostris 埃及著名國王，在 Trojan War 以前，曾遠征利比亞，阿刺伯及紅海各島嶼，北侵歐洲，征服色雷斯。歸國獎藝術，修道路。

(註三十二) Cynocephali, 印度一民族，傳說上講，他們底頭是狗頭。

(註三十三) Taprobana 卽今之錫蘭島。

(註三十四) Comaria 卽今之科摩林海角，在印度。

(註三十五) Topazos 阿刺伯海灣中島名。

(註三十六) Ethiopia 埃及南部國名。

(註三十七) Cnidus 或 Cnidus 小亞細亞 Triopium 海角上一著名城市，有維那廟，廟中有名雕刻家 Praxiteles 所雕

之維那像，極有名。

(註三十八) Tarentum 希臘重要城市，在意大利。

(註三十九) Vespasian 羅馬皇帝，A. D. 70-79，出身低微。

(註四十) Baia 于巴尼亞鎮名，在那不勒斯之北一個小海灣上面。

(註四十一) Flavius Vespasian 底兄弟。

(註四十二) Puteoli 于巴尼亞之海口，爲奧亞歷山大里亞及西班牙大部分通商之要道。

(註四十三) Thyana 伽帕多家 Cappadocia 鎮名。

(註四十四) Trophonius 本是一個著名的建築師，他和他底兄弟共同建築了一座阿坡羅廟宇，向神要求報酬。過了八天，兩

人都死在牀上。或說他被大地活吞下去，後來 Boetia 旱災，人們靠了一羣蜜蜂底指示，找到他所藏身的洞穴，他便告訴人們解救底方法。從此他就尊爲神，人們相信他是阿坡羅底兒子。

(註四十五) Mithra 波斯之智慧與光之神。

(註四十六) Sabazius 色雷斯及弗里家之神，疑爲植物或自然神，其象徵是一條蛇。

(註四十七) Cybele 天神 Coelus 之女，地神 Saturn 之妻。羅馬人習俗每年四月六日，浴這位女神底神龕於 Aimon 江。

中教士在這時候表現他們底放縱的淫慾。

(註四十八) Samothrace 愛琴海北部一小島。

(註四十九) Hippopodes 西徐亞某民族，人身馬足。

(註五十) Junonia 傳說爲兩個幸運的島。

(註五十一) Paphos 今之 Bafö 爲居伯羅島著名城市。該地特別信仰美神，將雄性動物每天一百隻送到她底祭臺上去。

(註五十二) Pythoness 卽 Pythia，爲阿坡羅之女教士，她代神答覆來求神諭的人。好像中國底關魂婆一樣，到那時候她

底神態突然發生變化，目光炯炯，頭髮矗立，渾身顫抖，於是把神諭說出來了。

五

安東尼（慢慢地來去踱着。）

「這個人底力量看來真和地獄裏的一切的鬼神不相上下了！」

「尼布甲尼撒底光輝沒有使我迷眩到這般田地——示巴女君她也沒有使我恍惚到這般深沉。」

「他底談論諸神的態度使人不禁生出一種急於想知道他們的願望。」

「我記得在戴克里先時代，在象島（註一）上，曾經在一次裏面看見一百個神。皇帝將一片面積廣闊的地域讓給那些遊牧民，以他們守衛邊疆爲交換條件；條約後面署名是「冥神」。因爲每一民族底神別的民族是不知道的。」

「野蠻人將他們底神帶着跑。他們住在江邊的沙屯上面。我們看見他們將他們底偶像放在臂膀上，好像患麻痺的孩子一樣；——有些民族，划過瀑布，爬上棕樹，遠遠地就可以看見他們頸子上掛着符籙，胸前刺着花紋；這些東西並不比希臘人、亞洲人和羅馬人底宗教多一點罪惡呵！」

「當我住在希力奧坡力（註二）底廟宇裏面的時候，我常常考慮牆上我看見的東西——兀鷹佩着王節，鰐魚弄着七絃琴，大蛇底身體上長着人底臉，牛頭的婦人伸直肢體仰臥在陽物崇拜的鬼神之前——他們底超自然的形態將我底思想帶到別的世界去了。我很想知道一切這些幽靜的神祕的眼睛究竟在凝視着什麼東西。」

「如果物體能够行使這樣的威力，它裏面一定藏着一個靈魂吧。諸神底精靈附着在他們底偶像上面……：：：：：」

「形態美麗的偶像自然可以誘惑。然而別的……：：：：那些可嫌的或可怕模樣……：：：：人們怎麼會信仰他們呢？」

（他看見地面上滾過着——樹葉，石頭，貝殼，樹枝——於是一批各色各樣的好像患水腫病似的矮小的動植物；這些都是神。他撲嗤笑起來了。他聽見他後面另外一個笑聲——希拉里翁出現了，穿着隱士底服裝，比以前長得多了，巨大異

常)

安東尼(看見了他並不覺得驚異。)

『謾拜這些東西的人真是多麼愚蠢呵!』

希拉里翁。『噯!——愚蠢透了!』

(於是一切民族底和一切時代底偶像——木頭做的，金屬做的，花崗石做的，羽毛做的，縫在一起的皮做的，——在他們面前走過)

洪水以前的最古的偶像藏身在大塊的海草下面，那些海草披掛着好像鬚毛一般。有些偶像身材太長，下面支持不住，關節上都破裂開來，走起路來連脊骨也折斷了。有些偶像底肚子撕出罅隙，那裏面有沙泥細緩地流出來。

安東尼和希拉里翁覺得異常有趣，捧腹而笑。於是出現了羊頭的偶像。他們用他們底彎腿蹣跚而行，半睜着他們底眼簾，好像啞子一般訥訥喊道，『啐——啐!』

這些偶像愈是漸像人形，愈使安東尼憤怒。他用拳頭擊他們，用足踢他們，暴怒地攻擊他們。他們變得可怕起來了——巨大的羽毛，眼睛像圓球，指尖頭長着爪子，鯊魚底牙牀。

在這些鬼神之前，人們被殺於石頭的祭臺上面，有些人被活磨於巨大的石臼裏面，或壓碎在戰車下面，被釘在樹幹上面。還有一個完全是赤熱的鐵做的，長着一對雄牛角，在活吞小孩子。)

安東尼。『恐怖!』

希拉里翁。『然而諸神是需要折磨與苦難的。甚至你所願望的……!』

安東尼(哭泣)。『呵!再別說了!——不要對我說了吧!』

(巖石所包圍的地方忽然變成一片河流所灌溉的平原。一羣牲口在吃那些短草。領帶它們的牧人望着一片雲——用尖銳的聲音，喝着命令，好像對着天一般。)

希拉里翁。『因爲他需要雨水，所以設法用某種咒語強迫天上的王打開那肥沃的雲來。』
安東尼（笑）。

『對啦，這種高傲正是愚時底極端了哩！』

希拉里翁。『你爲什麼念符籙邪呢？』

（平原變爲一個乳海，靜止不波，浩浩無垠。中央飄浮着一個大蛇所盤曲而成的長長的搖籃，這蛇有許多彎曲的頭，形成一個平臺，神酣睡在它底身上。）

他無鬚，年輕，比一個少女還美麗，罩着透明的面網。他底冠冕上的珍珠好像月亮一樣溫柔地放着光；星製的圈飾在胸部纏繞多週，他一手托着頭，好像酒後入夢的人一樣酣睡着。

一個婦人蹲伏在他底足前，等他醒過來。）

希拉里翁。『這便是婆羅門底最初的二重性，——任何形態都不能表現的完全。』

（從神底肚臍上，開出一梗蓮花，在花杯中出現另外一個三個臉龐的神。）

安東尼。『多麼奇妙的創造呵！』

希拉里翁。『聖父、聖子、和聖靈不過是同一的一位而已！』

（三個臉龐分開了；出現了三個巨大的神。）

第一個是粉紅色的，在咬嚼着他底大足指尖。

第二個是天藍色的，高舉着他底四條臂膀。

第三個是草綠色的，他掛着一串骷髏底項圈。

在他們之前立時出現三個女神——一個被包在一個網裏；另外一個獻呈着一隻杯子；第三個揮舞着一張弓。

這些神，這些女神，將他們自己底數目十倍地增加着，繁殖着。肩膀上長出臂膀來；臂膀盡頭長出手來；手裏拿着旗幟，斧

頭，籐牌，刀，陽傘和小鼓。他們底頭上冒出泉水來，他們底鼻子裏長出樹來。

騎在鳥上，搖擺在轎子裏，坐在金座上，站在象牙的佛龕裏——他們做夢，航行，發命令，喝酒，呼吸花卉底氣息。舞女在舞蹈中打旋；巨人追逐妖魔；孤獨者在洞穴底進口深思。眼睛和星辰分不清楚；旗幟和雲霞也辨別不出；孔雀在金沙之江上解渴；旂旌上的彩繡和豹身上的斑紋交錯；五色的光線在藍空中交叉，混雜着飛馳的箭，和搖擺的香爐。

這一切發展得好似一座巨大的建築，基礎在巖石上面，一直昇上天空。）

安東尼（被這奇歡所迷眩了。）

「他們底人數真衆多呵！他們在尋找什麼東西呢？」

希拉里翁。「用他底象鼻摩擦肚子的是日神，是智慧底感通之靈。」

是軍隊之王，——食火者。

「另外一個有六個頭，頭上頂六座塔，那十四隻臂膀揮舞標槍的——是軍隊之王，——食火者。」

「騎在鱈魚身上的老人在海濱洗濯死人的靈魂。他們將要在那黑婦人，地獄統治者底腐爛的牙齒中間受磨難了。」

「那戰車由赤色的牝馬拖着，駕駛的是一個沒有腿子的神，上面坐的是太陽底主人，馳過上天底碧空。月神伴着他，坐在一輛轎輿裏面，由三隻瞪羚拖着。」

「跪在一隻鸚鵡底背上，美神將她底肥圓的胸部獻給她底兒子，那愛神。你看她現在，很遠很遠，在牧場上因為歡樂而跳躍着。看啣！看啣！她頭上戴着眩目的頭巾，在初生的麥穗上輕疾地跑着，在水波上跑着；她上昇空中，將她底力量伸展在一切的原素之上。」

「其中還有各種風神，各種星神，每月底神，每日底神，——和一萬個其他的神；——他們底數目繁多；他們底變化迅速。看啣，有一個從一條魚變爲一隻烏龜；他又變爲一隻雄豬，一個侏儒。」

安東尼。「爲什麼呢？」

希拉里翁。「他可以保持宇宙之均衡，並且和魔鬼底工作爭鬪呵。然而生命將它自己消蝕了；軀體敗滅了；他們必須在

他們底變體中獲得進步。』

（突然出現一個裸人，盤膝坐在沙灘底中央。

一個巨大的暈輪振顫着，掛在他後面的空中；他底細小的鬚髮，黑色中均稱地摻雜着綠色，盤繞着他頭上的一個高髻。他底兩臂很長，垂在兩側。他底兩手平放在他底腿子上面，手心展開。他底腳掌好像兩個閃耀的太陽底臉；他完全靜止不動——在安東尼和希拉里翁之前——一切的神全圍繞着他，從巖石上升，一層一層排着，好像巨大的馬戲中的長椅子一樣。他唇皮半開，用深沉的聲調說話了。）

『我乃大慈悲之主，普濟衆生，一切信男女與異教徒一樣得救。

』爲解救世界故，我決心投生人世。當離別時，諸神哭泣。

『我爲我最初尋覓值得投生之婦人：一尙武民族之婦人，國王之妻，良善異常，美麗超人，金鋼之體；——爲時明月團圓，無男子幫助，我即投入伊之子宮。』

『我從右脅而生。於時衆星停滯中程。』

希拉里翁（齒中喃喃。）

『他們看見那星，就大大地歡喜。』（註三）

（安東尼格外留神地觀察着。）

佛（繼續。）

『希馬拉亞最幽僻之處，有一聖者，年至上壽，匆促來訪。』

希拉里翁『有一個人名叫西面……知道自己未見死以前，必看見主底基督。』（註四）

佛『我入學校，乃發現我之所知，多於教師。』

希拉里翁『……坐在教師中間……凡聽見他的，都希奇他底聰明。』（註五）

(安東尼向希拉里翁做個記號，令他靜默。)

佛。『我在花園之中，深思無間，樹影隨日而轉，唯我之影不然。

『諸凡聖書之知識，原子之計算，象之指揮，蜜臘，天文，詩歌，拳術之事，一切禮拜，一切藝術，我之所知，世無倫比！

『我乃循俗娶妻，度日王宮之中——珍珠爲衣，香雨灑身，三萬婦人扇涼吾體，鼓吾精神——高臺四檐，繫有響鈴，我自其上，觀察吾民。』

『惟世界悲苦之狀，使我不願享樂。我乃背家出行。

『我沿路求乞，在墳墓中集取爛布，用之裹身——乃聞道於一最有學問之隱士，我決作彼奴役。爲彼守門！洗濯彼足。

『如是，我乃息滅一切覺感，一切歡喜，一切疲憊。

『乃集中我念，作大思考，獲知萬物之原，一切幻形。

『無何我畢知婆羅門之學術。彼等外貌嚴肅，內心實爲貪婪肉慾所耗磨；彼等以污垢塗身，度日煩苦——希求經由死亡之路，得達極樂！』

希拉里翁……『法利賽人，僞善者，僞君子，蝮蛇底後裔呵！』

佛。『我亦完成奇蹟，——日食穀米一粒（彼時之米粒不大於今時之米粒）——乃鬚髮脫落，軀體變黑，眼睛縮入眼眶，竟似井底所觀之星。

『我靜止不動，忍受蟲蠅，猛獅，巨蛇之擾；炎夏之日，瀑流之雨，閃電與雪，冰雹及暴風——我忍耐諸此，即高舉之手，亦不藏匿，如是六年。

『旅人過我，念我已死，擲我塵土！

『惟魔王試探，遲留不去！

『我乃喚彼前來。

『彼子前來——面目可憎，魚鱗蔽體，令人嘔吐，如積骨塚——作尖叫，嚙吐，咆哮之聲；甲冑鏗鏗相觸，並以死人之骨，憂相軋，或鼻中噴火，或以羽翼覆我於黑暗之中；或佩戴斷指之飾圈，或掏飲蝮蛇之毒液——頭如木偶，如犀牛，如蟾蜍；並變化一切可憎可怖之形。』

安東尼（自語）

『這一切那時候我也曾經歷過的！』

佛。『乃遣魔女——貌容美好，敷粉嬌麗，束金腰帶，齒勝素馨花之白，腿如象胴體之圓，或展臂呵欠，以顯肘上肉窩；或閃爍其目，或笑，或半開其衣，伊等爲忸怩之處女，爲端嚴之主婦，爲巨車滿載行李奴隸而來之王后。』

安東尼（一旁私語）『呵！他也……』

佛。『魔既降伏，我乃僅以芳香滋生，凡十二年——既獲五德，五能，十力，十八體，並入冥界四空，乃得正覺！我成佛矣。』
（衆神鞠躬，長幾個頭的，那幾個頭便同時垂下。他高舉他底巨手，繼續說道：）

『欲救衆生，我乃作百千犧牲，以絲袍，臥牀，馬車，房舍，成堆之金及金鋼寶石，施捨貧民。我以吾手，施之一手之人，我以吾足，施之跛足之人，我以吾目，施之盲目之人——且至斬斷吾首，施之斬首之人。爲王之日，我棄我土——爲婆羅門之日，我輕無人。爲孤獨者之日，強盜殺我，報以溫語。爲猛虎之日，有人枵腹，顯死充饑。』

『終既演說佛法，復無餘業。大期滿矣！人獸衆神，竹林海洋，山嶺恆沙，與夫巨萬星辰——皆須死滅；——宇宙毀敗，火焰舞躍殘蹟之上，更待新生！』

（於是一陣巨大的眩暈降到衆神身上。他們行立不穩，癡癡搖擲，並且吐出所有的東西。他們底冠冕爆裂分開；他們底旗幟飛走；他們撕掉他們底屬性和性別底表號，將他們暢飲不死之藥的杯子丟擲過肩，用他們底巨蛇絞死他們自己，在煙霧中消散了——當他們完全消滅的時候……）

希拉里翁（嚴肅地說）

「你現在竟將這成千百萬的人們底信仰看見過了。」

（安東尼俯伏在地上，用兩手遮住他底臉。希拉里翁背向十字架，靠近他站着，在觀察他。

頗長的時間逝去了。

於是出現一個古怪的生物——人頭魚身的。他穿空而來，身體直立，時時用他底尾巴敲擊地面；他底教長式的面貌和他底細弱的手臂相對照，使安東尼笑了。）

烏安尼斯（Ornes）（悲傷的聲調）

「敬重我！我是和太初一切同時代的呵。」

「我住在無定形的世界之中，那地方雌雄同體的動物酣睡着，覆罩於晦暗的火氣之下，在黑暗的河流底深處——手指，魚鰭，羽翼，混雜在一起，沒有頭的眼睛好像軟體動物一樣飄浮着，在人頭公牛，狗足巨蛇底中間。」

「在這一切之上，奧模洛卡（Ornos）彎曲如籬，伸展着她底婦人的身體。然而俾拉斯將她分為兩半；他將一半造成地；另一半造成天；——這兩個相等的世界互相思念着。」

「我是混沌底最初的自覺，從深淵中出來，使物體堅硬起來，並且將一條法則放進形體裏面去；——我更教人類捕魚撒種；我將書寫和衆神底歷史底知識給了他們。」

「從此我便住在洪水所留下來的深沼裏面。然而沙漠在它們四周擴大了；風將塵沙吹撲進來；太陽吞食它們；——我便躺在泥灣底臥榻之上，從水裏向星辰凝視着。我回到那邊去了！」

（他縱身一跳，消失在尼羅河裏。）

希拉里翁：「這便是迦勒底人底一位古神！」

安東尼（諷刺地）：「那末巴比倫底神是些什麼東西呢？」

希拉里翁：「你可以看見他們了！」

（他們發現他們站在一座高大的四角塔底平臺之上，下面鎮轉着另外六座塔，從底下上來，越高越狹，形成一座巨大的異常的金字塔。遠望下面，可以看見黑色的一大羣——無疑地乃是城市——展延在平原之上。空氣寒冷，天空作墨藍色，繁星在上面跳動。

平臺中央，升起一根白石的圓柱。穿着亞麻長袍的教士繞着它跑着，形成一個活動的圈子，他們仰頭向星辰凝視着……）

希拉里翁（指着多少星給安東尼看）

「這是三十個最尊的星，十五個向地之上部望着；十五個向地之下部望着。每隔一定的時間，上部底一個星便疾飛到下；另外一個便放棄低微的深處，昇到最尊的高位來……」

「七個行星之中，兩個是善的，兩個是惡的，三個是曖昧不明的——世界上一切的東西都受着這些永存之火底影響。憑藉他們底地位和行動，預兆可以推算出來——此地你實在足踏着地上最尊崇的地方了。畢達哥拉斯和瓊羅亞斯德（註六）在此地相遇——這些人們在此地觀察了一萬二千年的天空，以求更深刻地瞭解衆神。」

安東尼。「星辰並不是神呵。」

希拉里翁。「噯，他們說星辰確是神；因為我們四周的一切東西都逝去了；——祇有諸天無可更改，如永世一樣。」

安東尼。「可是有一個主宰呵！」

希拉里翁（指着圓柱）

「他俾拉斯——最初之光，太陽，雄性那另一個，他生殖出來的，在他下面！」

（安東尼看見一個花園，燈光照耀着；他發現他夾在一大羣人底中間，在兩旁長着扁柏的大道之上。大道左右有許多小徑，通到一個個茅屋去；那些茅屋築在柘榴樹林裏面，四周繞着竹格子牆。

大多數人戴着尖頂小帽，衣服華美，打扮得好像孔雀底羽毛一般。然而也有從北方來的，裹着熊皮，也有遊牧民，穿着棕

色的羊毛底外套，也有蒼白的恆河人，佩着長長的耳環——這中間混雜着許多階級，正和混雜着許多民族一樣；水手和石匠底肘節碰到那些王侯，他們戴着閃光眩目的紅寶石的冠冕，捏着雕出節瘤來的長杖。大家在路上前進，鼻孔張大，爲同樣的願望所吸引。

他們時時退在一旁，讓路給用牛拖着的長身的遮覆着的貨車，或者一匹騾子，他底背上顛簸着一個婦人，包紮在厚網裏面，終於向茅屋方面消失了。

安東尼覺得害怕，他半想折回去。可是一種說不出的好奇心抓住了他，將他拖上前了。

在扁柏樹下，階級不同的婦人蹲伏在鹿皮上面，她們不戴帽子，卻用繩索編摺成帶，束在頭上。有的衣飾壯麗，大聲喊着過路的人。有的較爲怯懦，用臂膀遮住她們底臉，而主婦便站在她們後面；她們底母親，無疑地，在激勵她們。還有些，她們底頭用一條黑色的披巾遮着，她們底身體卻完全裸露，從遠處看去好像是肉底雕像一樣。如果有人拿錢擲在她們膝頭上，她們就站起來了。

葉叢之下聽得見接吻底聲音——有時候是一聲響亮的銳厲的呼號。）

希拉里翁：『這些便是巴比倫底處女，她們將她們自己賣淫給那個女神。』

安東尼：『什麼女神？』

希拉里翁：『看她！』

（他便指給他看，在大道盡頭，一個輝耀的洞窟之口，有一塊巨大的石頭，雕繪出一個婦人來。）

安東尼：『不體面！——使神有一個性是多麼可憎的呵！』

希拉里翁：『你自己在你腦子裏也將他想像爲一個活的人哩！』

（安東尼發現他自己又在黑暗之中了。）

他看見地平線上面，有一個光耀的圓圈在空中保持着均衡。這道光圈好像一根鬆弛的帶，圍繞着一個細小的人底腰，

這個人頭上戴着僧冠，手裏拿一個花圈，他下部完全被無限的羽毛所遮，這片無限的羽毛開展着好像一條裙子。

這是——奧馬茲德（註七）——波斯人底上帝。他在天空中翱翔着，大聲喊道：

『我怕我能够看見他底巨大可怕的牙牀！我征服過你哦，阿利曼（註八）！然而你又來跟我交戰了。』

『最初你反抗我，將動物之中最年長的，那人牛開奧莫爾茲（Karonorz），毀滅了。於是你誘惑最初的一對人類。邁司寫（Meschia）和邁司寫納（Meschiané）；你將黑暗充塞於一切的心，你逼迫你底排陣的兵士反抗上天！

『我自己也有我底星辰上的人民，在我底王座之上，考慮如何指揮星辰上的軍士。

『我底兒子密司刺，住在高不可接的天上。他在那裏接受靈魂，從那裏他又送他們出去；他每天早晨起來，拋散他底豐饒的財富。

『大地反映着穹蒼底光輝。火光照耀着山巔，——象徵着我用以創造一切生物的那另一種火。因為要保持聖火底純潔，不被污辱，所以死者底屍首不用火燒；禽鳥底利喙將他們帶到天上去。

『我將管理牧場，管理勞工底法則，焚烤犧牲的木料底選擇，杯子底形式，醒覺底時間所應說的話，都教給人類了；——我底教士毫不間斷地背誦禱告文，使信仰底無盡和上帝底永存相等。人類用水使他們自己清潔，麵包獻在祭臺上，罪惡大聲地自白出來。

『和馬將他自己給人類飲喝，使他底力量和他們相通，當天上的守護神和魔鬼交戰，伊蘭底兒童在追逐巨蛇的時候，那國王有無數的佞臣膝行服侍，他這個人便代表我，戴着我底頭飾。他底花園有着地上的天堂底莊嚴；他底墳墓表現他在殺戮一個妖魔，——是善毀惡底表章。

『因為我註定了有一天要的的確確征服阿利曼，得無限之時底幫助。

『然而間隔我們的東西消失了；——黑夜已起到我這裏來！你們阿姆司沙司板（Amshaspands），你們伊塞特（Izeds），你們弗羅爾（Feroners），救助我，密司刺快拿起你底刀來還有你高塞克（Kaoetyae），你將回來普濟宇宙的，快保護我什麼！

——沒有來幫助的呵！我死了！你是勝利者，阿利曼！

（希拉里翁站在安東尼後面，抑住一聲歡喜底呼叫——而奧馬茲德——給黑暗吞下了。）
（於是出現）

以弗所底偉大的岱雅那（註九）

黑色，玻璃質的眼睛，她底肘節緊貼兩脅，她底兩臂伸出，兩手張開。

獅子爬在她底肩上；果子，花朵，和星辰在她胸前交錯着；更下面是三排乳房；自腹至足，被包圍在一個緊貼的大韜裏面，公牛，牡鹿，半鷹半獅的怪物，和蜜蜂，從這裏面探出半個身子，好像要跳出來的樣子。她底腦後是一個銀盤，圓如滿月，放出白光來，照耀着她。）

『我底廟在什麼地方？我底亞馬孫（註十）女勇士們在什麼地方？』

『這是什麼，我感覺到的？——我不朽！——一種奇怪的失神降到我身上來了……！』

（她底花萎謝了，她底過熟的果子脫離她而掉下來了。獅子和公牛垂下頭來；牡鹿口中吐着黏滑的泡沫，好像精疲力竭的模樣，營營的蜜蜂死在地上。）

她緊握她底乳房，一個一個握過去。完全癱了！然而她拚命用一下勁，將她底韜筒裂開了。她急攫它底下邊，好像衣裙一般，將她底走獸，她底果子，她底花朵擲將進去，——於是退縮到黑暗中去了。

遠處有喃喃，獵獵，咆哮，怒號，吼鳴之聲。夜氣因花香而更稠密起來。溫暖的雨落下來了。）

安東尼。『棕樹底香氣多麼甜蜜呵，樹葉底顫抖，泉水底透明！我感到一種願望，想躺在大地上面，用我底心來感受她；我底生命便被她底永久的青春所重新奮興了！』

（她聽見響板和鐃鈸底聲音；有人來了；他們披着白色的紅條紋的長袍，——率領着一匹騾子，在—批粗野的人叢中

間走過，這匹騾子裝配華貴，它底尾巴上扣飾着緞帶底花結，它底四蹄繪着彩色。

它底背上一隻箱子，上面覆着黃色的鞍褥，在兩隻籃子中間搖盪着——一隻籃子是貢獻的禮品——雞蛋，葡萄，梨子，牛酪，禽鳥，小貨幣；另外一隻籃子滿放着玫瑰花；那些帶領這匹騾子的人，一邊在牲口前面走着，一邊將玫瑰花撕成碎片，把花瓣撒在地上。

他們帶着耳環，披着巨大的外套；他們底頭髮編成辮股，他們底兩頰塗色，他們底前額上用掛着小雕像的大獎牌緊束着阿列布圈——他們底腰帶上都佩着短刀，揮閃着烏木柄的鞭子，鞭子上有三根皮帶，扣着些小骨頭。

這行列殿後的人將一棵高大的松樹放在地上，——矗立着好像一座燈臺，——它底頂上燃燒着，它底下面的枝葉遮覆着一隻羔羊。

騾子站住了。鞍褥移開了。下面露出第二張黑氈的覆褥。於是一個穿白色長袍的人跳舞了，震搖他底小鈴，發出急續銳厲的聲音；——另外一個人，跪在那隻箱子前面，敲着小鼓，於是——

樂隊中年齡最長的，開始唱道：

「這裏是良善的女神，山嶺之伊達，註十一——敘利亞之大母親！你們來吧，一切良善的人民！

「她賜民歡樂，她療治病人；她施捨繼承的財產；她滿足戀愛底饑饉！

「我們背負她在陸上趕路，不問晴雨，不問天氣清朗或晦陰。

「我們常時睡在露天，我們底餐食難得豐盛。強盜在樹林裏面住家。洞窟中的野獸向外猛衝。懸崖上面，道路滑濘。看她啣着她啣！」

（他們揭起覆褥，露出一隻箱子來，裏面放的是細石子。）

「她在比杉樹聳高的藍色的太空之中；從上面望下來。她繞行世界，比風還廣大。她底氣息爲老虎底鼻子所吸；她底聲音底轉轉在火山下面響着；她底忿怒是暴風雨；她底臉色底蒼白漂白了月亮；她使收穫成熟；她使樹皮充溢樹汁；她使草芒

生長。給她一點東西吧，因為她是憎恨吝嗇的！』

（箱子開了；於是在一座藍色繒子的幕屋下面，出現一個息柏利底小像——輝耀的小金屬物閃射着，頭上戴幾個塔，坐在一輛赤石的車子上，由兩隻獅子拖着，前掌舉起。

衆人緊擠上前去看。）

阿啓該勒斯（註十二）（繼續說道）

『她喜歡作響的耳鼓底聲音，跳舞的足底回響，狼底怒號，發聲的山嶺和深動的羊腸道，杏樹底花，石榴底花，旋風的舞蹈，打鼾的笛子，甜蜜底樹液，鹽味的淚——血給你，給你——山嶺之母呵！』

（他們用鞭子鞭撻他們自己；他們底胸部拳擊出聲——小鼓底皮因震搖急烈，幾乎爆裂。他們抓起刀子，割傷他們底手臂。）

『她是悲愁的，讓我們也悲愁吧！這樣罪惡便可以赦免了。血使一切純潔——灑開它底殷紅的點滴，好像花一樣！她，大母親，需要另外一個動物底血——一個純潔的動物！』

（阿啓該勒斯舉起他底刀，揚在一隻羔羊底頭上。）

安東尼（爲恐怖所攫）

『別殺這羔羊！』

（湧出一股紅血來了。教士取來遍灑衆人；於是大家——連安東尼和希拉里翁也在內——圍繞那燃燒的樹站着，靜默地觀察這犧牲底最後的心跳。

一個婦人從教士中間走出來；她恰像那隻小箱子裏的雕像。

她站住了，細望着她面前的一個戴一頂弗里家小帽的青年。他底兩腿穿着緊身褲，褲上有規則地一處一處開着菱形小口，用五彩的料子的滑結扣住它們。他無精打彩地站着，將他底肘節撐在一根樹枝上，手裏捏一枝笛。）

息柏利（伸臂圍住他底腰。）

『我走遍世界各處來和你結合——凶荒蹂躪田地。你欺騙了我！這不要緊！我愛你！在你底擁抱之中溫暖我底身體吧！讓我們結合吧！』

阿替斯（註十三）春天永遠不會回來了，哦，永生的母親！輕視我底愛情吧，它再不能深入你底本質了！如果我能够披一件像你底一樣的彩繪的長袍呵！我妮妬你底乳汁膨脹的肥大的乳房，你底髮辮底長度，你底養育一切的動物的龐大的腰窩爲什麼我不是你？——爲什麼我不是一個婦人？——不，決不能夠離開我吧！我底陽精使我恐怖！』

（他用一塊尖利的石片毀解他自己，暴怒地脫開她跑走了。……）

教士們仿做這個神；信徒們更仿做教士們所做的。男男女女交換衣服，擁抱起來；——流血的肉底騷動靜止了，語聲依舊有着，變得更粗糙觸耳；——好像居喪者底銳厲的呼號，好像葬禮之中所聽見的聲音。

……一個巨大的柩架，掛着紫袍，上面放一架烏木牀，四周圍繞着火把和銀的籃子，籃子裏面是荳蔻，錦葵和茴香底鮮綠的葉子。從頂上到下面，一層一層，坐着穿黑的婦人，腰帶鬆弛，兩足赤裸，手裏捧一個大花圈，神情悲鬱。

高臺底四角是大理石的瓶，裏面滿放沒藻，慢慢地冒出煙來。

牀上可以看見一個男子底屍身，兩腿流血。一隻臂膀毫無生氣掛着；——一條狗在舐吮他底指爪並且狂吼着。

火把排列得十分緊密，使人看不見他底臉；安東尼心裏感到一陣慘痛。他怕他會辨認出一個人來。婦人們停止嗚咽；靜默一會以後。

大衆（合唱聖詩）

『公正！公正！——他是公正的，你睡够了！——擡起你底頭！——起來吧！』

『吸進我們底花底香氣——水仙花和秋牡丹聚集在你自己底花園裏使你快樂。你起來吧！你使我們爲你擔心！』

『對我們說話吧！你在想什麼呢？你要喝酒嗎？——你要躺在我們底牀裏嗎？——你要吃做成小鳥形狀的蜜餅嗎？』

「讓我們吻他底唇，——吻他底胸吧！現在——現在——你可覺得我們底帶着指環的手指摩過你底身體麼？——和我們底尋找你底口的唇皮？——和我們底掃拂你底兩腿的髮辮哦，昏暈的神，聽不見我們底禱告！」

（他們大聲呼喊，用指甲抓破他們底臉；於是大家突進，——狗底狂吼在靜默中繼續不息。）

「哎喲！哎喲！嗚呼！——黑色的血在他底雪白的肉上緩緩流下！看喲！他底膝頭在扭曲——他底兩脅陷進！他臉上的血浸濕了紫袍。他死了，死了哦，爲他哭泣吧，爲他悲痛吧！」

（在長的行列中，他們躡登上去，獻上多少辮子，放在火把底中間，遠看去好像是蛇，黑色的或金色的；——柩架慢慢地放了下來，和一個洞窟相平，——是一個黑暗的墳墓底口，這墳墓張着口好像在打呵欠。

於是——

一個婦人（彎身在屍身上面。她底不修剪的長髮將她從頭到腳包裹着。她淚流如注，似乎她底悲痛和別人不同，深於人類——是無限的！

安東尼幻念到耶穌底母親。她說道：——）

「你從東方出來，和露水一同顫抖着，將我抱在你底懷裏，哦，太陽，鴿子在你底外套底蔚碧中鼓翼；我們底接吻使葉叢中盪起柔風，於是我放棄自己，投身在你底戀愛之中，因爲我的軟弱底歡喜而感到快樂。

「嗚呼！嗚呼！——你爲什麼跑開，奔到山嶺上去！一隻野豬在秋分時節將你弄傷了！

「你死了，泉水哭泣，——樹木彎倒。冬風在赤裸的灌木林中呼嘯而過。

「我底眼睛將閉了，我看見黑暗在遮覆它們！現在你住在冥界，和我底最厲害的敵人相近。

「哦，魄聖福妮，（註十四）一切美麗的全下降就你，永不回來！」

（當她說話的時候，她底同伴擡起那死者，將他放在墳墓裏面。他仍舊在她們手裏！這不過是一具蠟製的屍身而已。安東尼覺得有一點像浮彫。

一切消失了；——而茅舍、巖石和十字架又出現了。

然而在尼羅河對岸，安東尼看見一個婦人，站在沙漠之中。

她底臉完全被一個長而黑的面網罩住，她底手捏住它底下端；她底左手捧着一個嬰兒，喂他乳吃。她底身旁有一隻巨大的猿蹲伏在沙裏。

她擡頭向天，雖然路遠，可是她底語聲還能很清楚地聽見：

埃西（註十五）『哦，納斯（註十六）萬物之起源安蒙（註十七）永世之主，濛泰（註十八）物質世界底創造者，託斯（註

十九）他底智慧，阿邁替（Amenthi）底諸神，各州底特殊的三位一組——上天底碧空之中的蒼鷹，廟宇之前的司芬克斯，棲止在牛角之間之紅鶴，行星，星宿，海灘，風之喃喃，光之閃爍——告訴我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奧賽烈司（註二十）

『我曾往一切河流，一切湖泊去找尋他——嚶，還要遠，甚至到腓尼基底巴勃洛斯城去找尋他。阿紐比斯豎起耳朵在我四周跳着，吠叫着，探求地將它底口鼻向枸樹叢中衝進去。

『多謝良善的辛諾塞法洛斯——多謝你！』

（她親愛地在猿頭上輕輕地拍了兩三下。）

『可怕的泰豐（註二十一）那紅頭髮的，殺了他，將他撕成碎片！他底肢體我們全找到了。祇缺那使我生殖的東西！』

（她說出粗野的悲傷的話來。）

安東尼（暴怒填膺，他用石子擲她，辱罵她。）

『滾蛋！你這無恥的東西——滾蛋！』

希拉里翁。『不要如此！敬重她！她底宗教乃是你底祖先底信仰！——當你是一個孩子在搖籃裏的時候，你也曾佩過她底符籙哩！』

埃西。『去今許久以前的那些夏天，大水將淫猥的野獸推到沙漠裏去。溪溝開通了，船隻互相衝突撞擊；喘氣的大地歡

樂陶醉地暢喝江河。於是，哦！上帝呵，長着公牛底角的，你躺在我底胸懷上面，於是聽見了永生的牛底吼鳴！

『播種底時候，收割底時候，打穀底時候，製酒底時候，隨着年歲有規律地一個接着一個。在夜晚底永久的清淨之中，明朗的星放光而發紅。白日在永不變更的光輝之中洗浴。太陽和月亮好像是一對尊貴的配偶，同時在地平線底兩端出現了。』

『於是我們倆共管一個格外崇高的世界，雙君王，在永世底子宮之中結婚了——他拿一個康扣發頭的王節，我拿一個蓮花頭的王節；我們倆直立着，手牽着手；帝國底破碎也不能改變我們姿勢。』

『紀念的和嚴肅的埃及，在我們下面，展延着長形好像是一座廟宇底走廊；左面是方尖塔，右面是金字塔，中間是它底迷園。各處是兩旁都是奇形怪狀的大物的大道，圓柱底森林，巨大的塔門，兩側的門頂上是神祕的圓球——世界之球，兩旁生着兩翼。』

『她底十二宮底動物也存在於她底牧地之中；充滿着神祕的文字，以它們底形體和顏色。依着每年十二個月，分作十二個區域——每月，每日，都有它自己底神——她仿製上天底不可變更的程序。人們，即使在就死的時候，也不改變他們底面貌；卻用香料浸濕身體，再不朽爛，於是在另外一個靜默的埃及，長眠三千年。』

『這個埃及比活的埃及廣大，在大地之下伸展開去。』
 『從那地方沿黑暗的階梯下降，走進一座座廳屋，裏面表演着良善的人們底歡樂和邪惡的人們底磨難，和幽冥的第三世界之中所舉行的一切東西。沿牆排列着彩繪的棺材，裏面的死者等待着他們底輪值；靈魂不必遷移地方，祇繼續它底酣眠，等待一個新的生命底覺醒。』

『可是，奧賽烈司！有時候來看我了。他底精靈使我變爲哈坡克刺提（註二十二）底母親。』
 （她靜默地觀察着嬰兒。）

『噯！這是他。這是他底眼睛；這是他底頭髮，編成公羊底角一般！你將重新開始他底工作。我們將和蓮花一樣盛開。我仍』

舊是偉大的埃西——沒有誰會揭起我底面網來！我底果子是太陽！

『春日底太陽呵，雲使你底臉龐模糊了！泰豐底氣息吞食了金字塔。然而不久以前我看見司芬克斯逃走了。他好像一豺狼一般奔馳着。』

『我尋覓我底教士——我底教士們裹着亞麻外套，帶着他們底大豎琴，和一隻神祕的船，飾着銀製的皿形的東西。湖泊上面再沒有祝典了——我底三稜洲上再沒有飾燈了！——淮利（註二十三）再沒有一杯一杯的乳了！亞西斯（註二十四）許久許久不再出現了。』

『埃及啣埃及啣鳥糞已經使你底偉大的靜止不動的衆神底兩肩變成白色；吹遍沙漠的風捲滾而過，還有你底死者底灰！——阿紐比斯，精靈底守護者，你不要離棄我！』

（辛諾塞法洛斯消失了。她震搖她底嬰兒。）

『然而……什麼使你病痛……你底兩手冷了，你底頭軟弱下垂！』

（哈坡克刺提氣絕了。於是她大聲呼號，這一聲那麼動人，那麼慘痛，那麼碎心，使安東尼不禁回應一聲，伸臂去扶住她。她已經不在那裏了。他臉龐下俯，不勝羞恥。）

他所看見的一切在他腦子裏紛亂起來了。這好像旅行底昏迷，好像酒醉底病苦。他想忿恨；然而一種漠然的廣大的悲哀充溢了他底心。他開始哭泣起來，厲害地哭泣起來了。）

希拉里翁。『什麼事情使你悲傷呢？』

安東尼（心裏想了好久，尋求一個回答。）

『我想到因這些虛偽的鬼神而喪失的一切的靈魂！』

希拉里翁。『你有沒有想到他們……有時候……和真實是十分相像的？』

安東尼。『那不過是魔鬼底狡計，使更容易地誘惑那些信徒罷了。他由思想去攻擊強者，由肉體去攻擊弱者。』

希拉里翁。『然而逸樂在它底最大的熱狂之中，有着懺悔底一切的廉潔公允。對於身體的癡癩的愛好，反而促進毀敗，身體底弱點底暴露宣布了，悖理底廣度。』

安東尼。『這對於我有什麼意義呢？這些美麗的獸性的鬼神，永遠忙於殺戮和姦淫，使我厭惡到心上難受！』

希拉里翁。『然而你回憶聖經裏面獲罪於你的那一一切的事物吧，原來就因為你不能瞭解它們罷了！所以這許多神在他們底罪惡的形體之下，也許藏着偉大的真理。還有許多可看的哩。你向四周看吧！』

安東尼。『不，不——這是危險的！』

希拉里翁。『然而不在不多時以前，你卻希望知道他們哩！這是因為在謊話之前可以使你底信心搖動嗎？你怕什麼東西呢？』

（安東尼面前的巖石變成了一座山底模樣。一片雲遮住了半個山雲底上面出現另外一座山，高大，完全是綠色的，它底斜坡上面有着大小參差不齊的豁谷，它底山巔，在桂樹林底中央，是一座古銅的宮殿，金瓦鋪頂，支持的圓柱都是象牙的柱頭。

在列柱底中央，朱匹忒，——身材魁梧，軀幹裸露，——一手捏着一個維多利亞，（註二十五）另一隻手捏着他底雷電棒；他底鷹棲止在他底兩足之間，揚着它底頭。

朱諾（註二十六）靠近他坐着，滾動着她底大眼睛，在王冠下面，她底風吹的面網好像煙霧一般逃去。在他們後面，密涅發站在一個臺座上，斜倚着她底長矛，戈爾共（註二十七）底皮遮住她底胸部，一件亞麻的披肩一般

的外衣摺痕勻稱地下垂到她底足指爪。她底海綠色的眼睛，在她底帽簷之下，閃爍發光，專心地向遠處凝視着。宮殿底右面，年高的涅普條因（註二十八）跨在一隻海豚上面，它底鰭在鼓擊着一片浩大的渺茫的碧空，這碧空又像海，又像天，因為洋底景色似乎是藍色的清霄底連續；這兩種成分交錯混雜在一起了。

宮殿底另一面，巫士普盧托（註二十九）披着黑的外套，頭戴金鋼石的王冠，手執一根烏木王節。坐在一個小島底中央，

這小島被斯替克(註三十)底捲繞所包圍；——這條陰影底江將它自己傾注到黑暗裏去，在絕壁之下形成一個巨大的黝黑的灣流——一個無底的深淵。

馬茲(註三十一)裹着銅甲，暴怒似地揮閃着他底廣闊的盾牌和他底刀。

赫邱利(註三十二)靠在他底棍棒上面，從下面凝視着他底臉。

阿坡羅，臉上放着火光，遠伸的右臂緊握着四匹被驅而奔馳着的白馬底韁繩；栖里茲(註三十三)驅着她底牛拖的車子向他前進，手裏執着一把鈎鏃。

她底後面是巴卡斯(註三十四)坐在一輛低車裏面，用大野貓慢慢地拖着。肥胖無鬚，額上繞着葡萄樹葉的圈環，手裏捏着一杯過多的泛溢的酒，過去了賽利那斯(註三十五)在他旁邊，騎在一匹驢子上紡紗。尖耳朵的擊(註三十六)吹着他底蘆笛；密瑪龍涅特(註三十七)擊鼓；沒那特散花；巴康脫在舞蹈中旋轉着，她們頭向後仰，頭髮披散。

岱雅那，長袍摺短，帶着她底女仙們從樹林中出來。

在洞窟底末端，發爾坎(註三十八)在他底卡拜賴中間，用鎚擊着發紅的鐵；隨處有年老的江神偃臥在綠色的巖石上面，從他們底瓶裏傾出水來；繆則茲(註三十九)站在谿谷之中歌唱着。

時間之神，大家身材相等，連握着手；麥邱立在虹霓上歪斜地整其容態，握着他底神杖，鞋上有翼，帽上有翼。然而在一層一層的衆神底頂上，——在柔軟如絨毛的雲底中間，從她底旋轉的渦螺中玫瑰花傾瀉如雨，——維那·

安那狄溫麥泥(註四十)立着從一面鏡中凝視着她自己；——她底眼睛在微眠的眼臉下面神思恍惚地轉動着。

她底大股的豐饒的金色的鬢髮，捲滾而下，罩過她底兩肩；她底乳房細小，她底腰圍纖軟；她底臀部底彎曲，好像一隻七絃琴上的疾拂的曲線；她底兩腿滾圓，她底膝頭周圍有着肉窩；她底雙足纖美；一隻蝴蝶在她口旁飛翔着。她底身體上的光輝形成一個真珠母色的光圈，環繞着她；而奧林帕斯底其餘的部分則溶於微紅的曙光之中，這曙光慢慢上昇到碧天底高處。

安東尼。『呵！我底心漲大了一種向所未知的歡喜使我震顫，直入靈魂底深處！這景象多麼美麗，多麼美麗呵！』
希拉里翁。『他們靠在雲端底高處，指揮戰鬪之事；人們在大路上常常遇到他們，在屋中藏着他們——這個親密的關係將人生神聖化了。』

『人生底目的不過是自由和美麗。衣服底鬆弛增加態度底尊嚴。演說家底聲音受海洋底訓練，它捲動它底發響的波浪衝擊大理石的圓柱廊塗油的壯丁全身赤裸，在太陽底充足的光線之下鬪力。最神聖的動作便是暴露形體底完美於萬物之前。』

『這些人們敬重妻子，敬重年老的人，敬重哀求的人。』

『在赫邱利底廟宇之後，有一座爲憐憫的豎的祭臺。』

『犧牲底手指上繞着花圈去獻祭。即使回憶之中也沒有關於死者底腐爛的思想之存在。除了一堆灰以外，便沒有別的東西了。於是靈魂和無限的太空混雜在一起，上昇到上帝處去了。』

（彎身對安東尼低語——）

『而他們卻仍舊活着！君士坦丁皇崇拜阿坡羅。你可以在撒摩特喇底祕密祭中看見三位一體——埃及底宗教之中看見洗禮——密司刺底信仰之中看見贖罪——巴卡斯底祭典之中看見一位神底一位殉教者。普洛塞匹那註四十二是聖母……阿立斯提阿（註四十二）是耶穌！』

安東尼（這時兩目俯視，好像深思模樣；於是大聲背誦耶路撒冷信條，好像他記起了它一般，說一句，便嘆一口長氣）

『我祇信一位上帝，天父——祇信一位主，耶穌·基督——他是上帝底頭生子，具有肉體，化身爲人——釘在十字架上，埋葬起來——昇入天堂——他要來審判活的和死的——他底王國沒有完結——在一個聖靈之中——在一個懺悔底洗禮之中——在一個神聖羅馬教之中——在肉身底復活之中——在無盡的生命之中！』

（立時十字架逐漸昇高，逐漸昇高；它穿入雲霄，將它底影子投在衆神底太空之上。一切泛白——奧林帕斯顫抖了。）

在它腳下，安東尼看見用鏈鎖住的身體，肩膀上支持着巖石——巨大的軀幹，下半身埋在洞窟底深處。他們乃是泰坦神族（註四十三）巨人族，赫刻通卻神族，賽克洛普族。

一個聲音

起來了，含糊而可怕，好像遠處波浪底吼叫，好像暴風雨中的森林底聲音，好像山巖絕壁之間的大風底猛烈的呼號：『我們早知道這些東西！——我們早知道它們！即使衆神也是有末日的！薩騰（註四十四）割毀烏爾那（註四十五）底肢體，——朱匹忒割毀薩騰底肢體。而朱匹忒自己也必絕滅。一個一個輪着——這是命運！』

（慢慢地，一點一點，他們沉到山下去，消失了。這時候宮殿上面的金瓦昇起飛走了。）

朱匹忒（從他底王座上下來，他底雷電捧輪在他底腳下，好像燃燒的石炭將要熄滅一般冒着煙；——那龐大的鷹鸞頸啄起它底落下的羽毛。）

『於是我不再是萬物之主，——最神聖，最有威權的 *Phatrias* 和希臘人民底神，——一切的君王底祖先，——天上

的阿加綿農（註四十六）了。』
『神鷹呵，什麼風從伊里布斯（註四十七）將你吹送到我這裏來的？或者，從干普斯·馬齊烏斯（註四十八）逃出，你有沒有將最後一個皇帝底靈魂給我帶來呢？』

『我不願再接受人們底靈魂了。讓大地保藏他們吧；讓他們在它底卑污處在行動吧。他們底心現在是奴隸底心——他們忘卻傷害，忘卻他們底祖先，忘卻他們底誓約，——各處是羣衆底愚昧，個人底平庸，民族底可惡，握着權力！』

（他猛烈地喘息着，好像兩脅就要裂開的模樣；他緊握兩手，哭泣了，希俾（註四十九）獻給他一杯酒。他急攫過來。）
『不，不在世界上無論什麼地方，有一個頭腦之中包含一個思想的時候，——在有一個頭腦忿恨無秩序而創造法律的時候，——便有朱匹忒底靈魂底存在！』

（然而酒杯空了。他將杯邊倒放在他底大姆指爪上。）

『一點也不乘了！當不死之藥涸竭的時候，長生的神仙自然一定要滅亡了！』

（酒杯從他底手中跌下，他倚身在一根圓柱上，覺得他就要死了。）

朱諾『你不應該有這許多的豔事！鷹，牛，天鵝，金的雨，雲和焰，你化身一切的形狀，——將你底光消耗在一切的物質裏

面，——將你底頭髮掉落在每一隻寢牀上；這一次分離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管理我們自己底生存的主權也消滅了。』

（她在空中逝去了。）

密涅發（失去她底長矛，作巢在小壁上雕像之間的烏鴉，在她四周盤旋着，剝啄她底頭盔。）

『讓我看看我底船隻是否在海上破浪而行，回到我底三個埠頭去，——讓我研究田地荒蕪的原因，並且打聽雅典底女兒們這時候在做什麼事情。』

『在赫剌通皮翁（Hecatombeon）之口，我底全民走來禮拜我，在他們底官長和教士底指導之下。於是，全都披着白色長袍，穿着金色襯衫，他們後面隨着長行的姑娘們，捧着杯子，提着籃子，握着陽傘；於是便是三百隻作爲犧牲的公牛，和帶着綠色的樹枝的老年人，盔甲相觸出聲的兵士，歌唱讚美詩的壯丁，吹笛子的人，奏七弦琴的人，吟誦史詩的人，舞蹈的婦人——最後是一隻三層槳座的戰艦，上有車輪，它底桅柱上連着一個巨大的帳幕，爲許多處女所織成；這些處女是一整年功夫用特殊的方法養育着的。當它陳列在每一條街道上，每一塊方場上，陳列在廟宇之前，和永遠歌唱不已的賽會之間的時候，它被一級一級地帶上亞克羅坡利（註五十）之山，摩擦普羅皮勒（註五十一）進入帕德嫩（註五十二）……』

『然而一種奇怪的眩暈降到我身上來了，——我這精勵之神底身上來了什麼！什麼！我一點思考也沒有看那！我比一

個婦人更厲害地顫抖着！

（她掉轉身去，看見她後面一片廢墟，她大呼一聲，被一塊落下的碎片所擊，向後倒在地上。）

赫邱利（擲去他底獅皮，兩足因立不動，背脊彎成弓形，牙齒咬緊，拚命用勁，竭盡力量去支持崩潰的奧林帕斯的重量。）

『我征服塞爾可潑族（註五十三）亞馬孫族和散討爾族（註五十四）我殺死許多國王。我擊碎那條大江，阿岐羅阿斯（註五十五）底牛角。我割斷山嶺，使它們分離；我將民族從奴役中釋放出來；我使荒棄之土有人居住。我遊遍高盧底領土；我遍歷乾渴盛行的沙漠。我保護衆神，抵抗他們底仇敵；我將我自己從溫法利（註五十六）釋放出來。然而我支持不住奧林帕斯底重量了。我底兩臂軟痛起來了——我死了！』

（他壓碎在殘蹟之下。）

普盧托。『這是你底過失，安菲特立溫乃特（註五十七）——爲什麼你下降到我底帝國裏來呢？』

『咬嚼替阿斯（註五十八）底臟腑的兀鷹擡起它底頭；——坦塔拉斯（註五十九）底唇皮潤濕了；——易克賽溫（註六十）底車輪停止了。』

『這時候開爾（Kaeros）伸出他們底腳爪抓回脫逃的鬼怪；怨神將他們頭髮上的蛇撕裂，塞柏刺斯（註六十一）被你用鐵鏈鎖住，他在探求他喉嚨裏軋軋作聲的死人，並且三隻嘴裏都吐着泡沫。』

『你不和睦地離開那門，別人進來了。人間底陽光進入了韃韃勒斯』（註六十二）（他沉沒於黑暗之中。）

涅普條因。『我底三叉矛再不能喚起暴風雨了。年老得可怕的妖魔，躺在海底腐爛着。』

『白色的腳在海上疾走的安菲特賴提（註六十三）可以看得見的遠在地平線中的綠色的泥里易德（註六十四）阻止過往的船隻令他們說故事的魚鱗蔽體的賽梭（註六十五）和猛烈地吹他們底貝殼的特里屯（註六十六）都死去了。一切都是荒廢而死寂；再沒有偉大的海底歡樂了！』

(他消滅在碧空之下。)

岱雅那(裹着黑服,被她底變作了狼的狗所包圍。)

『深林之中的自由曾經使我陶醉,野獸底氣味和濕地上蒸發出來的氣息使我好像沉醉於歡樂一般。然而母性被我保護的婦女,現在生產死的嬰兒了。月亮跟着巫女底呢語顫抖了。暴戾和無極底欲望捉住了我,充塞在我底心中!我要喝毒藥——要我自己消失在煙霧之中,夢幻之中……』

(一陣雲經過將她帶走了。)

馬茲(盔甲被奪去,渾身是血。)

『最初我一個人戰鬥——我用輕囂獨力煽動一個整個的軍隊——對於國家和民族毫不關心,單爲殺戮的快樂而需要戰爭。』

『後來我有了同伴。他們合着軍笛底聲音進行,秩序井然,步子相等,揚起他們底盾牌,帽羽巍巍地顛搖着,槍矛歪斜着。於是鷹叫一般大聲呼喊,他們衝到戰場上去了。戰爭和筵席一般可喜。三百人努力抵抗整個的亞洲。』

『然而野蠻人回來了——他們成萬成億地來!呵!既然人類,軍器和機巧強於勇武,我還是做一個勇者而死了吧!』
(他殺死他自己。)

發爾頓(啜吸他四肢上的汗水。)

『世界在逐漸變冷了。熱底本源必須滋養,火山和流出金屬物的江河必須發掘。加勁猛擊吧!——發揮兩臂底全力,盡力工作吧!』

(卡拜賴用鎚將他們自己打傷,火星盲了他們底眼睛,於是摸索着,在黑暗中消失了。)

栖里茲(站在她底車子裏面,這車子爲軸心上有翼的車輪所驅進。)
(停!停!這便是異鄉人,無神論者,伊壁鳩魯主義者(註六十七)和基督教徒被排斥的良好的理由了!現在籃中的神

祕揭穿了；聖廟被褻瀆了，一切完結了！

（她在一片險峻的斜坡上面往下走着——尖叫着，自暴自棄，撕扯她底頭髮。）

『呵！謊話，謊話！拉沒有交還給我。黃銅底聲音召我到死者那邊去。另外還有一個韃韃勒斯，進去便沒有回來的恐怖！』

（深淵將她沉溺了。）

巴卡斯（瘋狂地笑。）

『這有什麼要緊，雅康（註六十八）底妻子是我底配偶！法律它自己在醞釀中顛蹶搖擺！我祇知道新的歌曲，繁殖的形體！

『吞食我底母親的火，在我底血管中流動！讓它更猛烈地燃燒吧，那怕燬滅我也不要緊！

『雄性和雌性，對於萬物都懇懇溫和我捨棄自己來就你們，巴康脫！我捨棄自己來就你們，巴康那立！——葡萄將它自己繞身在樹幹上，咆哮吧！跳舞吧！猛扭吧！放鬆老虎和奴隸吧！——猛口咬裂肉體吧！

（於是攀，賽利那斯，和那些巴康脫，密瑪龍涅特，沒那特——帶着他們底蛇，火把，貂皮假面——互相擲花……震搖他們底 *Tympanums*，敲擊他們底 *Thyrsi*，用貝殼互相投擲，吞食葡萄，絞死一隻羔羊，撕裂了巴卡斯。）

阿坡羅（凶暴地鞭苔他底戰馬，他底轉白的頭髮從他底頭上落下來。）

『我遠離那多石的提洛（註六十九）那地方十分清淨，一切如死，我必須努力趕到特爾斐（註七十）在它底感通聖靈的煙霧完全消失以前，騾子在它底桂樹林中嚼食嫩葉，派吞迷路走失，找尋不到了。』

『我底力量底更強的集中，可以使我獲得崇高的讚美詩，永久的紀念碑；我底三角豎琴底顫動可以深入一切的物質！』（他彈擊樂器底弦子，弦子爆裂，那些斷頭弦揮擊到他底臉，他將三角豎琴擲去了；凶暴地鞭苔他底雙輪四馬車，喊道：）

『不！形體够多了！還要遠，還要高！——一直到絕頂上面！——到思想純潔的王國！』

（然而馬匹退後，用後足站起來，猛衝一下，將車子衝成碎片。他被馬具繞住，爲斷棒底碎塊所擊，頭向下，足向上，倒栽到

深淵裏去了。

天黑了。

維那（冷得悽愴，戰抖着）

『我會用我底腰帶變成希臘底整個的地平線。

』她底田地長着我底兩頰底玫瑰而灼熱發光，她底海岸依着我底兩唇底形狀打成輪廓；她底山嶺比我底鴿子還白，在雕刻師底下跳動着。在祭典底律令之中，在頭飾底佈置之中，在哲學家底對語之中，在共和國家底憲法之中，都可以找到我底精靈底啓示。我將人類溺愛得太過分了，使我不名譽的乃是戀愛！』

（她將她自己往後跌去，哭泣着）

『這個世界是可憎的；——沒有給我呼吸的空氣！

』哦，麥邱立，七弦琴底發明者，靈魂的指導人，帶我走吧！』

（她將一個手指放在她底唇上，於是描摹一個巨大的拋物線，跌進深淵裏去了。

什麼東西都不見了。完全是黑暗。

祇有從希拉里翁底兩隻眼睛裏，逃出兩道閃光，兩道青白色的光線。）

安東尼（終於開始注意他底龐大的身材）

『已經有過好多次，在你說話的時候，我看你底身體就在逐漸長起來；而這並不是幻覺！怎麼的呢？解釋給我聽……你底模樣使我恐怖！』

（聽見有腳步聲在走近來。）

『那是什麼東西！』

希拉里翁（伸展他底手臂）

『看吧！』

（於是，在月光底灰白色的映射之下，安東尼看出一個無限長的旅行隊，在巖石絕頂上面排成單行走着；——每一個旅行者，一個接着一個，從絕壁上跌進下面的灣流裏去。

最先來的是撒摩特喇底那三個大神——阿克塞洛司 (Axisros)，阿克蕭克洛司 (Axiokeros)，阿克蕭克薩 (Axiokersa)，——好像扣在一根扁帶上一般連接着，罩着紫色的假面，全把手高舉着。

厄斯邱雷琶憂傷地往前走，甚至薩摩斯 (Samos) 和忒勒斯發勒斯 (註七十一) 神態苦痛地問他話，他也沒有看見他們。伊連·蘇息普立斯 (Elean Sosipolis) 蟒蛇底形狀，將它自己底圓圈向深淵滾去。多息潑那 (Dospoena) 眩暈地，隨意地跳躍着，向深淵跳進去。布立托馬替 (註七十二) 因為恐怖而尖呼着，緊握住她底網上的孔眼。散討爾族狂奔過來，混亂地滾進那黑暗的灣流裏去。

在他們後面，是悲慟的出山林水澤底女神，大家全跛足前進着。牧場上的女神渾身是塵土；樹林之中的女神呻吟而流血；她們被砍樹者底斧子所傷了。

革留特 (Geludes) 斯特里接 (Stryen) 恩普薩，一切的陰間的女鬼，爪牙，蝮蛇和火把交錯混雜着，形成一個金字塔；——在這個塔頂之上，攸麟諾米 (註七十三) 坐在一張兀鷹皮上，和使肉食腐爛的蒼蠅一般憂煩，吞食着她自己底臂膀。

於是在一陣巨大的旋風之中，同時不見了血污的奧提亞 (註七十四) 奧昆麥那斯底希明那 (Hymina) 巴特楞斯 (Patroens) 底拉夫里亞 (註七十五) 阿琴那 (Aqina) (註七十七) 底阿菲亞 (Aphia) 色雷斯底班笛斯 (註七十六) 和兩腿如鳥腿的斯提姆發里亞 (註七十七) 特里奧拍斯 (註七十八) 三隻眼睛沒有了，祇剩了三隻空的眼窠。伊里取唐尼阿 (註七十九) 兩腿癱癱用手爬着，好像殘廢的人。

希拉里翁『多有趣呵，不是麼？——看他們全在他們底死時底痛苦底卑賤狀態之中！爬到我旁邊來，站在這塊巖石上面，那你便會好像薛西斯一般，檢閱他底軍隊。』

『越過那邊，很遠很遠，你有沒有看見那美鬚的巨人，他現在竟讓他底被血染成紫紅色的刀掉下來了？——他便是兩個行星之間的西徐亞底撒馬克息斯。』(註八十八)——阿提姆拍薩(註八十一)——維那和奧息洛克，那月亮。』

『再遠一點，這時候從蒼白的雲中出現了，是息米里亞人所崇拜比丟爾還深的諸神。』

『他們底巨大的房屋是溫暖的，他們在滿樹在圓屋頂上的刀光之下，用象牙角喝他們底蜜汁。他們在黃銅底盤碟中吃鯨魚底肝，這些盤碟是由魔鬼底鏈子所鑄成的；或者，他們合時地靜聽那些被俘的巫士用他們的手指彈奏石頭的大豎琴。』

『他們現在孱弱了！他們現在寒冷了！雪使他們底熊皮沉重；他們底兩足從他們底草鞋底破縫之中露出來。』

『他們爲那龐大的土地哭泣，他們在息戰的時候常在它底多草的小山岡上吸氣；他們爲那些長船哭泣，它們底船首能够在冰山之中穿路而過；——他們爲那些冰鞋哭泣，他們穿着它們去追逐極地底明星辰，將跟着他們旋轉的天體支持在他們底有力的兩臂之上。』

(一陣寒冷的狂風將他們帶走了。安東尼轉眼向別方面看。他看見——黑的輪廓映着紅的背景——幾個奇怪的人物，膠帶和手籠，互相拋着球，互相跳過別人底頭，做着鬼臉，跳着瘋狂的舞。)

希拉里翁。『他們是伊特魯立亞。』(註八十二) 底天神，那無數的伊薩爾(AEsars)。

『那是塔其司，卜卦是他所發明的。他一手設法增加天空底分界；他另一手將他自己支持在大地上，讓他就在那地方沉下去吧！』

『諾爾寫凝視着那座牆，她將釘子釘進去，以誌過去的年歲。現在牆上完全被釘子遮住了；世代已經完成了。』

『好像兩個突遇一陣暴風雨的旅行者一樣，卡斯脫爾(Kastur)和普勒脫克(Pulchak)，顫抖着，想在同一件外套下面躲藏起來。』

安東尼(閉上他底眼)。

『够了够了！』

（然而一陣巨大的羽翼底騾響，全卡匹托底維多利亞在空中飛過，——用手遮住他們底臉，將掛在他們底臂膀上的勝利品掉落下來。

哲那斯，——黃昏之主，——騎在一隻黑色公羊上面奔逃着；他底兩個臉一個臉已經腐爛；另外一個臉因為困憊而沉睡着。

蘇孟納司，黑暗的上天底無頭的神，將一個好像車輪一般的奇怪的餅緊壓在他底心上。

味斯塔（註八十三）在一個被殘的圓屋頂之下，設法重新點亮她底熄滅的燈。

柏羅那（註八十四）刻傷她底兩頰，——卻不能流出用以洗淨她底信徒的血來。）

安東尼，『饒饒吧！——他們使我厭煩！』

希拉里翁，『以前，他們卻娛樂你！』

（他指給他看，在大豆叢中，一個婦人，裸露着………一個黑人，每隻手裏拿一個火把。）

『這是阿里細亞底女神和魔鬼維比阿斯（註八十五）她底祭司，豆叢之王，曾是一個刺客，於是逃亡的奴隸，人屍底搶劫者，薩拉里亞大道底強盜，薩勃立雪斯橋上的蹺腳，一切薩標刺（註八十六）底人類底蠢賊，其崇拜她是再沒有這般熱情了。』

『在馬卡斯·安托奈那（註八十七）時代，貴族婦女寧願崇拜力比泰那（註八十八）』

（他指給他看，在柏樹和玫瑰樹底陰影之下，另外有一個婦人，裹在紗裏。她底四周放着鏟子，昇牀，黑色的垂帷，和一切的葬事中所用的器具。她微笑着。她底金剛石放着光，透過遠處的蜘蛛網。那些拉微（註八十九）好像骷髏一般，從樹枝中露出他底骨頭來；那些賴末爾，他們是怪氣，伸展着他們底蝙蝠一般的羽翼。

在一片田地底盡頭，躺着良善的忒密那斯（註九十）連根拔起，渾身盡是尿糞。

在一條墜溝底中央，味塔謨那斯（註九十一）底龐大的屍身被紅狗吞食着。

田舍的神完全離去了，哭泣着——薩忒（Sartor），薩拉忒（Sarttor），味爾味克忒（Veractor），科林那（Collina），瓦洛那（Vallona），賀斯提立納斯（Hostilinus）——全穿着頭巾模樣的小外套，有的拿一柄鋤頭，有的拿一根又竿，一把鐵籠，或者一枝粗大的長矛。）

希拉里翁。『他們底精靈使田莊興旺，——它底鴿巢，它底冬眠鼠底獵苑，和用網保護的家禽圍場，和充滿杉木香氣的溫暖的馬廄。』

『他們也保護那些不幸的悲苦的人，腿上拖着桎梏，在薩賓地域底堅硬的巖石路上走着的人，——保護那些用號角底聲音喚豬集合的人，——那些常在榆樹底最高的頂上，採集串球的人，——那些在彎曲的小路上趕着負載糞類肥料的驢子的人，喘氣的勞働者，靠在他底鋤頭底柄上，禱求他們，使他兩臂有力量；在善提樹蔭之下，在滿盛着牛乳的大葫蘆之旁，那些牧牛人，輪番地合着蘆笛歌唱他們底讚美詩。』

（在一個大廳底中央，在一座高大的臺上，可以看見一隻象牙的牀，四周圍着拿着松樹火把的人。）

『他們乃是婚姻之神，他們在等待新娘之來到。』

『多密丟卡（註九十二）領導她進來，——味爾哥解鬆她底腰帶，——蘇比哥（Subigo）將她放在牀上，——普勒馬（Praema）將她兩臂伸開，低聲對她說甜蜜的話。』

『然而她不會來了！——於是他們辭退了其餘的神：——看守病牀的諾那（Nona）和代息馬（Decima），管轄分娩的三位尼克息（Nixi）；兩位看護，愛求卡和普提那；保護搖牀的卡那，她底山查花束使孩子沒有噩夢。』

『後來，奧息帕哥（Ostipago）要強壯他底膝頭，——巴擺脫斯（Barbatas）給他第一根鬍鬚；斯提繆拉引起他第一種欲望；瓦留皮亞（註九十三）答應他第一次享樂；法布立末斯（Fobulmus）教他說話，紐末爾拉教他計數，卡末那教他歌唱，康塞斯教他思考。』

（廳裏空無所有；祇剩百歲之人納尼亞（註九十四）在牀邊——低聲自喃着葬歌，這葬歌是她常在老年人底葬禮中所的哀號。）

然而她底聲音立時被銳厲的呼喊所壓倒了。這些呼號是——

家庭守護神所喊出來的，他們蹲伏在前庭底盡頭，裹着狗皮，身上繞着花圈，——將他們底緊握着的手緊壓住他們底兩頰，盡力地大聲哭泣着。）

『何處是每餐我們所得的食物底股分，女僕底溫柔的看護，主婦底笑容，和庭院中嵌工的鋪道上玩蹺骨（一種遊戲）的幼童們底嬉戲？長大以後，他們常將他們底金的和皮的垂飾掛在我們底頭頸上！』

『每當一個凱旋底夜晚，主人歸來了，轉動他底潤濕的眼睛望着我們，這是怎樣的歡樂呵！他必詳述他底戰鬥；於是一間小屋子便比一座宮殿還高傲，比一座廟宇還神聖！』

『家庭底餐食是多麼甜蜜，尤其在斐雷里亞底早晨！對於死者的溫柔和了解一切的聲隙；大家互相接吻，當爲逝者底光榮和來者底希望而喝酒的時候。』

『然而那些閉鎖在我們後面的，彩繪的蠟所製的祖先，在慢慢地爲徵爲遮覆了。新的種族欺騙我們，打破我們底牙牀；我們底木頭的身體，在老鼠底口中零零碎碎地消滅了。』

（於是這些無量數的神，守護着門，廚房，地窖，浴室，分佈在各處——變成巨大的螞蟻底形狀，在鋪道上奔跑，或者龐大的蝴蝶，翱翔而去。）

於是起了一陣雷鳴底隆隆的聲音。）

一個聲音

『我乃軍隊之神，我乃主，我乃主上帝！我將雅各底營幕紮在小山上面；在沙漠之中我養育出亡的我底選民。』

『是我用火將所多瑪城焚燬！是我用洪水將世界淹沒！是我溺死法老，和一切的君王，——用海洋吞沒他底戰車，和他底御者！』

『我，姍姍的上帝，將一切別的神禁留在卑賤的可厭的狀態之中。在忿怒之中，我搗毀不潔之物；我打倒有威權的人；我底盛怒底蹂躪，迅疾地左右奔馳着，好像玉蜀黍田裏的無羈的單峯駱駝一樣。』

『我選擇卑賤的人救出以色列。火焰羽翼的天使從叢林之外對他們說話。』

『用油膏，肉桂，和沒藥使身體馨香，披着透明的長袍，腳踏高跟的草鞋，——勇敢的婦女上前去殺戮將軍，飛行經過的風帶着我底預言。』

『我將我底法律刻在石碑上面。我底人民被圈在法律之內，好像被圈在衛城之中一樣。他們是我底人民。我是他們底上帝！土地是我底，人民也是屬於我的，加上他們底每一個思想，和一切他們底工作，和他們所用以工作的器具，和他們底繁榮。』

『我底約櫃安置在一座三重的聖廟之中，——四圍是紫色的幕和明亮的燈臺。我有一個整個的民族好像奴役一般服侍我，擺動着香爐；那大教士，穿着風信子色的長袍，他底胸前掛着排列勻稱的寶石。』

『哎喲！哎喲！聖所之聖所開了，幕帷破裂了，燔盡祭底香氣被天上的一切的風所吹散了！豺狼在墳墓之中哀號；我底廟宇毀敗了；我底人民散滅了！』

『教士們被他們袍上的腰帶所絞死。婦女被俘而悴憔悴了；那些聖瓶完全溶解了！』
(聲音逐漸遼遠起來)

『我乃軍隊之神，我乃主，我乃主上帝！』

(接着便是非常的靜默，——最深的夜。)

安東尼。『一切都消逝了！』

有一個（回答）

『我留在這裏』

（希拉里翁站在他面前——然而完全變了形，——美麗如一個含笑的天使，輝耀如一個太陽，身材高大到要看見他底臉。——

安東尼

必須將頭仰到背後去，好像擡頭望着一顆星一般）

『你是誰？』

希拉里翁：『我底王國和宇宙一樣大；我底欲望沒有限制。我永久地做去，——解放思想，考慮萬物，——沒有忿恨，沒有恐懼，沒有憐憫，沒有愛情，沒有上帝。人類稱我爲科學！』

安東尼（退避他）

『還是說，你是……那魔鬼吧！』

希拉里翁（兩目注視着他）

『你要見他嗎？』

安東尼（他底眼睛避不開那有力的凝視：——對於魔鬼的好奇心降到他身上。他恐怖怕在增加；然而他底願望更長大到無限之境）

『可是如果我須看見他……如果我將看見他！』

（於是在盛怒底一陣突然的奮激之中）

『對於他的恐怖將永遠使我不見他……是的！』

(一隻劈裂的腳出現了。安東尼悔恨他底願望。然而那魔鬼突然地將他引托在他底角上，帶他走了。)

(註一) Ysland of Elephantus 尼羅河中一個小島，許多作家常稱它爲象島。

(註二) Heliopolis 意即太陽之城，在埃及北部，是埃及拜日最盛之處。

(註三) 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節。

(註四) 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廿五至廿六節。

(註五) 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十六至四十七節。

(註六) Zoroaster 波斯祇教 Magion 之始祖。這個宗教底基礎在於世界創造之二重性——光明與黑暗，邪惡與良善。他和

畢達哥拉斯相同的地方是，以爲世界上能見能觸的東西除火以外，便沒有第二件可以讓拜的東西了。因爲火是至尊之神底最適宜的象徵。

(註七) Ormuzd 波斯教中之善神。

(註八) Ahriman 波斯教中之惡神。善惡二神乃至尊之神所創造者。

(註九) Ephesian Diana 岱雅那底故事有許多矛盾的力地。她本是一位拉丁女神，後來和希臘底 Artemis 聯合起來。以弗所底岱雅那其實根本也是同一位神，然而外觀完全不同了。大致說來，她是光之神，是日神而已。

(註十) Amazones 神話中一個善戰的女性民族，從高加索系，定居在小亞細亞。

(註十一) Ida 小亞細亞一個山脈，在神話中是很著名的。以前是讓拜息柏利的地方。

(註十二) Archigallus 息柏利廟宇中最高之教士。

(註十三) Arys 弗里家一個美麗的牧羊人，被息柏利愛上了，可是他不忠於她，她便將他變成一棵杉樹。

(註十四) Persephone 一位女神，被地獄之神 Hades 帶到冥間去，做了他底妻子。她底母親 Demeter 跑來跑去哭尋她。

(註十五) Isis 埃及神名, Osiris 之妻及同事。她尋找她底丈夫,正如 Demeter 尋找她底女兒一樣。她是地神,埃及人以為她是萬物之母,故稱她為母親。

(註十六) Neith 埃及太空之神,主管戰爭及海市蜃樓。

(註十七) Ammon 埃及神,希臘人將他和 Zeus 聯合起來,羅馬人將他和 Jupiter 聯合起來。

(註十八) Ptah 埃及神,形如乾屍,是太初之父,是鑿出太陽和月亮的蛋底創造者。

(註十九) Thoth 埃及月神及文字之神。

(註二十) Osiris 埃及良善之神,萬物之主,唯一之主;是下界底主宰,死者底審判者,他底象徵是落在地平線以下的太陽。

(註二十一) Typhon Osiris 底兄弟;他看見 Osiris 在尼羅河流域造成了一個幸福的國家,便想奪他底王位,將他害死了。

(註二十二) Harpocrates 和 Orus 同樣,是埃及底兒子。他底像常用一個手指放在他底嘴上,因此便稱為靜默之神。

(註二十三) Phie 埃及一個小島,是謨拜埃及的地方。

(註二十四) Apis 埃及神名,是一隻公牛,傳說與賽烈司底靈魂便附在它身上。

(註二十五) 羅馬女神,是朱匹忒底隨從之一,朱匹忒手裏捏的便是她底像。

(註二十六) Juno 朱匹忒之妻,朱匹忒是天國之王,朱諾是王后或者女性的朱匹忒;朱匹忒是保護男性的,朱諾是保護女性的。她是一位妬忌心很重的神。

(註二十七) Gorgons 著名的三姊妹,兇惡異常。後為 Persens 所征服;他是借了密涅發底鏡子去的。

(註二十八) Neptune 水神之首領。

(註二十九) Pluto 地獄之王,死亡和葬禮之神,故又稱 Hades。

(註三十) Styx 冥界之江,環繞冥界七轉。

(註三十一) Mars 戰神。

(註三十二) Heracles 一個神，又是一個英雄，是朱匹忒底兒子，Holo 底丈夫。他做過十二件最艱難的工作，是很著名的。

(註三十三) Ceres 卽 Demeter，是希臘大神之一，掌管農事，故稱女穀神。

(註三十四) Bacchus 卽 Dionysus 是一位年輕，美麗，而豔冶的酒神。

(註三十五) Silenus 巴卡斯底永久的伴侶。喜歡喝酒，喜歡跳舞，有道士的歌聲。

(註三十六) Pan 喜歡音樂的牧神，牧笛 Syrinx 是他所發明的。他底頭上有兩隻角，下面是兩隻羊足。

(註三十七) Minotaur, Maenads, Bacchantes 都是巴卡斯底女教士，在祭典中她們半裸身體，頭繞長春藤，披散

頭髮，神態瘋狂，跳舞奏樂。

(註三十八) Vulcan 羅馬火神，又是錘神。

(註三十九) Muses 音樂之神。

(註四十) Venus Anadyomene 是海之女神。

(註四十一) Proserpine 卽 Persephone

(註四十二) Aristaeus 阿坡羅底兒子，是牲畜和牧人之保護者，教人養蜂。

(註四十三) Titans, Giants, Hecatonchires, Cyclopes 都是奧林帕斯神系以前的神族，爲 Zeus 所征服。

(註四十四) Saturn 意大利古神，是掌管農事的。或說是朱匹忒，涅普條因，普盧托神朱諾底父親。

(註四十五) Uranus 是泰坦諸神族底父親，被他底兒子薩騰所廢。

(註四十六) Agamemnon 希臘最有權力之國王，統治整個的亞各斯 Argos。在 Trojan War 中他是總司令。

(註四十七) Erebus 混沌之子，是冥界底黑暗。

(註四十八) Campus Martius 卽戰神之平原，是羅馬少年練習武藝的地方。

(註四十九) Hebe 青春之女神，她伺候諸神，將神酒倒在他們底杯子裏。

(註五十) Aeropolis 卽雅典之衛城。

(註五十一) Propylaea 通廟的門廊，以雅典之門廊爲最有名。

(註五十二) Parthenon 雅典密涅發之廟。

(註五十三) Cercopes 狡猾的詭譎的惡魔，在赫邱利睡着的時候他們搶劫他。

(註五十四) Centaurs 本是住在帖撒利的野蠻民族，後來因爲帖撒利人常騎在馬背上獵牛的習慣，人們便將他們想像做

半人半馬的東西，正如美洲人第一次看見一個西班牙人騎在馬背上便以爲人和馬同一個生物一樣。Centaurs 曾和赫邱利戰鬪，也被他征服。

(註五十五) Achelous 江神，曾和赫邱利戰鬪，被他將角打破，便逃到河牀下面去了。

(註五十六) Omphale 呂底亞之女王，赫邱利在她跟前作三年奴役。

(註五十七) Amphyrionad 赫邱利之別名。

(註五十八) Tityus 一個巨神；他想強姦岱雅那，被阿坡羅用箭射死。拋到冥界，他伸肢躺在地上，遮住九英畝地方，有兩隻兀

鷹和兩條蛇吃他底肝。

(註五十九) Tantalus Zeus 之子，他洩漏了他父親交託他的祕密，便被罰在冥界爲猛烈的口乾所苦。

(註六十) Ixion 一個國王，因爲犯了殺人罪，Zeus 將他帶到天上爲他淨罪。可是他又想勾引朱諾，便被罰兩手兩足扣在

一個車輪上面，永遠滾動着。

(註六十一) Cerberus 看守地獄進口的一條狗。它有三個頭，一條蛇尾。它阻止活的進去，阻止死的出來。赫邱利因爲要將

Aloeste 帶出來，便將它拖出了地獄。

(註六十二) Tartarus 地獄下面囚住叛逆的泰坦族的地方，有時泛指地獄。

(註六十三) Amphitrite (地中海) 海神。

聖安東尼之誘惑

(註六十四) Nereides 美麗的水神。

(註六十五) Sirens 海神。她們底歌聲迷人，可使航行者失事。

(註六十六) Tritons 安菲特賴提底兒子。他們吹着貝殼做成的喇叭，以平靜那猛烈的波浪。

(註六十七) Epicurean 尊奉 Epicurus 學說的享樂派。

(註六十八) Archon 雅典底統治者；一共有九個。

(註六十九) Delos 愛琴海中 Cyclades 羣島中最小的島嶼。

(註七十) Delphi 希臘著名小鎮，因為阿波羅神諭而得名。

(註七十一) Telephorus 健康之神。

(註七十二) Britomartis 一個水神，是 Zeus 底女兒。

(註七十三) Eurynome 海神之女。

(註七十四) Orithia 斯巴達之岱雅那。

(註七十五) Laphria Patrae 之岱雅那。

(註七十六) Bendis 色雷斯之岱雅那。

(註七十七) Symphalin 岱雅那別名。

(註七十八) Triopas 涅普條因底兒子。

(註七十九) Euechthonius 伐爾坎想強姦密涅發的時候落下的種子，變成了人，被神罰兩條腿變成兩條蛇尾。他是雅典王

第四。

(註八十) Zalmoxis 畢達哥拉斯底奴隸和學生。

(註八十一) Arémpasa 西徐亞人之維那。

(註八十二) *Eruria* 意大利著名地域。

(註八十三) *Vesta* 一位女神，推來城爲她點着聖火，由童貞女看守。如果火熄了，推來必有大禍。

(註八十四) *Bellona* 女戰神。

(註八十五) *Virpine* 不幸的邪惡的神。

(註八十六) *Suburra* 羅馬街名，是罪惡之區。

(註八十七) *Marcus Antonius* 羅馬大演說家。

(註八十八) *Libitina* 羅馬管理葬事的女神。

(註八十九) *Larvac* 鬼魂，和賴末爾相同。

(註九十) *Terminus* 邊界之神，他底像便豎在邊界上面。

(註九十一) *Vertumnus* 意大利果神。

(註九十二) *Domiduca* 司婚姻之女神。 *Virgo* 也是一位女神。

(註九十三) *Volupta* 肉慾享樂之人化。其餘欲望，計數，歌唱，思考都是同樣的人化的東西。

(註九十四) *Noenia* 羅馬司葬事之女神。

六

(他在他下面飛翔着，肢體伸開好像一個游泳者；他底張大的羽翼，完全將他掩住，好像是一片龐大的雲。)

安東尼。『我在向什麼地方跑？然而不久以前我曾瞥見那被呪詛的底形體。不啻！——這是一片雲負着我哩！也許我已經死了，在向上帝上昇吧……』

「我呼吸多麼自由呵。清淨無垢的空氣似乎使我底靈魂有了生氣。沒有重量底感覺！——再沒有苦痛了。」

洋！

『遠在我下面，電光爆閃着，——地平線加闊，加廣，——江流互相交叉着。那金色閃亮的點子是沙漠，那小潭的水是海

地帶，常常因霧而幽暗！如果我能够看見那些山嶺，每個黃昏太陽沉下去休息的地方呵！』

『別的海洋出現了！——我所絲毫不認識的廣大的地域！有黑種人底領土，好像鑊子一般冒着煙！——然後是雪底

魔鬼。』太陽永遠不沉下去休息，太陽是永不休息的！』

（安東尼聽見這個聲音並不驚奇。這似乎是他自己底思想底一個回響——他自己底記憶所造成的的一個回答而已。）

這時候大地逐漸地變成一個球形，他看見它在碧空之中，繞着它底兩極而旋轉，圍着太陽盤旋着。）

魔鬼。』所以它（指地球）並不是宇宙之中心！人類底自尊屈辱你自己一點吧！』

安東尼。』現在我不能將它看清楚了。它和其餘的發光的世界紛亂地混雜在一起。便是穹蒼它自己也不過是星辰底

一種組織罷了。』

（他們繼續上昇。）

『沒有聲音！——連鷹類底嘎聲的吼鳴也沒有！什麼東西都沒有！我候聽着天球底諧和底聲音。』

魔鬼。』你聽不見它們！你也看不見柏拉圖底伴地球旋轉而掩蔽地球使不爲宇宙中心底火所及的行星，——或者

匪羅來斯（註一）底中央熔爐，——或者亞里斯多德底星球，或者猶太人底七重天，浩大的河流在水晶底穹蒼之上！』

安東尼。』然而穹蒼之下似乎和牆壁一般堅硬！——偏偏我穿過它了，我在它裏面迷失了！』

（於是他看見月亮——好像一塊圓的冰片，裏面充溢着靜止的光。）

魔鬼。』以前它乃是靈魂之寓所！便是良善的畢達哥拉斯也會用壯麗的花去裝潢它，使禽鳥繁殖在它上面！』

安東尼。』我祇看見那邊的荒蕪的平原，熄滅的火山口在黑色的天空之下打着呵欠。

『讓我們到那些放着輕淡溫柔的光的星辰那邊去吧，去觀察那些天使，儘長地伸出他們底臂膀托起它們，好像火把

一般！

魔鬼。（將他帶到星辰底中間。）

『它們互相吸引着，同時又互相抗拒着。每一顆星底行動，乃是另一顆星底行動底結果，而它底行動又影響了別顆的星，——沒有襄理者底幫助，祇靠一條法則底力量，秩序底功效！』

安東尼。『是呵！……是呵！我底智慧緊抱住偉大的真理！這是一種比一切的深情的玩樂更大的歡喜！我提心吊膽地驚詫着上帝底巨大無比了！』

魔鬼。『甚至和你在向上跑穹蒼也同時不停地向上昇一樣，你底思想在擴大的時候，他在你面前也顯得更大大了；從這個宇宙底發現以後，你便會覺得當無極在加廣加深的時候，你底歡喜也在增加了。』

安東尼。『呵！更高了！——還在高！——永遠更高着！』

（於是星辰番殖着，閃爍着。銀河在天頂之中開展着好像一條巨大的帶子，上面散佈着小孔；在這些明亮的罅隙之中，可以看見伸長的黑暗底延互。有星辰之雨，有長列的金色的塵沙，有發光的煙霧，浮動着，融化着。

偶而一顆彗星猝然地經過，於是重新開始那無限的光亮底恬靜。

安東尼伸開兩臂，支撐在魔鬼底兩角之間，佔據了其間的全部地方。

他輕蔑地記起他往日底愚昧，他底夢念底平庸。他以前所常常在下面凝視着的閃耀的球體現在和他接近了。他分辨它們底軌道線底交叉和它們底行程底錯綜。他看見它們自遠而來，——好像掛在一根吊索上面的石子一般，畫出它底圓圈，描出它們底雙曲線。

他在目光所及之處，同時認出南十字星和大熊星，山貓座和人馬座，劍魚座底星霧，獵戶座底星團中的六個太陽，朱匹忒和他底四顆衛星，和那巨大的薩騰的三重環！——一切人類將來會發現的行星和恆星。他底兩目充滿着它們底光；他底滿腦充塞着它們底距離底計算；於是，彎下頭去，他喃喃說道：（

「這一切底目的是什麼呢？」

魔鬼。「沒有目的。上帝怎麼能施與一個目的呢？什麼經驗曾教導過他？——什麼熟慮曾使他決斷？」

「在太初以前，他不能行動——現在呢，他底行動毫無效用了。」

安東尼。「然而世界是在一個時候單憑他底命令創造起來的。」

魔鬼。「然而充斥於大地之上的生物連綿地來到了。所以天上的新的星辰也出現了——變化的因生出不同的果來。」

安東尼。「變化的因乃是上帝底意志！」

魔鬼。「然而承認上帝有數種意志底效用，便是承認變化的因，便是反對他底獨一性。」

「他底意志是和他底本質不可分開的。他祇能有一個意志，祇能有一個本質；他底生存既然是永久的，他底行動也是永久的了。」

「觀察那太陽吧！它底表面上躍出一迸一迸的火焰來，射出火星，散佈開去，以後變成了天體；——比極端更遠的地方，越過那些祇祇看見黑夜的深處，旋轉着別的太陽；——越過它們又有別的太陽，越過那些又有別的……沒有止境！」

安東尼。「够了！够了！我怕！——我將跌入深淵裏面去了！」

魔鬼（休歇了，使安東尼在空間緩和地前後搖擺着。）

「虛無是不——真空是沒有的，每處而且永久有物體在不可移動的太空底深處游動着。如果太空有界限，它便不是太空，而是是一個物體了；它是沒有界限的！」

安東尼（因為驚愕而茫然若失。）

「沒有界限！」

魔鬼。「永遠向天上走，永遠向天上走，——然而你決不會碰到頂。向地下走上億兆世紀；可是你永遠不會碰到底。因為

頂是沒有的，底也是沒有的；沒有上，也沒有下——沒有高，也沒有深；這些不過是人類說話中所用的字底意義罷了。太空包含在上帝之中，他不是太空底一部分或者諸如此類的模樣，——而是無極它自己！

安東尼（慢慢地）

『物質……那末……一定是上帝底一部分了？』

魔鬼。『爲什麼不是呢？你能够知道上帝底終點嗎？』

安東尼。『不，正相反，我蹲伏，我挫折我自己在他底大權之下！』

魔鬼。『然而你卻假裝去感動他！你卻對他說話，——甚至用美德去讚美他，——用良善，公正，慈愛去讚美他，——不知道那一切的德藝本來就是他底。』

『在要他之外想像任何東西，便是想像上帝之外的上帝，神外之神了。因爲他乃是唯一的實在，唯一的本體。』

『如果本體可以分開，它便不是本體，它便失去它底性質；上帝便不能存在了。所以他是和無限一般不可分開的；——而如果他有一個身體，他便有許多部分組織起來的，他便不是一位——他便不是無限的了。所以他不是一個人樣的一位！』

安東尼。『什麼！我底祈禱，我底嗚咽，我底呻吟，我底肉體底苦痛，我底愛情底狂喜——這一切的東西完全變成一個謠語了，——空虛，無用——好像一隻飛鳥啼聲，好像枯葉底一個打旋嗎？』

（哭泣起來）

『哦，不——在萬物之上一定有一位，——一個偉大的神，一個主，一個天父，我底心便是在崇拜他，而他也一定受我！』
魔鬼。『你在希望上帝不是上帝；——因爲如果他感到愛情，或者忿怒，或者憐憫，——他便會放棄他底本來的美德而求一個更大的或更小的美德了。他不爲任何情感而駐足，他不包含於任何形體之中。』

安東尼。『可是無論如何我總有一天會看見他！』

魔鬼。』和天國諸聖一起，是不是呢？——當有限的和無限的相得於一個有範圍的地方，包含上帝在內的時候！

安東尼。『這不要緊——良善的人必定有一個天國，邪惡的人必定有一個地獄給他們住的。』

魔鬼。『你底腦子裏的願望能够創造宇宙底法則嗎？無疑的，邪惡對於上帝是無差別的，——因為大地上面佈滿的盡是邪惡！

『這是因為他柔弱無能而忍受它呢，還是因為他暴虐殘酷而保留它呢？

『你是想像他永遠在改造世界，好像改造一架不完善的機器嗎？——想像他永遠注意着萬物底動作，從一隻蝴蝶底飛逃到一個人底思想嗎？

『如果他曾創造宇宙，那末他底加護是多餘的。如果有天佑，那末這創造是有缺點的。

『祇有你才關心良善和邪惡——甚至諸如黑夜和白晝，快樂和苦痛，死亡和生產也祇有那關心空間，關心一個特別的中心，關心一個特殊的興趣的人才和它們發生關係。無極既然是永久的，無極便是如此；——如此而已。』

（魔鬼底羽翼逐漸擴張着；現在它們將一切的空閒完全遮住了。）

安東尼（現在什麼東西都不見了；一陣巨大的眩暈降到他身上）：

『可怕的寒冷將我凍結，直到我底靈魂底深處！它超過了苦痛底極端！它好像是比死亡更深的一種死亡！我在無邊的黑暗之中滾動；而黑暗又走進了我底心。我底意識在虛無底擴張之下爆裂了！』

魔鬼。『然而萬物底知識你祇有經過你底頭腦底媒介才能得到。和內陷的鏡子一樣，它改變它所映照的物件底形狀；你沒有證明它們底確切的實在的任何方法。

『你永遠不能認識宇宙底廣大的一切，因此你永遠不能得到關於它底起因的一點觀念，不能有一個關於上帝的公正的想像，或者甚至說一聲宇宙是無限的，——因為你必須先知道無極是什麼東西！

『或者，形體莫許是你底感覺底一個錯誤，——本體莫許是你底想像底一個虛構？

「自然，除非世界是一個萬物底永久的流動，則外表，相反地，便是完全真實的了；幻象是唯一的實在。然而你可確信你是看見麼？——甚至確信你是活着麼？也許什麼東西都沒有存在吧！」
（魔鬼捉住安東尼，儘伸長兩臂抱住他，張大了口睨視着他，好底要吞食他一般。）
『那麼崇拜我吧！——呪詛那你稱爲上帝的怪物吧！』
（安東尼擡起他底眼睛，眼睛裏含蓄着對於希望的最後的一個努力。
魔鬼放棄他了。）

（註一） Philolatus 畢達哥拉斯底高材弟子。

七

安東尼（發現他自己仰臥於懸崖底邊緣上。
天空泛白了。）

『這是曙色，或者不過是月光底感應呢？』

（他設法站起來，卻跌倒了，——他底牙齒震動作聲）

『我感到這樣一種虛弱底無力，好像我底骨頭完全碎了一般！』

『爲什麼呢？』

『呵！那魔鬼——我記得了！——他甚至向我重述我從年高的狄狄馬斯所學習的芝諾芬尼（註一）赫拉頡利圖斯

（註二）和美利瑟斯（註三）和亞拿薩哥拉（註四）底意見底一切——關於無極，關於創造，關於認識萬物之不可能！』

『然而我相信我能够和上帝給合！』

（慘然苦笑）

「呵發癡發癡！這過失是我底嗎？祈禱對於我是難以忍受了！我底心和巖石一般乾枯！以前它是充溢着愛情的……」

「沙灘上總是冒着晨霧，好像一隻香爐裏的馨香的煙氣一般；——日落的時候，火紅的花總是盛開於十字架上；在午夜衆生和萬物便躺在同樣的嚴肅的靜默之中，跟我一起崇拜天主哦，祈禱底迷眩，神往底快樂，上天底賞賜，——你們變成什麼東西了？」

「我記得我和安夢出外旅行，去尋找一個可以建立一座道院的幽靜的地方。那是最後的一晚了；我們加緊步子，並肩前進，低誦着讚美詩，也不交談。當太陽下沉的時候，我們底影子便伸長起來，好像兩座方尖碑一般，繼續長大，在我們面前遊動。我們隨處豎立十字架，用我們底棍棒底零片製成，以誌未來的一座修道室底所在。夜晚遲遲地來到了；黑暗底波浪滿佈大地，可是天上一片龐大的玫瑰色的光在這時候卻仍舊煥發着。」

「當我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常常以小石子建築隱舍來自娛。我底母親在我旁邊坐着，她那樣專心地守望着我！」

「她不會因為我拋棄她而咒詛我嗎？——她不會在悲苦失望之中一把一把將她底白髮扯下來嗎？於是她底尸身遺留在茅屋之中，躺在地板上面，蘆頂之下，崩潰的牆壁之間。一隻袋狼，從一個洞口，鼻臭着氣，衝進他底頭，他底嘴來……恐怖！恐怖！」

（嗚咽着）

「不！安濛那麗亞不會拋棄她的！現在她在什麼地方呢？——安濛那麗亞？」

「也許在浴室底末端，她一件一件脫着她底衣服：最先是外套，其次是腰帶，其次是第一件長袍，其次是第二件較輕的長袍，和一切她底頸圈，——肉柱底蒸氣圍繞她底裸露的肢體，最後她便躺在微溫的鑲木細工的地板上面。她底長髮在她底後臀底弧線之下散開，好像黑色的羊毛一般；熱氣底壓逼使她喘息；她底腰支撐起，她底胸部挺出……什麼！我底肉體又反叛了！連在悲苦之中，我還被淫慾所磨難呵。同時遭受兩種苦難真是不能忍受了！我再不能容忍我自己了！」

（他倚身過去，疑視着深淵）

「跌下去的人是一定死的。再沒有如此容易的了！祇要我底右脅一滾——祇要動一動——一動！」
（於是忽然出現——一個年老的婦人。安東尼嚇得跳了起來。這似乎他是看見他底母親復活了。然而這個婦人要老得多，而且瘦削異常。

一件壽衣，上端扣在她底頭上，和她底白髮一齊掛下來，遮住她底細如叉枝的兩腿。她底象牙色的牙齒底亮光使她底泥土色的皮膚更顯得黝黑。她底眼窠之中充滿陰影；在它們底深處有兩道火焰搖曳着，好像墳墓上的燈光。

她說道：

「上前呵！什麼事情阻攔你呢？」

安東尼（訥訥地）

「我怕……犯罪！」

她（回答道）

「然而掃羅王自殺！雷息阿斯（Razias）——一個正直的人，也自殺！安提阿之聖皮拉齊（Sainte Pelagia）殺死她自己！阿勒頗底多米那（Domina）和她底兩個女兒——一共三位聖徒——也自殺！你還應該記得有多少的因為信仰而壓迫的教徒自己到劊子手那裏去自白，因為他們望死望得忍耐不住了！米利都底處女用她們底腰帶絞死她們自己，因為這樣她們可以快一點享受死亡了。在敘拉古，哲學家黑格息阿斯那樣雄辯地宣揚死亡，使男子們離開娼家去吊死在田地裏。羅馬底貴族將死亡當作一件新的縱慾底方式去尋求它。」

安東尼。「唉！對於死亡的愛好是頑強的；許多的隱士向它屈服了。」

年老的婦人。「做一件能够使你 and 上帝相等的事——想想看！他創造你；你卻破壞他底工作——你而且憑你自己底勇氣——你自己底自由意志赫洛斯特刺塔（註五）所知道的享樂還沒有這個大呵。而且你底肉體嘲笑你底靈魂。這麼許久，現在你儘可以向它報復了。你不會有痛苦的。它立刻就會過去。你怕什麼東西呢？——一個廣闊的黑暗的洞也許它是一

個空虛哩！

（安東尼單是聽着，沒有回答；於是另外一面出現了——

另外一個婦人——年輕而美麗異常。第一眼他將她認作安濛那麗亞。然而她比較長一點，和蜜一般金黃，很胖，兩頰有脂粉，頭上有玫瑰花。她底長袍，因為小金屬物而沉重，因為金屬的光彩而閃耀；——她底多肉的兩層血旺鮮紅，她底似乎有點沉重的眼臉因為困倦而下垂，看去要將她錯認為一個瞎子。

她喃喃低語）

「不，活着享受吧！所羅門勸人尋快樂！依照你底心底指導和你底眼睛底慾望吧！」

安東尼。「我能有什麼快樂呢？我底心是厭煩憔悴了；我底兩目是晦暗不明了！」

她（回答）

「訪尋雷可提斯（Ragotz）底郊外吧；推開一扇繪成藍色的門；——當你走進一個前庭，裏面一脈泉水不停地喃喃地迸躍着的時候，一個婦人便會在你底面前出現——白綢的披臂，鑲着金的條紋；她底頭髮束緊，她底笑聲好像銅拍板底擊拍底着音。她是很靈敏的。在她底撫摩之下，你便可以嚐到入手底得意和慾望底慰藉了。」

「你有過一個愛你的處女緊貼在你底懷裏麼？你可記得她底羞怯底放棄，——她底懊悔在一陣眼淚底甜蜜的逆流之中消去麼？」

「你現在還能想像你和她散步——不能嗎？——在樹林之中月光之下你兩相牽的手底每一次緊握，便是一陣甜蜜的戰慄通過你倆底身體——互相密視着，你們底眼睛裏似乎有一種非物質的液體互相傾注到另外一個人底身裏去；——

——於是你底心充溢了它爆裂了；這是熱情底渦流底柔和的迴旋，是陶醉底泛濫……」

年老的婦人。「一個人不必因為要嚐到快樂底苦痛而去享有快樂呵！即使從遠處觀看它們，也應該嫌惡它們。你一定被同樣的動作底單調，壽命底長短，世界底可憎，太陽底愚蠢所勞苦了吧？」

安東尼。「噯，真好！——我憎惡一切他所照着的東西。」

年輕的婦人。「隱士！隱士！你將在燧石之中發現金剛石，在沙漠之下發現泉水，在你所輕蔑一切的賭注倖僥之中發現歡喜，在大地上甚至有許多地方，那樣地美麗，你一看見它們就會生出一種願望，要將整個的世界情愛地緊貼着你底心！」

年老的婦人。「每晚上你躺在地上睡覺的時候，你便希望它躺在你底上面並且將你蓋起來。」

年輕的婦人。「然而你却相信肉身底復活——這就是將生命變為永存呵！」

（即使在說話的時候，那年老的婦人也仍舊在逐漸瘦削無肉起來；她底頭顱上的白髮已經不見，它底上面有一隻蝙蝠在空中旋打。

年輕的婦人格外肥胖了。她底長袍閃耀着變動的色彩；她底鼻孔在悸動，她底眼睛溫柔地溜轉着。）
前者（張開她底兩臂，說道：「

到我這裏來吧！——我是安慰，是休息，是煙沒，是永久的平靜！」

另外那一個。

「我是睡眠施與者，是生命，是無窮盡的幸福！」

（安東尼掉轉身要逃開她們。可是她們每一個人將一隻手放在他底肩上。

壽衣分開了，露出死底骨骼來。

長袍脫離開來，使慾底身體完全露出——她底腰圍纖美；她底長而波狀的頭髮在風中飄動。

安東尼站在兩者之間，靜止不動，觀察着她們。）

死（對他說道：「

『這有什麼要緊，現在或者別個時候！你是屬於我的，——和太陽，民族，城市，國王，山雪和田地中的牧草一樣。我飛翔比

天上的鷹還高。我奔馳比賡踏還迅疾；我甚至追上希望；我征服上帝底兒子！

愆！『不要反抗！我是無所不在的神！森林回響我底嘆息；我底激動使河流顫抖。德行，勇敢，虔誠，融解在我口裏的香氣之中。人類所走的每一步，都有我陪伴着；即使在墳墓底洞口他還向我轉過身來！』

死！『我要爲你找到你所找尋不到的東西，用火把底光，在死者底臉上，——或者在人類底廢墟所形成的可怕的沙漠之間，那便是越過那金字塔你所常常徘徊的地方。隨時有頭顱骨底碎塊，在草鞋之下滾過。你拾起塵土，讓它在你底手指上緩緩流下；你底思想和它混合在一起，浸沉到虛無之中。』

愆！『我底深淵則更深了！大理石像挑動淫猥的愛情。人類向可怕的形勢衝去。桎梏牢釘住被桎梏者所呪詛的人。賈淫婦底蠱惑力，夢幻底亂行，和我底廣大的憂鬱，到什麼地方去了？』

死！『我底諷刺撫摩過一切別的東西！在君王底葬禮之中，和一個整個的民族底消滅之中有着巨大的歡樂；戰爭之中用着音樂，帽羽，金的馬具，——用着巨大的典禮底舉行，使我應得的敬禮更加偉大！』

愆！『我底忿怒和你一樣我也吶喊！我也咬嚼！我也有痛苦底汗水，和蒼白的外貌！』

死！『這是我使你可怕的！讓我們纏結起來吧！』

（死）『譏誚地笑了；愆咆哮起來。他們互相抱着各人底腰，輪替地歌唱着：』

『我催促物質底解體！』

『我幫助原子底消滅！』

『你爲我底革新而破壞！』

『你爲我底破壞而生產！』

『永遠活動吧，我底能力！』

『蕃生吧，我底朽敗！』

（她們底聲音底滾動的回響充盈於地平線上，逐漸深沉起來，變得那樣有力，使安東尼好像雷擊一般，往後倒去。時時有一種激動，使他重新睜開他底眼睛來；於是他看出他面前在黑暗之中一個妖怪底模樣。

這是一個骷髏，戴着玫瑰花冠，管轄着一個婦人底身體，白如珍珠色。下面是一件裝飾着金的小點子而燦爛的壽衣，樣子好像一條尾巴，渾身波動着，好像一條用尾巴豎直的巨大的爬蟲。

這異象淡薄了——消失了。）

安東尼（站起來）

『又是魔鬼，在他底兩重外貌之下；姦淫底精靈，和破壞底精靈。』

『兩者都不使我恐怖，我反抗幸福；並且我知道我是永存的。』

『所以死亡不過是一種幻象，一種及時地罩住生命之延續的面網而已。』

『然而本體既然是單一的，那末形體爲什麼變異呢？』

『什麼地方一定有着原始的形狀，它們底體態不過是一種記號罷了。如果我能够看見它們，我準可以知道物質和思想之連鎖；我準可以知道上帝所含有東西了。』

『這便是巴比倫畫在俾拉斯底廟宇底牆壁上的花樣；還有和它們相像的別的花樣滿遮在迦太基底門口底嵌工上面。我自己有時候看見天上，差不多那個模樣的精靈底形狀。走過沙漠的人碰到那些形狀超越一切的意象的走獸……』

（對面，尼羅河底更遠的一面，突然出現了司芬克斯。他伸出兩隻前掌，震搖着他額上的綁帶，肚腹貼地蹲伏着。跳着，飛着，鼻孔噴着火，用她底龍尾鞭打着她底有翼的兩脅，那綠眼睛的開米刺盤繞着圈子，吠叫着。

她頭上的濃厚的鬃毛擺蕩到後面去，一面和獅子毛混合在一起，另一面拖在沙地上，跟着她底前後搖擺的身體抖動着。）

司芬克斯（靜止不動，凝視着開米刺）

『這裏來，開米刺！休息一會吧！』

開米刺。『不永不休息的！』

司芬克斯。『不要跑得那麼快，不要飛得那麼高，不要吠得那麼響！』

開米刺。『不要叫我！——再不要叫我吧，因為你必須保持着永久的啞默。』

司芬克斯。『停止將你底火焰噴到我臉上來，將你底咆哮喊到我耳朵裏去吧！你不能溶解我底花崗石呵。』

開米刺。『你捉不住我，可怕的司芬克斯！』

司芬克斯。『你和我住在一起真是太瘋了！』

開米刺。『你跟住我真是太重了！』

司芬克斯。『可是你到什麼地方去呢，跑得這樣快？』

開米刺。『我在迷宮底走廊之中奔馳——我在山嶺之上飛翔——我在疾行之中輕擦水波——我在絕壁之底叫喚

——我用我底嘴將我掛在雲端上面——我用我底拖曳的尾巴揮掃海灘；還有那小山岡底弧形是從我底兩肩底形狀上

脫胎出來的！然而我看見你卻永遠不動，或者也許用你底爪子在沙地上畫着古怪的圖樣。』

司芬克斯。『這是因為我保守着我底秘密；——我做着夢並且計算着。』

『海洋回到它底牀裏；小麥在風中前後彎曲；成隊的旅客經過；塵沙飛揚；城市崩潰；然而我底凝視卻毫無迷誤，堅持不

變，透過一切中間的東西，凝視着誰都不能走到的一行地平線。』

開米刺。『我是輕飄而快樂！我將雲間的天國底迷眩的景象，和遙遠的說不出的幸福，獻給人類底眼睛，我將永久的瘋

狂傾注到他們底靈魂裏面去；還有幸福底圖謀，未來底計劃，光榮底夢和戀愛底誓，和一切善良的決心。』

『我促成人類去從事危險的旅行和重大的企業。我用我底爪子鑄鑿建築中的奇蹟。這是我，將小鈴繫在坡塞那（註

六）底墳墓之上，用黃銅牆壁圍住阿灘提斯（Atantia）底埠頭。

『我尋求新的香料，更大的花，和以前沒有感到的快樂。如果我在什麼地方看見一個人專心于智慧，我便撲到他身上去，將他絞死。』

司芬克斯。『一切爲上帝底願望所苦虐的都被我吞食了。』

『因爲要爬到我底尊貴的額頭上來，那些最強壯的人循着我底綁帶上的凹槽上昇，好像走在階梯上一般。於是一陣巨大的困倦降到他們身上，他們便往後跌下去了。』

（安東尼開始戰慄起來。）

他已經不在他底茅屋之前，而在沙漠之中了；那兩個妖怪在他旁邊，他底兩肩感到他們底灼熱的氣息。）

司芬克斯。『哦，你這幻想，用你底羽翼將我帶走吧，這樣我底憂鬱便可以啓迪了！』

開米刺。『哦，你這不知的，我迷戀你底眼睛！好像一隻袋狼在情熱之中，我繞着你打圈子，誘致那授胎作用，因爲它（指授胎作用）底慾望將我吞食了！』

『張開你底嘴，舉起你底足——爬到我背上來吧！』

司芬克斯。『我底兩足自從伸出以後，便再不能移動了。苔蘚好像牙齒一樣，生在我底牙牀上面。我被悠長的夢所打擊，再沒有什麼要說的了。』

開米刺。『你說謊，你這偽善的司芬克斯！你爲什麼常常叫喚我，又常常放棄我！』

司芬克斯。『這是你，不可制伏地反覆無常，在你底行程之中打圈子，永遠回來回去的！』

開米刺。『是我底錯嗎？什麼那由我去吧！』

（她吠叫起來。）

司芬克斯。『你走開了！你逃開我了！』

（他咆哮起來。）

開米刺。『試驗——你磨死我了！』

司芬克斯。『不——不可能的！』

（他逐漸沉下去，在沙地之中消失了；同時開米刺跳躍着，伸出舌頭，一路上繞着圈子，離去了。她口裏吐出的氣息造成一片霧。

從這片霧望出去，安東尼看見一圈一圈的雲和不定形的波浪。

終於他能够辨認出好像人體底形狀的東西來了。

最初——

微物——來到了，好像日光之下遊動的氣泡一樣。他們喊着）

『不要呼吸太重啦！雨點打傷我們，假音（——音樂上之失調）擦損我們，黑暗使我們盲目！我們完全是輕風和香氣組織成功的，我們飄浮着，滾動着——比夢幻稍微多一點，然而並不是實在的生物……』

尼司納斯 (Nissas)

（祇有一隻眼睛，一個頰，一隻手，一條腿，半個身體，半顆心。他們說道）

『我們實實在在住在半間屋子裏，跟我們底半個妻子和我們底半個孩子住着！』

勃來美 (註七)

（全是沒有頭的）

『我們底肩膀是最廣闊的了；——沒有一隻公牛，犀牛，或者一只象能够負擔我們所負擔的東西。

『有一件暗昧地好像容貌一般的東西——差不多是一張模糊的臉龐吧——印在我們底胸部上：完了！我們意想消

化；我們精鍊分泌。在我們底信仰之中，上帝和平地在內部乳糜之中浮動着。

「我們在我們底路上向前一直走着，經過一切泥濘，跨過一切沼澤，在一切的深淵底邊緣上奔跑；我們乃是一切民族之中最勞働的，最幸福的，最有德性的了！」

侏儒

「我們這一羣良善的小人，在世界上攀爬着，好像單峯駱駝底駝峯上面的蟲蟲一般。」

「我們被燒死，被沾溺，被壓碎；我們總是重新出現，比以前更靈活更不可勝數了——我們底人數使我們可怕起來！」

沙拍特 (Sciapods)

「我們底長如草籐的頭髮將我們扣在地上，我們底廣闊如陽傘的兩足往下面生長着；光亮經過我們底厚大的腳跟照到我們身上來。我們沒有煩擾，沒有工作將頭盡力往下垂——這是幸福底祕密。」

（他們底舉起的腿子，——好像樹幹一般，——在蕃生着。）

於是一片森林出現了。巨大的猿四隻腳在它中間攀援穿行——這些乃是狗頭的人。）

辛諾塞法利

「我們從一枝跳到一枝，找蛋來吮吸；我們活剝初生毛羽的小雛；於是我們用它們底巢放在我們底頭上，替代帽子。」

「我們撕下母牛底乳頭；我們捏出大野貓底眼睛；我們在樹底高處撒下屎來——我們在光天白日之下暴露我們底

邪僻。

「扯碎花朵，壓破果子，污濁泉水，強姦婦女，我們乃是萬物之主——靠我們底臂膀底力量，和我們底心底兇暴。」

『喂！伙伴！——咬緊你們底牙牀吧！』

（血和乳從他們底腭上流下來，雨水在他們底多毛的背脊上流着。

安東尼吸着綠葉底新氣。

葉子動了，樹枝相觸；於是突然出現一隻龐大的黑色的鬮牛；公牛底頭，兩耳之間有白色的角底叢林。）

薩丟衰格 (Sadhuzag)

『我底七十四隻鹿角是和笛子一樣中空的。』

『當我掉身向着南風的時候，它們便發出聲音，將被誘的動物都拉了過來環繞着我。大蛇纏繞在我底腿子上；胡蜂攢聚在我底鼻孔裏面；還有鸚鵡，鴿子，紅鶴，停息在我底角枝上面。』

『聽哪！』

（他將他底角拋向後面去，後面便發出一種說不出的甜蜜的音樂。

安東尼用兩手緊貼住他底心。這似乎他底靈魂已經被那佳調帶走了。）

薩丟衰格

『然而當我掉身向着北風的時候，我底鹿角便格外濃密地聳起，勝於列陣的兵士底槍矛，發出一種嗚嗚底聲音；森林因為恐怖而驚起；江流重新回上它們底來源；果子底皮殼爆開了；彎倒的草豎直了，好像一個懦夫底頭髮一樣。』

『聽哪！』

（他將他底開叉的鹿角灣向前面去，於是它們發出可怖的和音調不諧的呼號來。安東尼覺得他底心好像被撕裂了
一般。）

他底恐怖增加了，當他看見）——

馬鐵科拉斯 (Marichoras)

（的時候。這是一隻龐大的紅獅，人底臉，三排牙齒）

『我底紅髮底光芒和廣大的沙漠底反光混合起來。我底鼻孔噴出孤獨幽居底恐怖。我吐出瘟疫來。我吞食冒險到沙漠中來的軍隊。』

『我底爪子和螺旋一般扭曲，我底牙齒形如鋸子；我底彎曲的尾巴聳起的時候，便前後左右放出鏢來！』
『看吧，看吧！』

（馬鐵科拉斯射出他尾巴上的銳利的鬣毛，向各方面射去，好像是一排箭。血點的雨落下來了，灑在葉叢上面。）

開圖勃里拍斯 (Catoblepas)

（一隻豬頭的黑色的野牛，頭倒在地上；頭頸長而細，軟弱得好像一條空中的腸管。他在地上打滾，四足掩沒在遮住他底臉龐的無限的粗糙的鬃毛裏面）

『肥壯，變態，狂暴——我永遠如此，我底肚子感到污泥底溫暖。我底頭顱是這樣地沉重，不能擡起。我將它慢慢地在我四周滾動着，張着口；我用舌頭撕裂被我底氣息潤澤的有毒的樹木。有一次，在不知不覺中，我甚至將我自己底腳也吞下去了！』

『沒有一個人，安東尼，曾經看見過我底眼睛——或者至少，凡看見它們的人都死去了。如果我擡起我底眼臉——我底粉紅色的膨脹的眼睛來，你立時就會死！』

安東尼。『哦，這傢伙呢！似乎我能够期望它！——然而他底愚魯卻誘惑我，不，不，我決不！』

(他堅定地凝視着地面。

可是野草着火了在火焰底扭曲纏繞之中出現)——

巴息力斯克

(一條紫羅蘭色的巨蛇，三個瘤，兩個尖牙，上一個，下一個)

『留心哪，怕你要掉進我底牙牀裏來了！我喝火！我是火！——我從萬物吸進火來：從雲，從燧石，從死樹，從獸毛，從沼澤底

面上。我底溫度保持住火山：我將光耀借給珠寶：我將顏色施與金屬！』

格利芬 (Griffin)

(一隻獅子，兀鷹底喙，白色的羽翼，紅色的足掌和綠色的頭頸)

『我乃是陰沉的光輝底主人。我知道古代的君王在裏面甜睡着的墳墓底祕密。

『一根鎖鏈，從壁上出來，將他們底頭向上扣住。靠近他們，在雲斑巖的池塘裏面，他們所愛的婦人在黑色的水上飄浮着。他們底財富完全排列在屋子裏面，菱形地，小堆地，金字塔形地；——而下面，遠在墳墓底下面，必須經過長途的旅行，穿過

窒息的黑暗，才能走到的地方，有金子的江流，旁邊是金剛石的森林，有紅寶石的田和水銀的湖。

『背貼住地下的門，我一直高舉着爪子；我底冒火的眼睛偵察得出那些設法尋來的人。那廣大而裸露無隱的平原，延

互到地平線底盡頭，被旅行者底骨頭泛成白色。然而爲了你，那些古銅的門將開了；你將吸到煤礦底蒸氣，你將下降入洞窟

……快快！』

(他連着他底足掌藏身到地下去了，好像一隻雄雞一般喔喔而啼。

一千個聲音回答他。森林戰抖了。

於是各種形狀的可怕的動物出現了——脫雷基拉弗斯 (Tragelaphus)，半鹿半牛；米爾米科爾斯 (Myrmecoles)，前半身是獅子，後半身是螞蟻，生殖器是倒轉的，莽蛇阿斯卡 (Askar)，六十邱比特長，便是使摩西恐怖，巨大的黃鼠狼拍司提那卡 (Pastinace)，她底氣息殺死樹木，普來司脫爾洛斯 (Prosteros)，使碰到它的軟弱委頓；米拉格 (Mirag)，一隻有角的山兔，它住在海中的島上。大豹法爾莽脫 (Phalmant)，因為吼叫將他底肚腹爆裂了；三個頭的熊息那奪 (Senad)，用她底舌頭舐裂她底小熊；狗塞普斯 (Opus)，底乳頭上流下綠色的乳在巖石上面。蚊子開始營營而鳴，蝦蟆開始跳躍，蛇便嚇作聲，閃電突放光明，冰雹落下了。

於是狂風來了，帶來許多神奇的生物——鱷魚底頭配上鹿蹄，貓頭鷹生了蛇尾，豬生了老虎底口鼻，山羊後面是驢子底臀部，田雞和熊一般多毛，蜥蜴和河馬一樣龐大，小牛有兩個頭，一個咆哮着，另外一個哭泣着，生翼的肚腹飛來飛去好像蚊蟲一樣。

它們從天上落下來，它們從地裏長出來，它們從巖石上瀉下來，各處是冒火的眼睛，咆哮的口，膨脹凸出的胸部，伸出的爪子，咬緊的牙齒，互相擊打的肉體。有的蹲伏着；有的互相一口便吞了下去。

在它們自己底數目之下塞塞着，用它們自己底接合蕃生着，它們一個爬上別一個底身上去；它們用一種起伏的運動在安東尼四周移動着，好像地面是一隻船上的甲板一樣。在他底腿肚上感到蝸牛底足跡，他底手上感到蝮蛇底寒戰——蜘蛛在他四周織網，將他裹在它們底網裏。

然而這龐大無比的圈子破裂了，離開了；天空突然轉成藍色；於是——

尤尼靠倫（出現了）

『奔馳！奔馳！

『我有象牙之蹄，鋼鐵之齒；我底頭是紫色的，我底身體是雪白的；我底額頭上的角有着虹彩底斑紋。

『我從迦勒底遊歷到韃靼沙漠——在恆河之濱，在美索不達迷亞。我追捕駝鳥。我奔跑得那麼迅疾，將風拉在後面跟着我跑。我用背脊磨擦棕樹。我在竹林之間滾動。我祇要一躍便跳過了江河。鴿子在我上面飛翔。祇有一個處女才能管束我。』

『奔馳！奔馳！』

（安東尼看着他離去了。）

當他凝視着的時候，他看見一切用風來滋養它們自己的鳥類：古易斯（Gonith），於提（Ahuti），阿爾法立姆（Alph-alim），卡夫山嶺底尤克乃斯（Ikneeth），阿刺伯人底荷梅（Homsj）——是被戮的人們底靈魂。他聽見鸚鵡口吐人語；聽見巨大的皮拉斯齊底驢足鳥好像孩子一般嗚咽或者好像老年婦人一般咯咯而笑。

一陣鹽性的氣息撲進他底鼻孔。現在一片廣大的海濱延互在他面前了。遠處迸出一股一股的水，是鯨魚噴出來的；從地平線底盡頭來了。——

海中的獸類

（圓如革囊，扁如刀鋒，齒狀如鋸牙，在沙灘上拖曳而來。）

『你將跟我們作伴到我們底誰都沒有下去過的無限的世界裏來。』

『潛水的種族住在海洋底國家裏面。有的住在暴風雨底寓所裏面；其餘的在透明的寒戰的波浪之中自由地遊泳——或者好像牛一樣，在珊瑚平原之上吃食，或者用他們底鼻子吸進逆流的潮水——或者將海洋底水源底巨大的重量負擔在他們底肩上。』

（海豹底鬃鬚上閃爍着鱗光，魚鱗上也有燐光明暗着。海膽好像車輪一樣旋轉；鸚鵡螺好像錨鍊一樣開捲；牡蠣使它們底貝殼接合的樞扭輾輞作聲；水蝗展開它們底觸鬚；水母好像繫掛着的一個水晶球一般顫抖着；海綿飄來飄去；海葵噴

着水；海草和海苔在各處生長着。

各色各樣的植物伸展出枝叉來，或者扭曲成爲螺旋，引長成爲尖刺，圓開如扇面。南瓜變成了乳房；交加的籐好像蛇。巴比倫底得丹姆（Dedaims）乃是一種樹，它們底果子便是人頭；曼德來哥拉斯（Mandragoras）歌唱；跟貝阿拉斯（Baaras）穿草奔跑着。

現在草木和動物是分辨不清了。珊瑚蟲臺本來像樹，現在它們底枝叉上長出臂膀來了。安東尼以爲他看見一條毛蟲在兩張葉子中間；這是一隻蝴蝶在飛逃。他剛要踏上一塊小石子；一隻灰色的蝗蟲跳走了。一棵小樹上停息着許多昆蟲，好像玫瑰花瓣；蟬底碎屑在泥土上形成雪白的一層。

於是植物和石頭混雜起來了。

燧石和腦子相像；鐘乳石像乳房；鐵花好像飾花的氈毯。

他在冰片之中看見風化而成的粉末，在灌木上和貝殼上看見印跡——然而那樣子叫人觀察不出它們究竟不過是印跡呢，還是東西底本身如此。金剛石好像眼睛一般閃爍；金屬物在跳動。

於是一切恐怖離開他了；他撲到地上，用兩肘支持着，屏息地觀察了。

沒有肚腹的昆蟲固執地吃着；萎謝的鳳尾草重新結朵開花；失去的分子重新長出來了。

最後他看見一羣一羣纖細的小圓球，並不比針頭大，四周長着纖毛。它們用一種顫抖運動騷動着；

安東尼（癡狂地）

『哦，歡喜哦，大福！我看見了生命之產生！我看見了運動之太初！我底脈息急跳到幾乎爆裂！我想飛，想游泳，想吠，想吼，想咆哮！如果我有羽翼，有一張上甲，一隻貝殼，——使我能够噴煙，管理一個軀體，——使我底身體扭曲，——將我自己分裂到每一個地方，——存在於萬物之中，——發出香氣，——好像植物一般發育我自己，——好像水一般流動，——好像聲音一般振動，——好像光一般照耀，蹲伏在一切形體之上，——透進每一個原子，——降到物質之最底，——成爲物質之本』

身！

（白晝終於出現了；——好像扯起的天幔一般，金色的雲成爲廣大的螺旋形，向上滾動，將天空露了出來。在它們中間，在太陽底圓盤上，耶穌基督底臉在閃耀着。

安東尼畫了一個十字，恢復了他底忠誠的信心。）

（註一） Xenophanes 希臘哲學家，Archelaus 底學生，生存於基督教紀元五百餘年以前。

（註二） Heraclitus 以弗所哲學家，生存於基督教紀元五百年以前。

（註三） Melissus Samos 哲學家，生存於基督教紀元四百四十年以前。

（註四） Anaxagoras 蘇格拉底和幼里披底底先生，他生存於紀元四百餘年以前。

（註五） Erostratus 一個以弗所人，因放火焚燒岱雅那廟而著名。

（註六） Porsena Etruria 國王，曾戰勝羅馬。

（註七） Blennyes 傳說非洲一個民族，沒有頭，他們底眼睛和口生在他們底乳房上面。

（註八） Basilisk 蛇之王。

（註九） Unicorn 一隻極兇猛的野獸，鹿頭，象足，豬尾，馬身。它頭上祇一隻黑色的角，兩邱比長。獵人無論如何設法總捉不住它。後來知道它是一個愛美的動物，就在曠野裏放一個年輕的處女；這 Unicorn 看見了她，便恭恭敬敬跑過來，蹲伏在她旁邊，靠在她裙上睡着了。於是獵人來了，就捉住了這個誠樸的生物。